

# 美国历史文献选集

## Living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 序 (Introduction)

#### 第一版前言 (Foreword to the First Edition)

##### 1. 第二次大陆会议 (The 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

###### 独立宣言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 2. 维吉尼亚议会 (The Virginia Assembly)

###### 维吉尼亚权利法案 (The Virginia Bill of Rights)

##### 3. 维吉尼亚议会 (The Virginia Assembly)

###### 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 (The Virginia Statute of Religious Liberty)

##### 4. 邦联议会 (The Congress of the Confederation)

###### 西北地域法令 (The Northwest Ordinance)

##### 5. 制宪会议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 美国宪法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 -- 权利法案 (The Bill of Rights)

###### -- 其他宪法修正案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 6. 威廉·库欣 (William Cushing)

###### 对奎克·沃克控诉撒尼尔·詹尼森案的判决理由

###### (Opinion in the Case of *Quock Walker VS. Nathaniel Jennison*)

7.詹姆斯·麦迪逊 (James Madison)

《联邦主义者文集》第十号 (**Federalist Paper No.10**)

8.乔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告别词 (**Farewell Address**)

9.汤玛斯·杰佛逊 (Thomas Jefferson)

首任总统就职演讲词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10. 詹姆斯·门罗 (James Monroe)

门罗主义 (**The Monroe Doctrine**)

11. 但尼尔·威伯斯特 (Daniel Webster)

再答罗伯·海恩 (**Second Reply to Robert Hayne**)

12. 安德鲁·杰克逊 (Andrew Jackson)

对南卡罗来纳人民的公告卡尔·舒茨： 自由与平等权利

(**Proclamation to the People of South Carolina**)

13. 卡尔·舒茨 (Carl Schurz)

自由与平等权利 (**Liberty and Equal Rights**)

14. 亚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首任总统就职演讲词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15. 亚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解放奴隶公告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16. 亚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盖茨堡演讲词 (**The Gettysburg Address**)
17. 亚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连任总统就职演讲词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18. 锡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自然资源的保护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19. 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首任总统就职演讲词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20. 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十四点计划 (**The Fourteen Points**)
21. 富兰克林·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四大自由 (**The Four Freedoms**)
22. 大西洋宪章 (**The Atlantic Charter**)

23. 哈瑞. 杜鲁门 (Harry Truman)  
杜鲁门主义 (**The Truman Doctrine**)
24. 哈瑞. 杜鲁门 (Harry Truman)  
第四点计划 (**The Point Four Program**)
25. 杜威特. 艾森豪 (Dwight D. Eisenhower)  
原子能为和平服务 (**Atoms for Peace**)
26. 厄尔. 沃伦 (Earl Warren)  
对布朗控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的判决理由  
(**Opinion in the *Case of 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27. 约翰. 甘乃迪 (John F. Kennedy)  
就职演讲词 (**Inaugural Address**)
28. 约翰. 甘乃迪 (John F. Kennedy)  
在美国大学的演讲词 (**American University Speech**)
29. 马丁. 路德. 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

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30. 林顿·詹森 (Lyndon B. Johnson)

民权公告 (Civil Rights Statement)

31. 尼尔·阿姆斯壮、埃德温·奥尔德林、迈克尔·柯林斯

(Neil Armstrong, Edwin Aldrin, Michael Collins)

登月返回后在国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Address Before the Congress Following the Moon Landing)

尼尔·阿姆斯壮登上月球时的讲话

图片索引 〈依内文顺序〉：

独立宣言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乔治·梅逊 George Mason

汤玛斯·杰弗逊 Thomas Jefferson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权利法案 The Bill of Rights

威廉·库欣 William Cushing

詹姆斯·麦迪逊 James Madison

乔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汤玛斯·杰弗逊 Thomas Jefferson

詹姆斯·门罗 James Monroe

但尼尔·威伯斯特 Daniel Webster

安德鲁·杰克逊 Andrew Jackson

卡尔·舒茨 Carl Schurz

亚伯拉罕·林肯首任总统就职演讲 Abraham Lincoln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亚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亚伯拉罕·林肯连任总统就职演讲 Abraham Lincoln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锡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伍德鲁·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富兰克林·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大西洋宪章声明 (The Atlantic Charter Announcement)

哈瑞·杜鲁门 Harry Truman

杜威特·艾森豪 Dwight D. Eisenhower

厄尔·沃伦 Earl Warren

约翰·甘乃迪就职演讲 John F. Kennedy Inaugural Address

约翰·甘乃迪 John F. Kennedy

马丁·路德·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

阿波罗 11 号的飞行员 The Crewmen of Apollo-11

## Introduction

### 序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柯美泽博士(Dr. Henry Steele Commager)曾为其他国家研究美国历史的学生选编了有价值的文献汇编,本书就是在该汇编的基础上补充新材料编辑而成的。柯美泽博士是《美国历史文献》一书的主编,该

书收集近七百份国家文件、著名演讲词和重要法庭判决；是美国各图书馆的标准参考书。柯美泽博士在美国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并曾到英国、丹麦、智利、瑞典、德国、法国和墨西哥向研究美国文化的学生讲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曾据此为这本书的早期版本进行编选。本书在这个基础上又作了补充，收进近期的文献以及中国学生特别感兴趣的其他材料。其中有些文献只是节录。

研究本书可以从几个主题着手。阅读《独立宣言》、《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西北地域法令》之类的文献，可以对美国开国元勋的政治哲学思想有所了解，这种思想仍然影响着美国的现代立法。华盛顿的《告别词》、麦迪逊的《联邦主义者文集》第十号和杰佛逊《首任总统就职演讲词》使人洞悉美国早期政府行政的精神。有些文献涉及平等概念的扩展，例如，对奎克·沃克诉讼案的判决理由、林肯的《解放奴隶公告》、对布朗控诉教育委员会一案的判决理由以及约翰逊总统的《民权公告》，这些文献记叙了将平等权利扩展至全体美国人而进行的持续斗争。这些文献和事件还体现了美国政治不断演变这一概念，表明「美国」一词不仅可以解释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人民，还可以体现每一代新人所重新补充和重新界定的理想的过程和动向。锡奥杜·罗斯福关于保护自然资源的演讲词、杜鲁门总统宣布的第四点计划以及几份涉及不断谋求控制军备的办法的文献，都表明如何把美国的原则应用于现代事务。还有一些文献，除了本身的具体主题外，还可当作实用英语修辞学或文学的范例来阅读。在那些最令人难忘的文件中有舒茨的《自由与平等权利》演讲词、甘乃迪总统的《就职演讲词》和马丁·路德·金恩的《我的一个梦想》演讲词。同样，杰佛逊《首任总统就职演讲词》和林肯总统的《盖茨堡演讲词》也因其才华洋溢的文采而广为人们所诵读。

## **Foreword**

### **To the First Edition**

## **第一版前言**

美国不但是很新的国家也是很老的国家。与很多国家相比，美国是新国家，同时，由于新人口成分与新州的增添，美国一直在更新之中，就此意义而论，它也是新国家。但就其它意义而论，它却是个老国家。它在「新」国家中是最古老的——是第一个从旧世界殖民地脱胎而出的国家。它具有所有国家中最古老的成文宪法，最古老而未曾间断的联邦制度，以及最长期的自治实践。

美国建国初期最堪注意的一个特点是美国整个历史都属于印刷机发明以后的时期。因此，它的全部历史都被记录下来；事实上可以说其他大国都没有像美国那样详细完整的记录，因为像在意大利、法国或英国过去传说中湮没的那一类事件，在美国则是文字记录的一部分。美国的记录不仅详尽，而且数量甚多。它不仅包括殖民时代的记录与一七七六年以后的国家记录，并且也包括目前五十州及各州与联邦复杂关系的记录。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联邦最高法院的报告就有三百五十册，而一些州的报告也几乎同样多：想探索美国法律史的读者要面对超过五千巨册的法律案件。

一份或几份文件当然不能充分表现一个民族或其政府的特质。但当成千上万的文件在一百余年中发出始终如一的调子时，我们有理由说那就是特质。当成千上万的文件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同样的重要问题时，我们有权从中看到某些我们可以称之为民族特性的结论。这里选录的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不是为了要证明民族特点，而是由于它本身具有的重要性。但是，阅读这些文献的人谁能怀疑事实上它们的确有一些普遍的特质，一些具有支配性与持久性的预见呢？而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预见，或什么特质？



第一、政府是人民组成的；政府来自下层，不是上层；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谋幸福，就长期而言，它再也没有其他或更重大的目标了。

第二、这样组成的政府是一个受到限制的政府——即在权力及权力范围上都受到限制。有些事情是政府不能做的，有些范围是政府不能插手的。

第三、限制政府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法律；凡政府都应该是置于法律之下，依法而治的政府；没有人或机构可以超越法律。

第四、在一个由许多州与许多不同种族的人所构成的高度复杂的社会里，政府组织的形式必须正式制定。因此政府的性质与权力应以成文宪法加以规定；这部宪法至高无上；它们的条例应由法院来判断并用作裁决的依据，法院的裁决须由政府各部门与社会各分子共同尊重与遵守。

第五、自治、自由或社会福利等原则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变动中的；每一个人将扩大他们对这些原则的性质的观念；政府的作用在于促使社会扩大自治、自由与社会福利的范围。

第六、正如个人不能孤立一样，国家也不能孤立，它是更大的国际社会的一分子；美国与其他民族及国家特别互相依赖、息息相关；它对国际社会负有不容忽视并必须实践的义务。

第七、凡政府——实际上，所有的社会活动——都是道德秩序的一部分；它们基于道德的原则与标准；它们必须与那种秩序一致，并遵从那些标准，才能站得住脚。

亨利.斯蒂尔.柯美泽

(一九六一年)

## **The 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

##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 **第二次大陆会议**

### **独立宣言**



**(American Memory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

英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争于一七七五年四月开始。随着战争的延续，和解的希望逐渐消失，完全独立已成为殖民地的目标。一七七六年六月七日，在大陆会议的一次集会中，维吉尼亚的理查.亨利.李提出一个议案，宣称：「这些殖民地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且按其权利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六月十日大陆会议指定一个委员会草拟独立宣言。实际的起草工作由汤玛斯.杰佛逊负责。七月四日独立宣言获得通过，并分送十三州的议会签署及批准。

独立宣言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明政治哲学——民主与自由的哲学，内容深刻动人；第二部分列举若干具体的不平事例，以证明乔治三世破坏了美国的自由；第三部分郑重宣布独立，并宣誓支持该项宣言。

## 大陆会议(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 美利坚合众国十三个州一致通过的独立宣言

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当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是接连不断的伤天害理和强取豪夺的历史，这些暴行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在这些州建立专制的暴政。为了证明所言属实，现把下列事实向公正的世界宣布——

他拒绝批准对公众利益最有益、最必要的法律。

他禁止他的总督们批准迫切而极为必要的法律，要不就把这些法律搁置起来暂不生效，等待他的同意；而一旦这些法律被搁置起来，他对它们就完全置之不理。

他拒绝批准便利广大地区人民的其他法律，除非那些人民情愿放弃自己在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权；但这种权利对他们有无法估量的价值，而且只有暴君才畏惧这种权利。

他把各州立法团体召集到异乎寻常的、极为不便的、远离它们档案库的地方去开会，唯一的目的是使他们疲于奔命，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旨。

他一再解散各州的议会，因为它们以无畏的坚毅态度反对他侵犯人民的权利。

他在解散各州议会之后，又长期拒绝另选新议会；但立法权是无法取消的，因此此这项项权力仍由一般人民来行使。其实各州仍然处于危险的境地，既有外来侵略之患，又有发生内乱之忧。

他竭力抑制我们各州增加人口；为此目的，他阻挠外国人入籍法的通过，拒绝批准其他鼓励外国人移居各州的法律，并提高分配新土地的条件。

他拒绝批准建立司法权力的法律，藉以阻挠司法工作的推行。

他把法官的任期、薪金数额和支付，完全置于他个人意志的支配之下。

他建立新官署，派遣大批官员，骚扰我们人民，并耗尽人民必要的生活物质。

他在和平时期，未经我们的立法机关同意，就在我们中间维持常备军。

他力图使军队独立于民政之外，并凌驾于民政之上。

他同某些人勾结起来把我们置于一种不适合我们的体制且不为我们的法律所承认的管辖之下；他还批准那些人炮制的各种伪法案来达到以下目的：

在我们中间驻扎大批武装部队；

用假审讯来包庇他们，使他们杀害我们各州居民而仍然逍遥法外；

切断我们同世界各地的贸易；

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

在许多案件中剥夺我们享有陪审制的权益；

罗织罪名押送我们到海外去受审；

在一个邻省废除英国的自由法制，在那裏建立专制政府，并扩大该省的疆界，企图把该省变成既是一个样板又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以便进而向这里的各殖民地推行同样的极权统治；

取消我们的宪章，废除我们最宝贵的法律，并且根本上改变我们各州政府的形式；

中止我们自己的立法机关行使权力，宣称他们自己有权就一切事宜为我们制定法律。

他宣布我们已不属他保护之列，并对我们作战，从而放弃了在这里的政务。

他在我们的海域大肆掠夺，蹂躏我们沿海地区，焚烧我们的城镇，残害我们人民的生命。

他此时正在运送大批外国佣兵来完成屠杀、破坏和肆虐的勾当，这种勾当早就开始，其残酷卑劣甚至在最野蛮的时代都难以找到先例。他完全不配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

他在公海上俘虏我们的同胞，强迫他们拿起武器来反对自己的国家，成为残杀自己亲人和朋友的刽子手，或是死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的手下。

他在我们中间煽动内乱，并且竭力挑唆那些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来杀掠我们边疆的居民；而众所周知，印第安人的作战规律是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的。

在这些压迫的每一阶段中，我们都是用最谦卑的言辞请求改善；但屡次请求所得到的答复是屡次遭受损害。一个君主，当他的品格已打上了暴君行为的烙印时，是不配作自由人民的统治者的。

我们不是没有顾念我们英国的弟兄。我们时常提醒他们，他们的立法机关企图把无理的管辖权横加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也曾把我们移民来这里和在这里定居的情形告诉他们。我们曾经向他们天生的正义善感和雅量呼吁，我们恳求他们念在同种同宗的份上，弃绝这些掠夺行为，以免影响彼此的关系和往来。但是他们对于这种正义和血缘的呼声，也同样充耳不闻。因此，我们实在不得不宣布和他们脱离，并且以对待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的态度对待他们：和我们作战，就是敌人；和我们和好，就是朋友。

因此，我们，在大陆会议下集会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并经他们授权，向全世界最崇高的正义呼吁，说明我们的严正意向，同时郑重宣布：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且按其权利也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它们取消一切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它们和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从此全部断绝，而且必须断绝；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它们完全有权宣战、缔和、结盟、通商和采取独立国家有权采取的一切行动。

为了支持这篇宣言，我们坚决信赖上帝的庇佑，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神圣的名誉，彼此宣誓。

**The Virginia Assembly**  
**THE VIRGINIA BILL OF RIGHTS**

维吉尼亚议会  
维吉尼亚权利法案



**(George Mason 乔治·梅逊)**

英国人与美国人早已熟悉权利法案。因此，早在一六四一年麻萨诸塞殖民地就制订一种「自由体制」，而许多美洲殖民地也其特许状中所包含的民权与自由宣言而欢欣鼓舞。所有美洲殖民地的居民也都知道其母国有关大宪章、权利请愿书，以及权利法案的历史。但是，美国的权利法案被载入宪法，这在人类历史上却是第一次，因而它成了至高无上的法律。第一项权利法案，也是最著名的一项，是由乔治·梅逊草拟而由维吉尼亚议会于一七七六年六月十二日通过的。这份对基本权利的雄辩声明，不但在美国而且在国外也被广泛地摹仿；它在法国特别受欢迎，对后来的法国人权宣言也有所贡献。

维吉尼亚善良人民的代表，在其全体和自由的大会上制定一项权利宣言；宣言中所列权利属于他们及其后裔，是政府的基础。

1. 所有人都是生来同样自由与独立的，并享有某些天赋权利，当他们组成一个社会时，他们不能凭任何契约剥夺其后裔的这些权利；也就是说，享受生活与自由的权利，包括获取与拥有财产、追求和享有幸福与安全的手段。
2. 所有的权力都属于人民，因而也来自人民；长官是他们的受托人与仆人，无论何时都应服从他们。
3. 政府是为了或者应当是为了人民、国家或社会的共同利益、保障和安全而设立的；在所有各种形式的政府当中，最好的政府是能够提供最大幸福和安全的政府，是能够最有效地防止弊政危险的政府；当发现任何政府不适合或违反这些宗旨时，社会的大多数人享有不容置疑、不可剥夺和不能取消的权利，得以公认为最有助于大众利益的方式，改革、变换或废黜政府。

4. 除非为了服务公众，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无权自社会得到独占的或单独的报酬或特权；公务职位不能相传，行政官、立法者与法官等职不应世袭。
5. 州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应与司法分立，并应有明确界限；前两者的成员如能感受并分担人民的疾苦，就可以不致压迫人民；他们应在规定的期限，恢复平民身份，回到他们原来的单位去，其空缺则通过经常的、确定的、定期的选举来填补；在选举中，将按照法律规定，确定以前的所有成员或部分成员是否仍符合条件。
6. 遴选议会人民代表的各项选举，并均应自由进行；举凡能够证明与本社会有永久性共同利害关系并属于本社会的人都享有选举权；未经其本人同意，或其选出的代表同意，不能对其征税，或剥夺其财产以供公众使用；也不受任何未经他们为公益而以同样方式同意的法律的约束。
7. 任何当局未经人民代表同意而中止法律或执行法律，其与此有关的所有权力都有损于人民的权利，均不得行使。
8. 在所有可判死刑案件或刑事诉讼中，人们有权要求知道对其起诉的理由和性质，有权与起诉人和证人对质，要求查证对其有利的证据，并有权要求由来自其邻近地区的公正陪审团进行迅速审理；未经陪审团的一致同意，不能确认他有罪，也不能强迫他自证其罪；除非根据当地法律或由与其地位相同的公民所组的陪审团裁决，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自由。
9. 不得要求缴交过量的保释金或判处过重的罚金，也不得判处残酷而非同寻常的刑罚。
10. 对官员或执令人员签发一般搜捕令，使其在没有获得所犯事实的证据时，即行搜查可疑地点，或拘捕未经指名或其罪行 未经阐明且且无实据足以佐证的人；这种搜捕令实属不可容忍并且是压制性的，绝对不应签发。
11. 在财产纠纷和人与人之间的诉讼案件中由陪审团进行裁定，这一古老的审判程序比任何其它程序均为可取，应予以保持并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12. 出版自由乃自由的重要保障之一，绝不能加以限制；只有专制政体才会限制这种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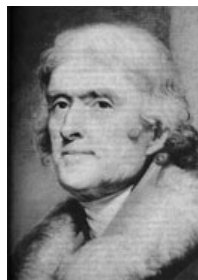
13. 由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民组成并管理得当的民兵，乃自由州的妥善、自然而安全的保障；在和平时期，常备军会危及自由，应避免设置；在任何情况下，军队都应严格服从文职权力，并受其统率。
14. 人民有权享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因此，在维吉尼亚地区内，不得于维吉尼亚政府之外另行设立或成立任何政府。
15. 必须坚持公正、适中，节制、勤俭和优良品德，经常谨守各项基本原则，否则任何人民都不能保有自由的政府，也无法享有上苍所赐的自由。
16. 宗教、亦即我们对创世主所负有的责任以及尽这种责任的方式，只能由理智和信念加以指引，不能借助于武力或暴行；因此，任何人都有按照良知的指示，自由信仰宗教的平等权利；所有人都相互有责任以基督的克制、博爱和仁慈对待他人。

### **The Virginia Assembly**

### **THE VIRGINIA STATUTE OF RELIGIOUS LIBERTY**

维吉尼亚议会

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



**(Thomas Jefferson 汤玛斯.杰弗逊)**

美洲革命时期，英国统治下的北美洲南部诸殖民地以英国教会作为它们的国教。美洲革命最显著的后果之一是政教分离：美洲各州——以及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在政教分离政策上是西方世界的先驱。虽然一七七六年维吉尼亚权利宣言已经宣布宗教自由的原则，但国教教会的实际废除直到革命之后才实现。国教教会的废除遭遇激烈反对，反对不但来自英国圣公会教徒教徒，也来自其他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教会；直到一七八六年一月十六日，在詹姆士·麦迪逊与

汤马斯·杰佛逊的共同努力下才使这著名的宗教自由法令在维吉尼亚州通过。一生致力于鼓吹思想自由的杰佛逊认为这一法令是他最主要的贡献之一。它被广泛地译为外文，闻名于世。

1. 全能的上帝**既然**把人类的思想创造成自由的；所以任何企图影响它的做法，无论是凭靠人世间的刑罚或压迫，或用法律规定来加以限制，结果将只是造成虚伪和卑鄙的习性，背离我们宗教的神圣创始者的旨意；他是躯体和精神的主宰，他无所不能，但是他并不强迫向我们的躯体和精神宣扬他的旨意：有些在世间的和教会中的立法者或统治者，他们本身不过是常有过失和没有得到圣感的人，而竟然对上帝不敬，以为他们有权统治其他人的信仰，他们把自己的意见和想法，说成唯一的永无错误的真理，并强迫世人予以接受，这些人自古以来，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地方所建立的和所维持的，只是虚假的宗教而已；强迫一个人捐钱，用以宣传他所不相信的见解，这是罪恶和专横的；甚至强迫人出钱支持他自己所相信的教派中这个或那个传教士，也是在剥削个人随心所欲的自由，使他不能把他的捐助赠予他所乐意赠予的牧师，而正是这位牧师的道德可以以作为他的榜样，这位牧师的能力最足以说服他从事善行；同时这也是剥夺了牧师们应从世间得到的报酬，而这些由于他们个人的行为受到尊敬而获得的报酬，正足以鼓励他们认真地和孜孜不倦地向世人传教；我们的公民权利并不有赖于我们在宗教上的见解，正如它不依赖我们在物理学或者几何学上的见解一样，因此，如若我们规定，一个公民，除非他声明皈依或者放弃或那个宗教见解，否则就不许接受责任重大和有报酬的职位，因而不值得大众的信赖，这实在是有害地剥夺了他的特权和利益，而他对于这些特权和利益，正和他的同胞们一样，是享有天赋权利的；有些人在表面上皈依一种宗教，并且也能依照它的规律而生活，但是如果我们给予他们独占权，使他们享受世界上其他人所不能享受的荣誉和报酬，那实在就是一种贿赂，而这种贿赂不但不能促使这个宗教的真义得到发展，反而使之趋于腐蚀；这些不能抵抗诱惑的人，固然都是罪人，但是那些在这些人的路途上安放钓饵的人们，也不能算是清白无罪；如若我们允许政府官吏把他们的权力伸张到信仰的领域里面，容他们假定某些宗教的真义有坏倾向，因而限制人们皈

依或传布它，那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错误做法，它会马上断送全部宗教自由，因为在判断这些宗教的倾向时，常然是这个官吏作主，他会拿他个人的见解，作为判断的准绳，对于别人的思想，只看是否和他自己的思想相同或不同，而予以赞许或斥责；一个政府要实现它的合理意旨，总是有充分时间的，当理论转化为公然行动，妨害和平及正常秩序时，官员们总是来得及干涉的：最后，真理是伟大的，只要听其自行发展，它自然会得到胜利，真理是谬误的适当而有力的对手，在它们的斗争中，真理是无所畏惧的，它只怕人类加以干扰，解除它天赋的武器，取消自由的引证和自由的辩论；一切谬误，只要到了大家可以自由反驳的时候，就不危险了。

2. **大会兹颁布**，任何人都不得被迫参加或支持任何宗教礼拜、宗教场所或传道职位，任何人，不得由于其宗教见解或信仰，在肉体上或者财产上受到强制、拘束、干扰、负担或其它损害；任何人都应该有自由去宣读并进行辩论以维护他在宗教问题上的见解，而这种行为，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削弱、扩大或影响其公民权力。
3. 虽然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个大会，只是人民为了立法上的一般目的而选举成立的，我们没有权力限制以后的大会的法令，因为它们是具有和我们同样的权力的，所以，如若我们此时声明这个法令永远不得推翻，这是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效力的；但是我们还是有自由声明，同时必须声明，我们在这里所主张的权利，都是人类的天赋权利，如若以后通过任何法令，要把我们现在这法令取消，或者把它的实施范围缩小，这样的法令，将是对天赋权利的侵犯。

**The Congress of the Confederation**

**THE NORTHWEST ORDINANCE**

邦联议会

西北地域法令



(西北地域图 National Park Service)

美国在北美大陆上向西扩展的一般原则已在一七八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汤玛斯·杰佛逊法令中确立，但是因为这一法令并没有规定建立行政组织的原则，故从未付诸实施。一七八七年七月十三日的西北地域法令是为俄亥俄河西北地域建立政府而制订的，基本上，此一法令遵循汤玛斯·杰佛逊法令。直接推动这一法令的力量来自企图在俄亥俄地域建立殖民地的俄亥俄联合公司与辛辛那提协会。关于谁是此令的草拟者颇多争论，但鲁弗斯·金与纳散·丹可能是主要执笔人。

参加会议之合众国诸州颁布：为建立临时政府之目的，兹将上述地域划作一区，惟视乎国会的意见，在未来情势合适时，得将之分为两区。……(该法令接着详细规定了在该地域的死者未留下遗嘱时其财产分配的法定条例。它又规定了该地域官员——地方长官、厅处长和法官——需经国会任命，并授权上述官员组织民兵和设置城镇。)

一旦该区有了五千名自由的成年男性居民，经向地方长官提供此证明，他们即有权在规定的地点，从他们所在的县或镇中选举参加地域议会的代表，其规定为：每五百名自由的成年男性居民选出一名代表，代表权随自由男性居民人数的增加而相应增加，直到代表人数满二十五人为止；此后，便将由立法机关调整

代表的数目和比例.....（该法接着概要地规定了选举的资格条件，以及地方长官、立法委员会和地域议会的立法程序。）

地方长官、法官、立法委员会、厅处长及国会在该地域任命的其他官员，均应宣誓忠于职守；地方长官向国会议长宣誓，所有其他官员则向地方长官宣誓。该地域立法机关一经成立，立法委员会和地域议会便得在同一房间内集会，用联合投票方法选举一名派往国会的代表，该代表将在国会中占一席位，而在该地域还是由临时政府治理期间，他只有权参加国会的辩论而无表决权。

同时，还要扩大形成这些共和政体及其法律和宪法基础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根本原则：要把这些原则确立成为该地域永远适用的一切法律、宪法和政府的基础；并从而建立若干个州和州的永久性政府，俾使其在符合总利益的前提下，尽早被接纳加入联邦，而与原有各州平等分享联邦议会内的权益。

兹由上述权力机构制订并公告：下列条款将视作原有各州与该地域人民及各州之间的契约条款，除非共同同意修改，否则永久不变。此等条款即：

**第一条：** 该地域任何循规蹈矩的人，不得因其宗教信仰及礼拜方式而受侵扰。

**第二条：** 该地域居民得永远享受**人身保护状**，受法庭审判时应有陪审团在场；在立法机构内有按比例规定之代表；有权享受遵照习惯法制订之司法程序。除非犯下罪证确凿或嫌疑重大之重罪者，任何人均可交保外释。所有罚款不得过重；亦不得加以残酷或逾常之刑罚。任何人除非经与其同等地位的公民陪审团或国法之判决，其自由或财产不得被剥夺；倘在公共紧急状态下，为了维护共同利益而必须征用任何人之财产或其某项服务时，则应给予充分之补偿。为了公平地保护权利及财产，在该地域不得制订或引用任何法律足以在任何情形下干涉或影响私人原订之**诚实**无诈之契约或合同，此乃应予理解及公认之原则。

**第三条：** 宗教、道德及学识，皆仁政及人类幸福所不可或缺者，因此学校及教育措施应永远受到鼓励。对于印第安人当永守忠信；其土地及财产，未经其同意，永不得夺取；亦不得侵犯或侵扰其财产、权利及自由，除非在国会所授权之公正

而合法之战争中；应随时制订基于公正及人道之法律，以防止对彼此之侵扰并与彼等和平友好相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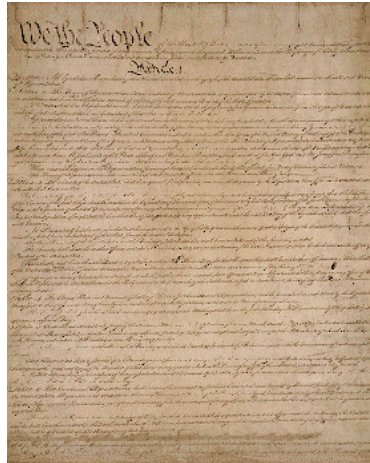
**第四条：** 该地域以及在该地域内可能建立的各州，将永远是美利坚合众国邦联的一部分，服从邦联条例及条例中所作的任何符合宪法的改变，服从合众国在国会开会时制订的、适合该地域的所有法例和法令.....(该法接着规定了该地域人民如何共同承担为联邦政府筹集的税收。)通向密西西比河与圣劳伦斯河的航行水域及两河之间的运输水道，都是该地域居民和美国公民以及可能参加邦联的其它各州的居民的共同通路，永远自由通行，不征收任何税捐或关税。

**第五条：** 在该地域内，将建立三个以上、五个以下的州..... 而所建立的一个州，凡拥有六万自由居民者，其代表即可被接纳参加合众国会，在所有方面都与原有各州平等，并应能自由地制定永久性的宪法和成立州政府，但所要制定的宪法和成立的政府均应以共和为体，并须符合邦联的各项原则： 只要能够符合邦联的总利益，就应尽早准其参加合众国国会，即使该州不足六万自由居民亦应加以接纳。

**第六条：** 在该地域内不得有奴隶制度或强迫奴役，但因犯罪而依法判决之受惩罚者不在此例：兹规定，倘任何人逃入该地域，而原来之十三州内任何州对该逃亡者之工作及劳役有合法之权益，则应依法将该逃亡者交还，并且交给对于该逃亡者前述之工作及劳役享有权益者.....

##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当根据联邦条例组成的第一个国家政府证明不能将原来的十三州结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时，美国人民採用了现在的合众国宪法。合众国宪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宪法之一，一七八九年三月四日正式成为美国的基本大法。数年之后，增加了首十条宪法修正案，亦即所谓权利法案，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又增加了另外十多条修正案。

## 序 言

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

## 第一条

**第一款：**本宪法所规定的立法权，全属合众国的国会，国会由一个参议院和一个众议院组成。

**第二款：**众议院应由各州人民每两年选举一次之议员组成，各州选举人应具有该州州议会中人数最多之一院的选举人所需之资格。

凡年龄未满二十五岁，或取得合众国公民资格未满七年，或于某州当选而并非该州居民者，均不得任众议员。

众议员人数及直接税税额，应按联邦所辖各州的人口数目比例分配，此项人口数目的计算法，应在全体自由人民——包括订有契约的短期仆役，但不包括未被课税的印第安人——数目之外，再加上所有其他人口之五分之三。实际人口调查，应于合众国国会第一次会议三年内举行，并于其后每十年举行一次，其调查方法另以法律规定之。众议员的数目，不得超过每三万人口有众议员一人，但每州至少应有众议员一人；在举行人口调查以前，各州得按照下列数目选举众议员：新罕布什尔三人、麻萨诸塞八人、罗德岛及普罗维登斯垦殖区一人、康涅狄格五人、纽约州六人、新泽西四人、宾夕法尼亚八人、特拉华一人、马里兰六人、弗吉尼亚十人、北卡罗来纳五人、南卡罗来纳五人、乔治亚三人。

任何一州的众议员有缺额时，该州的行政长官应颁选举令，选出众议员以补充缺额。

众议院应选举该院议长及其他官员；只有众议院具有提出弹劾案的权力。

**第三款：** 合众国的参议院由每州的州议会选举两名参议员组成之，参议员的任期为六年，每名参议员有一票表决权。

参议员第一次选举后举行会议之时，应当立即尽量均等地分成三组。第一组参议员的任期，到第二年年终时届满，第二组到第四年年终时届满，第三组到第六年年终时届满，俾使每两年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改选；如果在某州州议会休会期间，有参议员因辞职或其它原因出缺，该州的行政长官得任命临时参议员，等到州议会下次集合时，再予选举补缺。

凡年龄未满三十岁，或取得合众国公民资格未满九年，或于某州当选而并非该州居民者，均不得任参议员。

合众国副总统应为参议院议长，除非在投票票数相等时，议长无投票权。

参议院应选举该院的其他官员，在副总统缺席或执行合众国总统职务时，还应选举临时议长。



所有弹劾案，只有参议院有权审理。在开庭审理弹劾案时，参议员们均应宣誓或誓愿。如受审者为合众国总统，则应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担任主席；在未得出席的参议员的三分之二的同意时，任何人不得被判有罪。

弹劾案的判决，不得超过免职及取消其担任合众国政府任何有荣誉、有责任或有俸给的职位之资格；但被判处者仍须服从另据法律所作之控诉、审讯、判决及惩罚。

**第四款：** 各州州议会应规定本州参议员及众议员之选举时间、地点及程序；但国会得随时以法律制定或变更此种规定，惟有选举议员的地点不在此例。

国会应至少每年集合一次，开会日期应为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一，除非他们通过法律来指定另一个日期。

**第五款：** 参众两院应各自审查本院的选举、选举结果报告和本院议员的资格，每院议员过半数即构成可以议事的法定人数；不足法定人数时，可以一天推一天地延期开会，并有权依照各该院所规定的程序和罚则，强迫缺席的议员出席。

参众两院得各自规定本院的议事规则，处罚本院扰乱秩序的议员，并且得以三分之二的同意，开除本院的议员。

参众两院应各自保存一份议事记录，并经常公布，惟各该院认为应保守秘密之部分除外；两院议员对于每一问题之赞成或反对，如有五分之一出席议员请求，则应记载于议事记录内。

在国会开会期间，任一议院未得别院同意，不得休会三日以上，亦不得迁往非两院开会的其他地点。

**第六款：** 参议员与众议员得因其服务而获报酬，报酬的多寡由法律定之，并由合众国国库支付。两院议员除犯叛国罪、重罪以及扰乱治安罪外，在出席各该院会议及往返各该院途中，有不受逮捕之特权；两院议员在议院内所发表之演说及辩论，在其它场合不受质询。

参议或众议员不得在当选任期内担任合众国政府任何新添设的职位，或在其任期内支取因新职位而增添的俸给；在合众国政府供职的人，不得在其任职期间担任国会议员。

**第七款：** 有关征税的所有法案应在众议院中提出；但参议院得以处理其它法案的方式，以修正案提出建议或表示同意。

经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的法案，在正式成为法律之前，须呈送合众国总统；总统如批准，便须签署，如不批准，即应连同他的异议把它退还给原来提出该案的议院，该议院应将异议详细记入议事记录，然后进行复议。倘若在复议之后，该议院议员的三分之二仍然同意通过该法案，该院即应将该法案连同异议书送交另一院，由其同样予以复议，若此另一院亦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该法案即成为法律。但遇有这样的情形时，两院的表决均应以赞同或反对来定，而赞同和反对该法案的议员的姓名，均应由两院分别记载于各该院的议事记录之内。如总统接到法案后十日之内(星期日除外)，不将之退还，该法案即等于曾由总统签署一样，成为法律，惟有当国会因而无法将该法案退还时，该法案才不得成为法律。

任何命令、决议或表决(有关休会问题者除外)，凡须由参议院及众议院予以同意者，均应呈送合众国总统；经其批准之后，方始生效，如总统不予批准，则参众两院可依照对于通过法案所规定的各种组别和限制，各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再行通过。

**第八款：** 国会有权规定并征收税金、捐税、关税和其它赋税，用以偿付国债并为合众国的共同防御和全民福利提供经费；但是各种捐税、关税和其它赋税，在合众国内应划一征收；

以合众国的信用举债；

管理与外国的、州与州间的，以及对印第安部落的贸易；

制定在合众内一致适用的归化条例，和有关破产的一致适用的法律；

铸造货币，调节其价值，并厘定外币价值，以及制定度量衡的标准；

制定对伪造合众国证券和货币的惩罚条例；

设立邮政局及建造驿路；

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

设置最高法院以下的各级法院；

界定并惩罚海盗罪、在公海所犯的重罪和违背国际公法的罪行；

宣战，对民用船只颁发捕押敌船及采取报复行动的特许证，制定在陆地和海面虏获战利品的规则；

募集和维持陆军，但每次拨充该项费用的款项，其有效期不得超过两年；

配备和保持海军；

制定有关管理和控制陆海军队的各种条例；

制定召集民兵的条例，以便执行联邦法律，镇压叛乱和击退侵略；

规定民兵的组织、装备和训练，以及民兵为合众国服务时的管理辦法，但各州保留其军官任命权，和依照国会规定的条例训练其民团的权力；

对于由某州让与而由国会承受，用以充当合众国政府所在地的地区(不逾十哩见方)，握有对其一切事务的全部立法权；对于经州议会同意，向州政府购得，用以建筑要塞、弹药库、兵工厂、船坞和其它必要建筑物的地方，也握有同样的权力；——并且

为了行使上述各项权力，以及行使本宪法赋予合众国政府或其各部门或其官员的种种权力，制定一切必要的和适当的法律。

**第九款：**对于现有任何一州所认为的应准其移民或入境的人，在一八〇八年以前，国会不得加以禁止，但可以对入境者课税，惟以每人不超过十美元为限。

不得中止人身保护令所保障的特权，惟在叛乱或受到侵犯的情况下，出于公共安全的必要时不在此限。

不得通过任何褫夺公权的法案或者追溯既往的法律。

除非按本宪法所规定的人口调查或统计之比例，不得征收任何人口税或其它直接税。

对各州输出之货物，不得课税。

任何有关商务或纳税的条例，均不得赋予某一州的港口以优惠待遇；亦不得强迫任何开往或来自某一州的船只，驶入或驶出 另一州，或向另一州纳税。

除了依照法律的规定拨款之外，不得自国库中提出任何款项；一切公款收支的报告和帐目，应经常公布。

合众国不得颁发任何贵族爵位：凡是在合众国政府担任有俸给或有责任之职务者，未经国会许可，不得接受任何国王、王子 或外国的任何礼物、薪酬、职务或爵位。

**第十款：** 各州不得缔结任何条约、结盟或组织邦联；不得对民用船只颁发捕押敌船及采取报复行动之特许证；不得铸造货币；不得发行纸币；不得指定金银币以外的物品作为偿还债务的法定货币；不得通过任何褫夺公权的法案、追溯既往的法律和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也不得颁发任何贵族爵位。

未经国会同意，各州不得对进口货物或出口货物征收任何税款，但为了执行该州的检查法律而有绝对的必要时，不在此限；任何州对于进出口货物所征的税，其净收益应归合众国国库使用；所有这一类的检查法律，国会对之有修正和监督之权。

未经国会同意，各州不得征收船舶吨位税，不得在和平时期保持军队和军舰，不得和另外一州或外国缔结任何协定或契约，除非实际遭受入侵，或者遇到刻不容缓的危急情形时，不得从事战争。

## **第二条**

**第一款：** 行政权力赋予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总统任期四年，总统和具有同样任期的副总统，应照下列手续选举：

每州应依照该州州议会所规定之手续，指定选举人若干名，其人数应与该州在国会之及众议员之总数相等；但参议员、众议员及任何在合众国政府担任有责任及有俸给之职务的人，均不得被指定为选举人。

各选举人应于其本身所属的州内集会，每人投票选举二人，其中至少应有一人不属本州居民。选举人应开列全体被选人名单，注明每人所得票数；他们还应签名作证明，并将封印后的名单送至合众国政府所在地交与参议院议长。参议院议长应于参众两院全体议员之前，开拆所有来件，然后计算票数。得票最多者，如其所得票数超过全体选举人的半数，即当选为总统；如同时不止一人得票过半数，且又得同等票数，则众议院应立即投票表决，选举其中一人为总统；如无人得票过半数，则众议院应自得票最多之前五名中用同样方法选举总统。但依此法选举总统时，应以州为单位，每州之代表共有一票；如全国三分之二的州各有一名或多名众议员出席，即构成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当选总统者需获全部州的过半数票。在每次这样的选举中，于总统选出后，其获得选举人所投票数最多者，即为副总统。但如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得票相等时，则应由参议院投票表决，选举其中一人为副总统。

国会得决定各州选出选举人的时期以及他们投票的日子；投票日期全国一律。

只有出生时为合众国公民，或在本宪法实施时已为合众国公民者，可被选为总统；凡年龄未满三十五岁，或居住合众国境内未满十四年者，不得被选为总统。

如遇总统被免职，或因死亡、辞职或丧失能力而不能执行其权力及职务时，总统职权应由副总统执行之。国会得以法律规定，在总统及副总统均被免职，或死亡、辞职或丧失能力时，由何人代理总统职务，该人应即遵此视事，至总统能力恢复，或新总统被选出时为止。

总统得因其服务而在规定的时间内接受俸给，在其任期之内，俸金数额不得增加或减低，他亦不得在此任期内，自合众国政府和任何州政府接受其它报酬。

在他就职之前，他应宣誓或誓愿如下：「我郑重宣誓（或矢言）我必忠诚地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务，并尽我最大的能力，维持、保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

**第二款：** 总统为合众国陆海军的总司令，并在各州民团奉召为合众国执行任务时担任统帅；他可以要求每个行政部门的主管官员提出有关他们职务的任何事件的书面意见，除了弹劾案之外，他有权对于违犯合众国法律者颁发缓刑和特赦。

总统有权缔订条约，但须争取参议院的意见和同意，并须出席的参议员中三分之二的人赞成；他有权提名，并于取得参议院的意见和同意后，任命大使、公使及领事、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及一切其他在本宪法中未经明定、但以后将依法律的规定而设置之合众国官员；国会可以制定法律，酌情把这些较低级官员的任命权，授予总统本人，授予法院，或授予各行政部门的首长。

在参议院休会期间，如遇有职位出缺，总统有权任命官员补充缺额，任期于参议院下届会议结束时终结。

**第三款：** 总统应经常向国会报告联邦的情况，并向国会提出他认为必要和适当的措施，供其考虑；在特殊情况下，他得召集两院或其中一院开会，并得于两院对于休会时间意见不一致时，命令两院休会到他认为适当的时期为止；他应接见大使和公使；他应注意使法律切实执行，并任命所有合众国的军官。

**第四款：** 合众国总统、副总统及其他所有文官，因叛国、贿赂或其它重罪和轻罪，被弹劾而判罪者，均应免职。

### 第三条

**第一款：** 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一个最高法院以及由国会随时下令设立的低级法院。最高法院和低级法院的法官，如果尽忠职守，应继续任职，并按期接受俸给作为其服务之报酬，在其继续任职期间，该项俸给不得削减。

**第二款：** 司法权适用的范围，应包括在本宪法、合众国法律、和合众国已订的及将订的条约之下发生的一切涉及普通法及衡平法的案件；一切有关大使、公使及领事的案件；一切有关海上裁判权及海事裁判权的案件；合众国为当事一方的诉讼；州与州之间的诉讼，州与另一州的公民之间的诉讼，一州公民与另一州公民之间的诉讼，同州公民之间为不同之州所让与之土地而争执的诉讼，以及一州或其公民与外国政府、公民或其国民之间的诉讼。

在一切有关大使、公使、领事以及州为当事一方的案件中，最高法院有最初审理权。在上述所有其它案件中，最高法院有关于法律和事实的受理上诉权，但由国会规定为例外及另有处理条例者，不在此限。

对一切罪行的审判，除了弹劾案以外，均应由陪审团裁定，并且该审判应在罪案发生的州内举行；但如罪案发生地点并不在任何一州之内，该项审判应在国会按法律指定之地点或几个地点举行。

**第三款：**只有对合众国发动战争，或投向它的敌人，予敌人以协助及方便者，方构成叛国罪。无论何人，如非经由两个证人证明他的公然的叛国行为，或经由本人在公开法庭认罪者，均不得被判叛国罪。

国会有权宣布对于叛国罪的惩处，但因叛国罪而被褫夺公权者，其后人之继承权不受影响，叛国者之财产亦只能在其本人生存期间被没收。

## **第四条**

**第一款：**各州对其它各州的公共法案、记录、和司法程序，应给予完全的信赖和尊重。国会得制定一般法律，用以规定这种法案、记录、和司法程序如何证明以及具有何等效力。

**第二款：**每州公民应享受各州公民所有之一切特权及豁免。

凡在任何一州被控犯有叛国罪、重罪或其它罪行者，逃出法外而在另一州被缉获时，该州应即依照该罪犯所逃出之州的行政当局之请求，将该罪犯交出，以便移交至小该犯罪案件有管辖权之州。

凡根据一州之法律应在该州服役或服劳役者，逃往另一州时，不得因另一州之任何法律或条例，解除其服役或劳役，而应依照有权要求该项服役或劳役之当一方的要求，把人交出。

**第三款：** 国会得准许新州加入联邦；如无有关各州之州议会及国会之同意，不得于任何州之管辖区域内建立新州；亦不得合并两州或数州、或数州之一部分而成立新州。

国会有权处置合众国之属地及其它产业，并制定有关这些属地及产业的一切必要的法规和章则；本宪法中任何条文，不得作有损于合众国或任何一州之权利的解释。

**第四款：** 合众国保证联邦中的每一州皆为共和政体，保障它们不受外来的侵略；并且根据掳各州州议会或行政部门(当州议会不能召集时)的请求，平定其内部的暴乱。

## **第五条**

举凡两院议员各以三分之二的多数认为必要时，国会应提出对本宪法的修正案；或者，当现有诸州三分之二的州议会提出请求时，国会应召集修宪大会，以上两种修正案，如经诸州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或四分之三的州修宪大会批准时，即成为本宪法之一部分而发生全部效力，至于采用那一种批准方式，则由国会议决；但一八〇八年以前可能制定之修正案，在任何情形下，不得影响本宪法第一条第九款之第一、第四两项；任何一州，没有它的同意，不得被剥夺它在参议院中的平等投票权。

## **第六条**

合众国政府于本宪法被批准之前所积欠之债务及所签订之条约，于本宪法通过后，具有和在邦联政府时同等的效力。

本宪法及依本宪法所制定之合众国法律；以及合众国已经缔结及将要缔结的一切条约，皆为全国之最高法律；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其约束，任何一州宪法或法律中的任何内容与之抵触时，均不得有违这一规定。



前述之参议员及众议员，各州州议会议员，合众国政府及各州政府之一切行政及司法官员，均应宣誓或誓愿拥护本宪法；但合众国政府之任何职位或公职，皆不得以任何宗教标准作为任职的必要条件。

## 第七条

本宪法经过九个州的制宪大会批准后，即在批准本宪法的各州之间开始生效。

## The Bill of Rights

### 权利法案



### (American Memory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美国宪法的草创人没有在宪法中拟订一项权利法案。此一缺漏的原因并非由于他们不关心基本人权，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宪法既没有特别授权管理出版或集会自由之类的事务，当然也就不需要特别陈明不存在这种权力。这一立场从逻辑上讲是正确的，但从心理上讲则不然；美国人民普遍希望宪法中明文规定他们的福利。第一届国会集会后不久，詹姆斯·麦迪逊提出一项很长的权利法案，作为宪法的修正案。国会一共通过了十二条修正案。但是，只有十条为各州所批准，并于一七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正式成为宪法的一部分。这些修正案被称为权利法案。法案中大部分是对政府施加限制——规定联邦政府所不能做的事。结果，在一般情形下，这项法案也被解释为适用于州政府。既然几乎各州都有一项权利法案，或作为州宪法的一部分，或作为州宪法的修正

案，因而可以正确地说，所有美国人在全国各处均享受此类权利法案的保护，不受任何地方、州与联邦政府的侵犯。

### **第一条修正案**

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权利。

### **第二条修正案**

纪律良好的民兵队伍，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实属必要；故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

### **第三条修正案**

任何兵士，在和平时时期，未得屋主的许可，不得居住民房；在战争时期，除非照法律规定行事，亦一概不得自行占住。

### **第四条修正案**

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财物的安全，不受无理之搜索和拘捕的权利；此项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可成立的理由，加上宣誓或誓愿保证，并具体指明必须搜索的地点，必须拘捕的人，或必须扣押的物品，否则一概不得颁发搜捕状。

### **第五条修正案**

非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人民不应受判处死罪或会因重罪而被剥夺部分公权之审判；惟于战争或社会动乱时期中，正在服役的陆海军或民兵中发生的案件，不在此例；人民不得为同一罪行而两次被置于危及生命或肢体之处境；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不得经过适当法律程序而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人民私有产业，如无合理赔偿，不得被征为公用。

### **第六条修正案**

在所有刑事案中，被告人应有权提出下列要求：要求由罪案发生地之州及区的公正的陪审团予以迅速及公开之审判，并由法律确定其应属何区；要求获悉被控的罪名和理由；要求与原告的证人对质；要求以强制手段促使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出庭作证；并要求由律师协助辩护。

### **第七条修正案**

在引用习惯法的诉讼中，其争执所涉及者价值超过二十元，则当事人有权要求陪审团审判；任何并经陪审团审判之事实，除依照习惯法之规定外，不得在合众国任何法院中重审。

### **第八条修正案**

不得要求过重的保释金，不得课以过高的罚款，不得施予残酷的、逾常的刑罚。

### **第九条修正案**

宪法中列举的某些权利，不得被解释为否认或轻视人民所拥有的其他权利。

### **第十条修正案**

举凡宪法未授予合众国政府行使，而又不禁止各州行使的各种权力，均保留给各州政府或人民行使之。

##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 **其它宪法修正案**

美国经济与社会状况随时代而变迁，因此对宪法进行增补修正乃属必要。这些宪法修正案，包括授权国会征收所得税(一九一三年)及授予妇女投票权(一九二〇年)。规定售卖烈酒为非法的一项宪法修正案(一九二〇年)则在一九三三年废止。一九五一年的一项宪法修正案限制总统只能任职两届；一九六五的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去职或不能执行其职务时权力的转移，以及副总统职位补缺的程序。

以下为学生及其他人士特别感兴趣的若干重要宪法修正案的正文：

### **第十一条修正案（一七九八年）**

合众国的司法权，不得被解释适用于由任何一州的公民或任何外国公民或国民依普通法或衡平法合众国一州提出或起诉的任何诉讼。

### **第十二条修正案（一八〇四年）**

各选举人应在其本身所属的州内集合，投票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其中至少应有一人不属本州居民。选举人应在选票上写明被选为总统之人的姓名，并在另一选票上写明被选为副总统之人的姓名。选举人应将所有被选为总统之人和所有被选为副总统之人，分别开列名单，写明每人所得票数；他们应在该名单上签名作证，并将封印后的名单送至合众国政府所在地，交与参议院议长。参议院议长应在参众两院全体议员面前拆所有来件，然后计算票数。获得总统选票最多的人，如所得票数超过所选举人总数的半数，即当选为总统。如无人获得过半数票，众议院应立即从选为总统之名单中得票最多但不超过三人之中进行投票选举总统。但以此法选举总统时，投票应以州为单位，即每州代表共有一票。如全国三分之二的州各有一名或多名众议员出席，即构成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当选总统者需获全部州的过半数票。如选举总统的权利转移到众议院，而该院在次年三月四日前尚未选出总统时，则由副总统代理总统，与总统死亡或宪法规定的其他丧失任职能力的情况相同。得副总统选票最多的人，如所得票数超过所选派选举人总数的半数，即当选为副总统。如无人得过半数票，参议院应从名单上两个得票最多的人中选举副总统。选举副总统的法定人数为参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当选副总统者需获参议员总数的过半数票。但依宪法无资格担任总统的人，也无资格担任合众国副总统。

### **第十三条修正案（一八六五年）**

第一款： 苦役或强迫劳役，除用以惩罚依法判刑的罪犯之外，不得在合众国境内或受合众国管辖之任何地方存在。

第二款： 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

#### **第十四条修正案（一八六八年）**

第一款： 任何人，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者，均为合众国及所居住之州的公民。任何州不得制定或执行任何剥夺合众国公民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任何州，如未经适当法律程序，均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亦不得对任何在其管辖下的人，拒绝给予平等的法律保护。

第二款： 各州众议员的数目，应按照各该州的人口数目分配；此项人口，除了不纳税的印第安人以外，包括各该州全体人口的总数。但如果一个州拒绝任何年满二十一岁的合众国男性公民，参加对于美国总统及副总统选举人、国会众议员、本州行政及司法官员或本州州议会议员等各项选举，或以其他方法剥夺其上述各项选举权(除非是因参加叛变或因其他罪行而被剥夺)，则该州在众议院议席的数目，应按照该州这类男性公民的数目对该州年满二十一岁男性公民总数的比例加以削减。

第三款： 任何人，凡是曾经以国会议员、合众国政府官员、州议会议员或任何州的行政或司法官员的身份，宣誓拥护合众国宪法，而后来从事于颠覆或反叛国家的行为，或给予国家的敌人以协助或方便者，均不得为国会的参议员、众议员、总统与副总统选举人，或合众国政府或任何州政府的任何文职或军职官员。但国会可由参议院与众议院各以三分之二的多数表决，撤销该项限制。

第四款： 对于法律批准的合众国公共债务，包括因支付平定作乱或反叛有功人员的年金和奖金而产生的债务，其效力不得有所怀疑，但无论合众国或任何一州，都不得承担或偿付因援助对合众国的作乱或反叛而产生的任何债务或义务，或因丧失或解放任何奴隶而提出的任何赔偿要求；所有这类债务、义务和要求，都应被视为非法和无效。

第五款： 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规定。

#### **第十五条修正案（一八七〇年）**

第一款： 合众国政府或任何州政府，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曾服劳役而拒绝给予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

第二款： 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

### **第十六条修正案（一九一三年）**

国会有权对任何来源的收入课征所得税，无须在各州按比例进行分配，也无须考虑任何人口普查或人口统计数。

### **第十七条修正案（一九一三年）**

第一款： 合众国参议院由每州人民各选参议员二人组成，任期六年；每名参议员有一票的表决权。各州选举人，应具有该州议会中人数最多一院所必需之选举人资格。

第二款： 当任何一州有参议员出缺时，该州行政当局应颁布选举令，以便补充空额。各州州议会授权该州行政当局任命临时参议员，其任期至该州人民依照州议会的指示进行选举缺为止。

第三款： 对本条修正案所作之解释，不得影响在此修正案作为宪法的一部分而生效以前当选的任何参议员的选举或任期。

### **第十八条修正案（一九一九年）**

第一款： 本条批准一年后，禁止在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所有领土内酿造、出售和运送作为饮料的致醉酒类；禁止此等酒类输入或输出合众国及其管辖下的所有领土。

第二款： 国会和各州同样和各州同样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

第三款： 本条候除非在国会将其提交各州之日起七年以内，由州议会按宪法规定批准为宪法修正案，否则不发生效力。

## **第十九条修正案（一九二〇年）**

第一款： 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性别缘故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否定或剥夺。

第二款： 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

## **第二十条修正案（一九三三年）**

第一款： 如本条未获批准，总统和副总统的任期应在原定任期届满之年的一月二十日正午结束，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任期应在原定任期届满之年的一月三日正午结束，他们的继任人的任期应在同时开始。

第二款： 国会每年至少应开会一次，除国会依法另订日期外，此种会议应在一月三日正午开始。

第三款： 如当选总统在规定总统任期开始之时已经死亡，当选副总统应即成为总统。如在规定总统任期开始的时间以前，总统尚未选出，或当选总统不合格，当选副总统应在有合乎资格的总统之前代理总统职务。倘当选总统或当选副总统均不合乎资格时，国会得依法作出规定，宣布何人代理总统，或宣布遴选代理总统的方法。此人在有合乎资格的总统或副总统前，应代行总统职务。

第四款： 在选举总统的权利交到众议院，而可选为总统的人有人死亡时；在选举副总统的权利交到参议院，而可选为副总统的人中有人死亡时；国会得依法对这些情况作出决定。

第五款： 第一款和第二款应在紧接本条批准以后的十月十五日生效。

第六款： 本条除非在其提交各州之日起七年以内，由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为宪法修正案，否则不发生效力。

## **第二十一条修正案（一九三三年）**

第一款：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修正案第十八条现予废除。

第二款： 禁止在合众国任何州、领土或属地，违反当地法律，为发货或使用而运送或输入致醉酒类。

第三款： 本条除非在国会将其提交各州之日起七年以内，由各州修宪会议依照本宪法规定批准为宪法修正案，否则不发生效力。

## **第二十二条修正案（一九五一年）**

第一款： 无论何人，当选担任总统，职务不得超过两次；无论何人，于他人当选总统任期内担任总统职务或代理总统两年以上者，不得当选担任总统职务超过一次。但本条不适用于在国会提出本条时正在担任总统职务的任何人；也不妨碍在本条开始生效时正在担任总统职务或代行总统职务的任何人，在此届任期届满前继续担任总统就职务或代行总统职务。

第二款： 本条除非在国会将其提交各州之日起七年以内，由四分之三州议会批准为宪法修正案，否则不发生效力。

## **第二十三条修正案（一九六一年）**

第一款： 合众国政府所在地的特区，应依国会规定方式选派：  
一定数目的总统和副总统选举人，特区如同州一样，其选举人的数目等次它有权在国会拥有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的总和，但决不得超过人口最少之州的选举人数目。他们是各州所选派的选举人以外另行增添的选举人，但为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目的，应被视为一个州选派的选举人；他们应在特区集会，履行第十二条修正案所规定的职责。

第二款： 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

## **第二十四条修正案（一九六四年）**

合众国公民在总统或副总统、总统或副总统选举人、或国会参议员或众议员的任何预选或其他选举中的选举权，不得因未交纳任何人头税或其它税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否定或剥夺。



## **第二十五条修正案（一九六七年）**

第一款： 如遇总统免职、死亡或辞职时，副总统成为总统。

第二款： 当副总统职位出缺时，总统应提名一名副总统，在国会全院均以过半数票批准后就职。

第三款： 当总统向参议院临时议长和众议院议长提交书面声明，声称他不能够履行其职务的权力和责任时，在他再向他们提交一份内容相反的书面声明前，此种权力和责任应由副总统以代总统身份履行。

第四款： 当副总统和行政各部或国会一类的其他机构的多数长官，依法律规定向参议院临时议长和众议院议长提交书面声明，声称不能够履行总统职务的权利和责任时，副总统应立即以代总统身份承受总统职务的权力和责任。此后，当总统向参议院临时议长和众议院议长提交书面声明，声称丧失能力的情况并不存在时，他应恢复总统职务的权力和责任，除非副总统和行政各部或国会一类的其他机构的多数长官依法在四天内向参议院 临时议长和众议院议长提交书面声明，声称总统不能够履行其职务的权力和责任。在此种情况下，国会应对此问题做出决定；如国会正在休会期间，应为此目的在四十八小时内召集会议。如国会在收到后一书面声明后的二十一天以内，或如适逢休会期间，在国会按照要求召集会议以后的二十一天以内，以两院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决定总统不能够履行其职务的权力和责任时，副总统应继续代理总统职务；否则总统应恢复其职务的权力和责任。

## **第二十六条修正案（一九七一年）**

第一款： 已满十八岁和十八岁以上的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为年龄关系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否定或剥夺。

第二款： 国会有权以适当法实施本条。

## 第二十七条修正案（一九九二年）

新一届众议员选出之前，任何有关改变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任职报酬的法律，均不得生效。

**William Cushing**  
**OPINION IN THE CASE OF**  
***QUOCK WALKER VS. NATHANIEL JENNISON***

威廉·库欣  
对奎克·沃克控诉纳撒尼尔·詹尼森案的判决理由



**(William Cushing 威廉·库欣)**

独立战争结束两年后的一七八三年，麻萨诸塞州的一个法庭审理了一宗并不严重的殴打案件，该案件后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指控殴打沃克的詹尼森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说沃克是他的奴隶。首席大法官库欣的判决理由标志着美国新思潮的影响，它有效地终止了麻萨诸塞州的奴隶制度。该案是这个新兴国家提倡和发扬自由过程中的一项重大事件，这个过程——就废除奴隶制度而言——一直延续到南北战结束。

.....奴隶制的原则以及基督徒有权永远奴役非洲人，并像对待牛马一样，随意使用和出售他们，这些一直为各北美殖民地法律所容许(这是事实)，但并未明确制定为法律条文。这一直是一种惯例，其来源可追溯到欧洲一些国家的习俗和英国政府为了贸易和财富而制定的关于美洲殖民地的法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不管过去盛行什么观念，或别人的行动对我们起了何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如今在美国

人中产生了一种不同的思想，这种思想更赞成天赋人权和上帝赋于人类(不论其肤色、鼻部形状和面貌)对自由的本能的渴望。在此基础上，本州人民庄严宣布遵守的宪法载明：所有的人都是生来自由和平等的；人人都享有由法律所保护的自由以及生命和财产的权利。简言之，它是跟那种天生就是奴隶的思想完全不相容的。有鉴于此，我认为，奴隶制的思想与我们自己的行为 and 宪法相悖；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除非他因犯罪而被剥夺自由，或者他自愿或签约放弃自由，否则决无终生当奴隶之理.....因此裁决有罪。

**James Madison**

**FEDERALIST PAPER NO.10**

詹姆斯·麦迪逊

《联邦主义者文集》第十号



**(American Memory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为了起草宪法以代替不能令人满意的邦联条款而召开的全国会议，其进程在宪法草案完成前一直是保密的。当这项拟议中的新的根本法提交各州批准时，引起一场持续两年多的全国性大辩论，使各州公民情绪高昂。在这次全国性的大辩论中，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杰伊这三位参加全国会议的代表于一七八七年十月至一七八八年四月间用笔名在纽约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信件。这八十五封力主批准宪法草案的信件统称为**(联邦主义者文集)**。或许在这些论文中，最著名的是詹姆斯·麦迪逊所写的第十号文件：《旨在抑制派别之争的联邦的规模和类型》在这篇文章中，麦迪逊探讨了在一个民主政府里相互对抗的利益集团的表现，以及如何通过共和国的创建使联邦宪法的条款有助次消除国内「派别之争」。

一个结构完善的联邦所具有的许多优点中，没有那一项能比下述优点更值得正确地加以发展的了，那就是，它能使派别斗争的暴力趋于消灭和得到控制。

所谓的派别，我的理解是：部分公民，无论在整体中属于多数还是少数，在共同的欲望或利益的推动下联合行动，但却与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这个社会的长远和整体利益背道而驰。防止派别的危害有两个办法：一是清除其根源，二是控制其影响。

清除派别的根源也有两种办法：一是取缔派别赖以生存的自由，二是使每个公民具有相同的见解、欲望和利益。第一个办法比疾病更可怕，这样说最确切了。自由之对于派别正如同空气之对于火苗，少了他火苗就会立即熄灭。但是自由是政治生活必不可少的，如果由于自由培植了派别，就要废除自由，那是愚蠢的，这与由于空气使火具有破坏力量，便希望除去动物赖以生存的空气一样愚蠢。

如果说第一个办法是不明智的，那么第二个办法就是不切实际的。只要人的理智仍会犯错，而且有表达的自由，就会形成不同的见解。只要他的理智和自爱之间仍保持联系，他的见解和欲望就会互相影响，而前者往往是后者的依据。对财产的所有权，源于人们才能的差异，这种差异必然成为无法跨越的障碍，妨碍人们具有一致的利益。保护人的才能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人们赚钱敛财的才能不同，也不相等，因而保护这种才能的直接后果是人们占有不同程度和种类的财产。由于这些后果对各个产业主的情绪和见解所起的影响，使社会分成了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和党派。

因而在人的本性中埋下了派别的根源。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到处起作用，而且在文明社会的不同环境里，其所起作用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人们对宗教、政府和其它许多问题的不同见解(无论是推测的或实际的)所表现的激烈情绪，对那些野心勃勃、沽名钓誉、争权夺利的各种领袖人物的依附，或对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的巴结(这些人的财富已引起人们的兴趣)，都已经促使人类社会分成各个派别，煽起派别间的仇视，使其更热衷于互相烦扰，互相压制，而不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携手合作。这种已成为人类嗜好的互相敌视是如此强烈，以致于在没有实际原因的情况之下，一些极其微不足道的想象出来的差异，就足以煽起他们之间的敌对

情绪，并导致极为激烈的冲突。但是产生派别的最普遍和长期的根源是各种各样的和不平均的财富分配。那些拥有财产和没有财产的人在社会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势力。那些是债权人，那些是债务人，也同样分得清清楚楚。文明国家内，由于需要而产生了地产、制造业、商业、金融和其它方面的利益集团，并把他们分成不同情绪和观点支配的不同阶级。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些互相干扰的利益加以调节，因而使政府的日常必要工作中包含了党争的因素。

任何人都不能充当法官来裁决自己的事情，因为他的利益必然影响他的判断，从而可能有损他的廉正。根据同样的、毋须更深一层的理由，一群人不适于在同一时候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但是大部分最重要的立法 尽管确实不涉及个人权益，而只涉及广大公民的权益，却无非是一堆司法裁决而已，此外它们还能是什么呢。那些属于不同阶层的议员们除了身为他们所裁决的事项的鼓吹者和当事人之外，又能是什么呢。有没有草拟过一项有关私人债务的法律。这是涉及债权人为一方，债务人为另一方的问题。法官对当事双方照不偏不倚。现在当事人本身是法官，而且必须是法官；而为数最多的一方，即最有势力的一派必定可望取胜。应否通过对外国制造商的限制来鼓励发展本地工业。这种鼓励又能达到什么程度。对这些问题，土地所有者和制造商将会作出不同的决定，而且双方很可能都无视公正原则和公众利益。对不同类型的财产分摊赋税似乎需要一项非常公正的法令；然而，或许还没有一项法律条文能够像现有法令那样，赋予占优势一方以更大的机会和诱惑来践踏公正的准则了。他们迫使处于劣势一方负担的每一文钱，就是他们自己腰包里省下的一文钱。

有人说，开明的政治家将能够调节这些对抗的利益并使其服从公众利益，这是不可能的。开明的政治家并非永远处于领导地位。在许多情况下，在进行这种调节时不考虑那些间接和长远的因素是不可能的。但间接和长远的因素很难胜过当前的利益。一方为了当前利益可能漠视一方的权利或整个社会的利益。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产生派别的**根源**是不能消除的，只能通过控制其**影响**来减轻其危害。

如果一个派别是由少数派组成的，可以运用共和制原则来缓和这个派别带来的危害，即由多数派通过正常的投票击败另一派的恶念。派别活动能够妨碍政府工作，能够引起社会骚动，但是它不能在宪法掩护下制造暴力。如果一个派别占有多数，多数派便可利用民选政府的形式，为着它的占支配地位的欲望或利益，而牺牲公众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因此，如何保障公众利益和个人权利不受多数派的损害，而同时又维护民选政府的精神和形式，成了我们探讨的主要目的。……

应通过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很明显，只有在下列两个办法中取其一：防止多数派同时具备同一的欲望和利益，或者利用他们的人数和当地局势使同时具有这种欲望和利益的多数派不能够协调和实施其欺压计划。我们将明白，如果听任冲动和机会同时出现，就无法靠道义和宗教力量来进行充分的控制。没有看到道义或宗教精神制约过这些人的非正义和暴力行为，而这样的人越多，道义和宗教精神的制约力量就越弱；换句话说，越需要这种力量，便越找不到这种力量。

根据这个观点，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纯粹的民主是无法防止派别的危害的。我所说的纯粹民主，是指人数不多的社会里，公民都集合起来参加管理政府。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多数人都感到有共同欲望和利益；政府本身的形式也可以带来沟通和协调；但牺牲弱方或不合心意的人的现象却无法制止。因此，这样的民主实际上只是动乱和竞争的场所，它无法保障个人的安全或财产权。这样的民主一般说来都短命，在寿终正寝之前必有暴乱。支持这类政府的政治理论家作了错误假段，认为只要人民在政治权利方面享受真正的平等，他们就会在财产、见解和欲望方面达到完全平等和协调一致。

实行代表制政府的共和政体开创了新的前景，并可望提供我们所寻求的节制派别危害的途径。让我们研究一下它在哪些方面有别于纯粹的民主，我们便合理解这种途径的性质和成立联邦所必能产生的效果。

民主和共和政体的两个主要区别是：第一、共和政体是由群众选出少数公民组成政府；第二、共和政体可随着公民人数的增加和国家疆界的延伸而不断扩大。

第一个区别的作用是：一方面，公众的意见经过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公民团体的归纳提炼而更全面了，因为这些人具有最能理解自己国家的真正利益的才智，他们

的爱国精神和正义感使他们绝不轻易屈从暂时的和局部的利益。在这种民选代表制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民的代表发表的公众意见将比公众自己在为此而召集的会议上发表的意见更符合公众的利益。但在另一方面，也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作用。有些怀有派性、地区性偏见或别有用心的人可能通过阴谋诡计、贿赂或其它办法在选举中取胜，然后背叛人民的利益。随之而产生的问题是：为了使民选政府能切实保证公众的利益，共和国的管辖范围究竟是小一点好，还是大一点好呢。很清楚，我认为大一点好.....

.....共和政体可以比民主政体容纳更多的公民和领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派别联合在前种政体内要比在后种政体内威胁较小。社会越小，互相对立的、代表某种利益的党派可能也少一些；对立的党派和利害矛盾越少，在同一党派里出现多数派的情况就更普遍。组成多数派的人数越少以及这些人所属的范围越小，他们就更易于配合起来，实施一派压迫另一派的计画。疆域扩大了，不同的党派和利益也就增多，因而多数派越不大可能怀着共同的目的去侵犯其他公民的权益。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共同目的，那些有共同目的的人将更难于发现自己的力量并彼此配合行动。除了别的障碍外，我们可以这样说，一旦意识到存在不公正和不光彩的图谋，那些需要协同配合的人员之间的互不信任，往往成为互相沟通的障碍，这样的人越多，互不信任感越强烈。

因此，事情很清楚，在控制派别的影响上，共和制比民主制优越，而大共和国比小共和国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联邦比组成联邦的各州也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是否在于采用了代表制，而这些代表的开明观点和高尚情操使他们克服了地区性偏见和不公正的图谋呢。不能否认，联邦的代表制极可能具备这些必要的优点。这种优越性是否还在于党派的数量增多，安全程度也就越大，而不致产生一派在数量上超过并压制其它各派的情况呢。联邦内部党派数量增多，安全程度也同样增加了。最后是否可以认为，优越性在于不公正的和既得利益的多数派在策划和实现某项阴谋时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呢。这又是联邦的规模所体现的最为明显的优越性。

党派领袖的影响力可以在自己的州里燃起火焰，但是不可能将大火烧到别的州里去。一个教派组织可能在联邦某处变质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但是散布在联邦各处

的形形色色教派，却必能确保全国教会免受来自那个教派的威胁。人们对于诸如发行纸币，废除债务，平均分配财产或者实行其它不当或险恶的计划的强烈愿望，较易在联邦的某个州传播开来，而不易在整个联邦蔓延。同样，一种歪风邪气更易败坏某个市镇或地区，而不易败坏整个州。

所以我们看到，联邦的规模和完善的结构是治理共和政府最易产生的弊病的良方。作为共和制政体的拥护者，我们感到愉快和骄傲，为此我们必须以同样的热情来爱护联邦主义者的精神并支持他们的主张。

普布利厄斯

**George Washington**  
**FAREWELL ADDRESS**

乔治·华盛顿  
告别词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并任 一七八七年制宪会议主席，经一致推选，出任新国家第一任总统，并于一七九二年再度当选连任。毫无疑问，华盛顿本来可以终身担任总统，因为没有别人比他更受人民敬仰与尊重了。但是，他认为担任两届总统已经足够，他从第二任总统职位退休时，准备了这篇告别辞，于一七九六年九月十七日向美国人民发布。告别辞对党争与派系倾轧的警告；对外国影响或卷入国外纠纷的警告；在公共事务方面对道



德与忠诚精神的呼吁，都是忠告与诚言，对美国历史影响深远，实非华盛顿自己始料所及。

各位朋友和同胞：

我们重新选举一位公民来主持美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已为期不远。此时此刻，大家必须运用思想来考虑这一重任付托给谁。因此，我觉得我现在应当向大家声明，尤其因为这样做有助于使公众意见获得更为明确的表达，那就是我已下定决心，谢绝将我列为候选人.....

关于我最初负起这个艰巨职责时的感想，我已经在适当的场合说过了。现在辞掉这一职责时，我要说的仅仅是，我已诚心诚意地为这个政府的组织和行政，贡献了我这个判断力不足的人的最大力量。就任之初，我并非不知我的能力薄弱，而且我自己的经历更使我缺乏自信，这在别人看来，恐怕更是如此。年事日增，使我越来越认为，退休是必要的，而且是会受欢迎的。我确信，如果有任何情况促使我的服务具有特别价值，那种情况也只是暂时的；所以我相信，按照我的选择并经慎重考虑，我应当退出政坛，而且，爱国心也容许我这样做，这是我引以为慰的.....

讲到这里，我似乎应当结束讲话。但我对你们幸福的关切，虽于九泉之下也难以割舍。由于关切，自然对威胁你们幸福的危险忧心忡忡。这种心情，促使我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提出一些看法供你们严肃思考，并建议你们经常重温。这是我深思熟虑和仔细观察的结论，而且在我看来，对整个民族的永久幸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你们的心弦与自由息息相扣，因此用不着我来增强或坚定你们对自由的热爱。

政府的统一，使大家结成一个民族，现在这种统一也为你们所珍视。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真正的独立，仿佛一座大厦，而政府的统一，乃是这座大厦的主要柱石；它支持你们国内的安定，国外的和平；支持你们的安全，你们的繁荣，以及你们如此重视的真正自由。然而不难预见，曾有某些力量试图削弱大家心里对于这种真理的信念，这些力量的起因不一，来源各异，但均将煞费苦心，千方

百计地产生作用；其所以如此，乃因统一是你们政治堡垒中一个重点，内外敌人的炮火，会最持续不断地和加紧地(虽然常是秘密地与阴险地)进行轰击。因此，最重要的乃是大家应当正确估计这个民族团结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大家应当对它抱着诚挚的、经常的和坚定不移的忠心；你们在思想和言语中要习惯于把它当作大家政治安全和繁荣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如果有人提到这种信念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抛弃，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应当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一部分脱离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现在联系各部分的神经纽带，在其最初出现时，就应当严加指责。

对于此点，你们有种种理由加以同情和关怀。既然你们因出生或归化而成为同一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就有权集中你们的情感。美国人这个名称来自你们的国民身份，它是属于你们的；这个名号，一定会经常提高你们爱国的光荣感，远胜任何地方性的名称。在你们之间，除了极细微的差别外，有相同的宗教、礼仪、习俗与政治原则。你们曾为同一目标而共同奋斗，并且共同获得胜利。你们所得到的独立和自由，乃是你们群策群力，同甘苦，共患难的成果。

尽管这些理由是多么强烈地激发了你们的感情，但终究远不及那些对你们有更直接利害关系的理由。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强烈的愿望，要求精心维护和保持联邦制。

北方在与受同一政府的平等法律保护的南方自由交往中，发现南方的产品为航海业和商业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源，为制造业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原料。与此相同，南方在与北方交往时，也从北方所起的作用中获益不浅，农业得到了发展，商业得到了扩大。南方将部分北方海员转入自己的航道，使南方的航运业兴旺了起来。尽管南方在各方面都对全国航运业的繁荣和发展有所贡献，但它期望得到海上力量的保护，目前它的海上力量相对说来太薄弱了。东部在与西部进行类似的交往中，发现西部是东部自国外输入商品和在国内制造的商品的重要通道，而这个通道将随着内地水陆交通的不断改善而日趋重要。西部则从东部得到发展和改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物资供应；也许更重要的是，西部要确保其产品出口的必要渠道，必须靠联邦的大西洋一侧的势力、影响和未来的海上力量，而这需要把西部看成一个国家，有着不可分割的利害关系。西部如要靠其它任何方式来保护这种重要

的优越地位，无论是单靠自己一方的力量，或是靠与外国建立背叛原则和不正常的关系，从本质上来看都是不牢靠的。

由此可见，我国各部分都从联合一致中感觉到直接的和特殊的好处，而把所有各部分联合在一起，人们会从手段和力量之大规模结合中，找到更大力量和更多资源，在抵御外患方面将相应地更为安全，而外国对它们和平的破坏也会减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是，联合一致必然会防止它们自身之间发生战争。这种战争不断地折磨着相互邻接的国家，因为没有同一的政府把它们连成一气。这种战事，仅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竞争，即可发生，如果与外国有同盟、依附和阴谋串通的关系，则更会进一步激发和加剧这种对抗。因此，同样地，它们可以避免过分发展军事力量，这种军事力量，在任何形式的政府之下，都是对自由不利的，而对共和国的自由，则应视为尤具敬意。就这个意义而言，应把你们的联合一致看作是你们自由的支柱，如果你们珍惜其中一个，也就应当保存另一个.....

你们是否怀疑一个共同的政府能够管辖这么大的范围.把这个问题留待经验来解决吧。对付这样一个问题单纯听信猜测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非常值得进行一次公平和全面的实验。要求全国各地组成联邦的愿望是如此强烈和明显，因此，在实践尚未表明联邦制行不通时，试图在任何方面削弱联邦纽带的人，我们总是有理由怀疑他们的爱国心的。

在研究那些可能扰乱我们联邦的种种原因时，使人想到一件至关重要的事，那就是以地域差别——北方与南方、大西洋与西部——为根据来建立各种党派；因为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可能力图借此造成一种信念，以为地方间真的存在着利益和观点的差异。一个党派想在某些地区赢得影响力而采取的策略之一，是歪曲其它地区的观点和目标。这种歪曲引起的妒忌和不满，是防不胜防的；使那些本应亲如兄弟的人变得互不相容.....

为了使你们的联合保持效力和持久，一个代表全体的政府是不可少的。各地区结成联盟，不论怎样严密，都不能充分代替这样的政府。这种联盟一定会经历古往今来所有联盟的遭遇，即背约和中断。由于明白这个重要的事实，所以大家把最初的文件加以改进，通过了一部胜过从前的政府宪法，以期密切联合，更有效地

管理大家的共同事务。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不曾受人影响，不曾受人威胁，是经过全盘研究和缜密考虑而建立的，它的原则和它的权力的分配，是完全自由的，它把安全和力量结合起来，而其本身则包含着修正其自身的规定。这样一个政府有充分理由要求你们的信任和支持。尊重它的权力，服从它的法律，遵守它的措施，这些都是真正自由的基本准则所构成的义务。我们政府体制的基础，乃是人民有权制定和变更他们政府的宪法。

可是宪法在经全民采取明确和正式的行动加以修改以前，任何人对之都负有神圣的义务。人民有建立政府的权力与权利，这一观念乃是以每人有责任服从所建立的政府为前提的.....

要保存你们的政府，要永久维持你们现在的幸福状态，你们不仅不应支持那些不时发生的跟公认的政府权力相敌对的行为，而且对那种要改革政府原则的风气，即使其借口似若有理，亦应予以谨慎的抵制。他们进攻的方法之一，可能是采取改变宪法的形式，以损害这种体制的活力，从而把不能直接推翻的东西，暗中加以破坏。在你们可能被邀参与的所有变革中，你们应当记住，要确定政府的真正性质，正如确定人类其它体制一样，时间和习惯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应当记住，要检验一国现存政体的真正趋势，经验是最可靠的标准，应当记住，仅凭假设和意见便轻易变更，将因假设和意见之无穷变化而招致无穷的变更，还要特别记住，在我们这样辽阔的国度里，要想有效地管理大家的共同利益，一个活力充沛的、并且能充分保障自由的政府是必不可少 的。在这样一个权力得到适当分配和调节的政府里，自由本身将会从中找到它最可靠的保护者。如果一个政府力量过弱，经不住朋党派系之争，不能使社会每一分子守法，和能维持全体人民安全而平静地享受其人身和财产权利，那么，这个政府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我已经提醒你们，在美国存在着党派分立的危险，并特别提到按地域差别来分立党派 的危险。现在让我从更全面的角度，以最严肃的态度概略地告诫你们警惕党派思想的恶劣影响。

不幸的是，这种思想与我们的本性是不可分割的，并扎根于人类脑海里最强烈的欲望之中。它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于所有政府机构里，尽管多少受到抑制、控

制或约束。但那些常见的党派思想的形式，往往是最令人讨厌的，并且确实是政府最危险的敌人.....

它往往干扰公众会议的进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对立；有时还引起骚动和叛乱。它为外国影响和腐蚀打开方便之门。外国影响和腐蚀可以轻易地通过派系倾向的渠道深入到政府机构中来。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受到另一个国家政策和意志的影响。

有一种意见，认为自由国家中的政党，是对政府施政的有效牵制，有助于发扬自由精神。在某种限度内，这大概是对的；在君主制的政府下，人民基于爱国心，对于政党精神即使不加袒护，亦会颇为宽容。但在民主性质的纯属选任的政府下，这种精神是不应予以鼓励的。从其自然趋势看来，可以肯定，在每一种有益的目标上，总是不乏这种精神的。但这种精神常有趋于过度的危险，因此应当用舆论的力量使之减轻及缓和。它是一团火，我们不要熄灭它，但要一致警惕，以防它火焰大发，变成不是供人取暖，而是贻害于人。

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事，就是一个自由国家的思想习惯，应当做到使那些负责行政的人保持警惕，把各自的权力局限于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在行使一个部门的权力时，应避免侵犯另一个部门的权限。这种越权精神倾向于把所有各部门的权力集中于某一部门，因而造成一种真正的专制主义，姑不论其政府的形式如何.....如果民意认为，宪法上的权限之分配或修改，在某方面是不对的，我们应当照宪法所规定的办法予以修改。但我们不可用篡权的方式予以更改；因为这种方法，可能在某一件事上是有效的手段，但自由政府也常会被这种手段毁灭。所以使用这种方法，有时虽然可以得到局部的或一时的好处，但此例一开，一定抵不过它所引起的永久性危害的。

在导致昌明政治的各种精神意识和风俗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一个竭力破坏人类幸福的伟大支柱——人类与公民职责的最坚强支柱——的人，却妄想别人赞他爱国，必然是白费心机的。政治家应当同虔诚的人一样，尊敬和爱护宗教与道德。宗教与道德同个人福利以及公共福利的关系，即使写一本书也说不完。我们只要简单地问，如果宗教责任感**不存在**于法院赖以调查事件的宣誓

中，那么，哪能谈得上财产、名誉和生命的安全呢.而且我们也不可耽于幻想，以为道德可不靠宗教而维持下去。高尚的教育，对于特殊构造的心灵，尽管可能有所影响，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许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道德观念仍能普遍存在。

有一句话大体上是不错的，那就是：道德是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这条准则可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每一种类型的自由政府。凡是自由政府的忠实朋友，对于足以动摇它组织基础的企图，谁能熟视无睹呢.因此，请大家把普遍传播知识的机构当作最重要的目标来加以充实提高。政府组织给舆论以力量，舆论也应相应地表现得更有见地，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应当珍视国家的财力，因为这是力量和安全的极为重要的泉源。保存财力的办法之一是尽量少动用它，并维护和平以避免意外开支；但也要记住，为了防患于未然而及时拨款，往往可以避免支付更大的款项来消弭灾祸。同样，我们要避免债台高筑，为此，不懂要节约开支，而且在和平时期还要尽力去偿还不可避免的战争所带来的债务，不要将我们自己应该承受的负担无情地留给后代.....

我们要对所有国家遵守信约和正义，同所有国家促进和平与和睦。宗教和道德要求我们这样做。难道明智的政策不于一样要求这样做吗.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总是遵奉崇高的正义和仁爱精神的民族，为人类树立高尚而崭新的典范，那我们便不愧为一个自由的、开明的，而且会在不久的将来变得伟大的国家。如果我们始终如一地坚持这种方针，可能会损失一些暂时的利益，但是谁会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物的变迁，收获将远远超过损失呢.难道苍天没有将一个民族的永久幸福和它的品德联系在一起吗.至少，每一种使人性变得崇高的情操都甘愿接受这种考验的。万一考验失败，这是否由人的恶行造成的呢.

在实行这种方针时，最要紧的，乃是不要对某些国家抱着永久而固执的厌恶心理，而对另一些国家则热爱不已；应当对所有国家都培养公正而友善的感情。一个国家，如果习于其它国家恶此喜彼，这个国家便会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奴隶；或为敌意的奴隶，或为友情的奴隶，随便哪一种都足以将它引离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利

益。一国对于另一国心存厌恶，两国便更易于彼此侮辱和互相伤害，更易于因小故而记恨，并且在发生偶然或细琐的争执时，也易于变得骄狂不羁和难以理喻。

一国对他国怀着热烈的喜爱，也一样能产生种种弊端。由于对所喜爱的国家抱同情，遂幻想彼此有共同的利益，实则所谓共同利益仅是想象的，而非真实的；再者，把它国的仇恨也灌注给自己，结果当它国与别国发生争执或战争，自己也会在没有充分原因和理由的情况下陷身其中。此外，还会把不给与它国的特权给与所喜爱的国家；于是，这个作出让步的国家，便会蒙受双重损害，一是无端损失本身应当保留的利益，一是激起未曾得到这种利益的国家的嫉妒、恶感和报复心理；这给那些有野心的、腐化的或受蒙蔽的公民(他们投靠自己所喜爱的国家)提供了方便，使他们在背叛或牺牲自己国家的利益时不但不遭人憎恨，有时甚至还受到欢迎，并把由于野心、腐化或糊涂而卑鄙愚蠢地屈服的人粉饰成有正直的责任感、顺乎民意、或是热心公益而值得赞扬的人.....

一个自由民族应当经常警觉，提防外国势力的阴谋诡计(同胞们，我恳求你们相信我)，因为历史和经验证明，外国势力乃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敌人之一。不过这种提防，要想做到有效，必须不偏不倚，否则会成为我们所要摆脱的势力的工具，而不是抵御那种势力的工事。对某国过度偏爱，对另外一个过度偏恶，会使受到这种影响的国家只看到一方面的危险，却掩盖甚至纵容另一方所施的诡计。常我们所喜欢的那个国家的爪牙和受他们蒙蔽的人，利用人民的赞赏和信任，诱骗人民放弃本身的利益时，那些可能抵制该国诡计的真正爱国志士，反而极易成为怀疑与憎恶的对象。

我们处理外国事务的最重要原则，就是在与它们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涉及政治。我们已订的条约，必须忠实履行。但以此为限，不再增加。

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它对于我们毫无或甚少关系。欧洲经常发生争执，其原因基本上与我们毫不相干。所以，如果我们卷进欧洲事务，与他们的政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或与他们友好而结成同盟，或与他们敌对而发生冲突，都是不明智的。

我国独处一方，远离它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政策路线。如果我们在一个称职的政府领导下保持团结，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不怕外来干扰造成的物质破坏；我们就可以采取一种姿态，使我们在任何时候决心保持中立时，都可得到它国严正的尊重；好战国家不能从我们这里获得好处时，也不敢轻易冒险向我们挑战；我们可以在正义的指引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在和战问题上作出抉择。

我们为什么要摒弃这种特殊环境带来的优越条件呢.为什么要放弃我们自己的立场而站到外国的立场上去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同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交织一起，以致把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关系、古怪念头，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之中呢.

我们真正的政策，乃是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的同盟，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可自由处理这种问题；但请不要误会，以为我赞成不履行现有的条约。我认为，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句格言不仅适用于私事，亦通用于公务。所以我再重复说一句，那些条约应按其原意加以履行。但我觉得延长那些条约是不必要，也是不明智的。

我们应当经常警惕，建立适量的军队以保持可观的防御姿态，这样，在非常紧急时期中，我们才可以安全地依靠暂时性的同盟。

无论就政策而言，就人道而言，就利害而言，我们都应当跟一切国家保持和睦相处与自由来往。但是甚至我们的商业政策也应当采取平等和公平的立易，即不向它国要求特权或特惠，亦不给与它国以特权或特惠；一切要顺事物之自然而行；要用温和的手段扩展商业途径并作多种经营，绝不强求；与有此意向的国家订立有关交往的习用条例，俾使贸易有稳定的方向，我国商人的权利得以明确，政府对他们的扶助得以实现，这种条例应为现时情势和彼此意见所容许的最合理的条例，但也只是暂时的，得根据经验与情势随时予以废弃或改变；须时时紧记，一国向它国索求无私的恩惠是愚蠢的；要记住，为了得到这种性质的恩惠，它必须付出它的一部分独立为代价；要记住，接受此类恩惠，会使本身处于这样的境地：自己已为那微小的恩惠出同等的代价，但仍被谴责为忘恩负义，认为付得不够。



期待或指望国与国之间有真正的恩惠，实乃最严重的错误。这是一种幻想，而经验必可将其治愈，正直的自尊心必然会将其摒弃.....

虽然在检讨本人任期内施政时，我未发觉有故意的错误，但是我很明白我的缺点，并不以为我没有犯过很多错误。不管这些错误是什么，我恳切地祈求上帝免除或减轻这些错误所可能产生的恶果。而且我也将怀着一种希望，愿我的国家永远宽恕这些错误；我秉持正直的热忱，献身为国家服务，已经四十五年，希望我因为能力薄弱而犯的过失，会随着我不久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

我在这方面和在其它方面一样，均须仰赖祖国的仁慈，我热爱祖国，并受到爱国之情的激励，这种感情，对于一个视祖国为自己及历代祖先的故土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以欢欣的期待心情，指望在我切盼实现的退休之后，我将与我的同胞们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下完善的法律的温暖——这是我一直衷心向往的目标，并且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相互关怀，共同努力和赴汤蹈火的优厚报酬。

乔治.华盛顿

**Thomas Jefferson**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汤玛斯·杰佛逊  
首任总统就职演讲词



**(American Memory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托马斯·杰佛逊是《独立宣言》、《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一七八四年与一七八五年西部土地法，以及其它大批官方文献的起草人，他一度担任维吉尼亚州州长、驻法大使、国务卿以及美国副总统，并于一八〇〇年当选为美国总统。杰佛逊是所有鼓吹民主信仰的美国人之中辩才最健的一位，他把崇高的理想与广泛的实际情况结合在一起：他是一位学者、科学家、建筑师、民主党创始人，同时也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一八〇〇年的选举是美国第四次总统选举，也是第一次由两党积极竞选总统职位，杰佛逊是新政党的代表，击败了代表联邦主义者的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那次竞选的激烈，以及第一次使权力从一个党转移至另一个党的事实，成为这篇演词中强调民主协调与合作的背景。他在一八〇一年三月四日发表的首任就职演讲词，是阐述民主哲学的经典之作，哲理与文采相得益彰，堪称不朽之作。

我们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争辩，当时，大家热烈讨论，竞相奔走；初见的人，由于不惯于自由思考，不惯于把所想的说出来或写出来，看见那种情形，可能相顾失色；但现在这已由全国的民意予以决定，而且根据宪法的规定加以公布了，大家当然会在法律的意旨之下，妥为安排，并且一致团结为共同利益进行共同的努力。大家也会记住一项神圣的原则，即多数人的意愿，虽然在任何情形下都应采用，但那种意愿必须合理，才能站得住脚；而且少数人也有同等权利，必须受平等的法律保护，如果加以侵犯，便是压制。

因此，我们应当一心一意团结起来。我们在相处中应恢复和睦与友爱，因为没有它们，自由，甚至生活本身，都将成为没有生气的事物。我们还应思量，我们已经把那种使得人类流血甚多和受苦甚久的宗教上的偏执性，摒弃于国土之外，如果我们又鼓励政治上的偏执性，而其专横与邪恶，以及所造成的酷烈而血腥的迫害，堪与宗教所导致的相匹敌，那么，我们的进步便有限得很了。

当旧世界经历痛苦和激变时，当盛怒的人感觉痛楚，想经由流血与屠杀找寻他们丧失已久的自由时，那滚滚浪涛甚至波及遥远而和平的此岸；而各人对此事的感觉与恐惧的程度各不相同，对有关安全措施的意见也发生分歧，那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意见的差异并不就是原则的差异。我们遵守同一原则的弟兄们，曾被加以各种不同的称号。我们都是共和派，我们都是联邦派。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想解散

这一联邦，或者想改变它的共和体制，我们也不会干扰他们，这样做就为安全树立了标志，表明只要理智能够自由地进行对抗，即使是错误亦是容许存在的。

我当然知道有些诚实的人担心共和政府不能强大有力，恐怕这个政府不够力量；但是一个诚实的爱国者，当这个世界寄以最美好希望的政府正在成功地进行试验之时，仅因一种理论上的和虚幻的疑惧，就以为这个政府可能不足以自存，因而放弃这个一直使得我们自由和安全的政府吗。我相信不会。相反的，我相信这个政府是世界上最强的政府，我相信在这个政府之下，无论何人，一经法律召唤，就会飞奔而来响应法律的要求，而且会对付侵犯公共秩序的行为，如同处理自己的私事一样。有时人们说，人们自己管自己，是不可靠的。那么，让别人去管理他们就能变得可靠吗。或者我们曾否见过以国王身份出现的天使来管理人们吗。这个问题让历史来答复吧。

因此，我们应当秉着勇气和信心，继续维持我们自己那种联邦的与共和的原则，拥护联邦和代议制政府。我们由于自然环境和大洋的阻隔，幸免于全球四分之一地区那种毁灭性的浩劫；我们品格高尚、不能容忍别人的堕落；我们天赐良土，足以容纳千世万代的子孙；我们有一种观念，认为在发挥我们自己的才能上，在取得我们自己勤劳之所得上，在赢得我们同胞之尊敬与信赖上（这不是出自门第，而是来自我们的行为和他们的体会），都有同等的权利；我们有善良敦厚的宗教，虽然派别不同，可是所有教派都诲人以正直、信实、节制、感恩和仁爱；我们承认和崇拜主宰一切的上帝，上帝所行之道证明其乐见人类现世的幸福和死后更大的幸福——我们有了这些恩赐，还需要什么才能使我们成为幸福的和欣欣向荣的民族呢。各位同胞：我们还需要一样，那就是一个明智和节俭的政府，它防止人们彼此相残，让人们自由地从事他们自己的工作和不断进步，而且不夺取人们勤劳之所得。这就是一个良好政府的要旨，也是为我们获致完满幸福所必需的。

各位同胞，我就要开始执行职责，这种职责包含你们所珍视的一切，因此，我觉得你们应当了解，什么是我所认为的我们政府的基本原则，以及构成我们施政方针的种种要素。我打算尽量简略地加以陈述，只讲一般原则，而不讲其全部范畴。要给予人人以平等和公正的待遇，不问其地位或宗教上或政治上的信仰；与所有

国家和平相处，相互通商，并保持诚挚的友谊，但不耽于跟任何国家结盟；维护各州政府一切权利，使各州成为处理我们内政最合适的行政机构，和抵制反共和趋势的最有力的屏障；根据宪法保持全国政府的全部活力，作为对内和平及对外安全的最后堡垒；注意维护人民的选举权，因独立战争时留下的弊端没有和平的补救办法，人民选举权乃是对那些弊端的一种温和而安全的矫正手段；绝对服从多数的决定，这是共和政体的主要原则，若非如此，便只好诉诸武力，而这就是专制的主要原则和直接起源；维持纪律严明的民兵，作为和平时期和战争初期最好的依仗，以待正式军队的接替；实行文权高于军权；节省政府开支，减轻劳动人民负担；如实清偿我们的债务，审慎地维护公众的信心；促进农业，并鼓励商业扶助农业；传布知识并以公众理智为据谴责一切弊端；保障宗教自由及出版自由，并以人身保护令和公平选出之陪审团进行审判来保障人身自由。在独立战争和革新的时期，这些原则成了在我们前面照耀、指引我们前进步伐的星座。我们圣哲的智慧，我们英雄的鲜血，都曾奉献出来实现这些原则。它们应当是我们政治信念的纲领，公民教育的课本，测验我们所信托者的工作试金石；如果偶因一时的错误或惊惶而背弃了这些原则，我们应当赶快回头，重行走上这条通往和平、自由和安全的唯一大道。

各位同胞：我现在来到你们所指派给我的岗位上。根据我担任较低职位时所得到的经验，我已经看出这是所有职务中最艰巨的一种任务，因此，我相信，一个德薄才疏的人，当其卸任时，甚少能够如就任时那样深受众望。我不敢希冀大家给我最高的信任，如同大家过去给与我们第一位和最伟大的革命元勋那样，因为他的卓越功绩使得他最为全国所爱戴，他的令名将载入史册最光辉的一页；我仅要求大家给我适当的信任，使我在依法办理你们大家的事务时，能够坚定和奏效。由于判断有偏差，我将来难免会常犯错误。当我做得对的时候，那些不是站在统观全局的立场观察问题的人，也会认为是错误。如果我自己有错误，决不会是有意犯的，我会请求大家宽容；对于别人的错误，那种如从全局观察便不会犯的错误，我请求大家支持我去纠正它们。从投票的结果看来，大家对我嘉奖有加，使我对过去甚感欣慰。今后我所关心的，是要使事先赐我好评的各位，保持那种好

评，对于其他各位，则要在我的权限以内为他们尽力，以博得他们的支持，同时还要为所有同胞的幸福与自由而努力。

今后我当仰仗各位的好意，尽忠职守，只要大家感到在能力范围以内可以作更好的选择时，我便准备退休。惟愿主宰宇宙命运的神，领导我们，使得我们的计议尽善尽美，并使它们结出丰硕的成果，让大家共享和平与繁荣。

**James Monroe**

## **THE MONROE DOCTRINE**

詹姆斯·门罗

门罗主义



门罗主义是国际关系上第一个旗帜鲜明的美国的主义，概要地宣布了新世界对旧世界的分离。门罗主义形成的近因，是俄国要求攫取北美大陆西北沿岸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门罗总统抓住了这两个问题所提供的机会，宣布不能再把西半球视为欧洲征服或殖民的目标。大约二十二年之后，鲍克总统重申这些原则并且加以详尽阐释。经年累月，门罗主义不再是单方面强调的原则，它逐步为其它国家所接受。下文摘自门罗总统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致国会的第七次年度咨文。

作为涉及美国权利与利益的一项原则，中、南、北美洲，由于它们业已实现并保持自由和独立的地位，今后不得再被欧洲任何国家视作未来殖民的目标。现在已是维护这一原则的恰当时刻了.....

地球上那一部分地区(欧洲)与我们交往频繁，而且是我们的原籍所在地，我们对那里发生的事件，一直以不安与关怀的心情注视着。

美国的公民对于大西洋彼岸的人民，怀着最友好的心情，希望他们自由和安乐。欧洲各国为它们本身的事而从事的历次战争，我们从来没有参加；如果参加，便与我们的国策不符。唯有当我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或受到严重威胁时，我们才对受到的损害忿懑不平，或准备自卫。但对于本半球的事，我们必然与之有较直接的关系，其原因肯定为一切明白公正人士所共见。各盟国的政治制度在这一方面与美洲的政治制度根本不同。这种区别的根源存在于各个政府之内。我们全国一致拥护和保卫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是在流了大量鲜血，耗了大量的财富后才建立起来的，而它的成长，有赖于那些最有见识的公民的智慧，而且在这种政治制度之下，我们享受了史无前例的幸福。

我们是开诚布公的，并且鉴于我们同那些国家间存在着友好关系，因此我们宣告：如果它们企图把它们的制度扩展到这个半球的任何区域来，我们便把它看作是危及我们的和平与安全。对任何欧洲国家现有的殖民地或属地，我们不曾干涉过，而且也不会干涉。但是，有些政府已经宣布独立并且维护其独立，而我们基于伟大的动机和公正的原则，已予以承认；如果欧洲任何国家，为了进行压迫而干涉它们，或用其它方法控制它们的命运，那么，我们就认为这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

当这些新政府和西班牙进行战争期间，我们在承认它们时就宣告中立；对于这项原则，我们一直坚守，将来如果情势不变，也会坚守，但如情势改变，届时经由我国政府当局的判断，为了它们安全的需要，美国方面亦将作相应的改变。

西班牙和葡萄牙近来的事件，说明欧洲尚未安定。这一重要事宜，最有力地证明盟国曾想根据它们所称心的原则，用武力干涉西班牙的内政。根据该类原则，这种干涉可以进行到何种程度呢.这一问题，凡是政府性质与之不同的一切独立国家，即使隔离很远，都甚为关切，尤以美国为最。

当地球上那个区域长为战争所困扰的初期，我们对于欧洲的政策即已制定，至今仍然不变，那就是：不干涉欧洲任何一国的内政；承认事实上的政府为合法政

府；同该政府培植友好关系，并用坦诚、坚定和果断的政策来保持那种关系；对于任何国家的正当要求，都予以满足，对于任何危害，则绝不屈服。但是关于中、南、北美洲，情况是明显地截然不同的。各盟国如果要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中、南、北美洲的任何一部分区域，而不危及我们的和平幸福，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人也不会相信，我们南方的弟兄们，如果听其自行处理，它们会自动采用欧洲的那种政治制度。因此，我们对于这种干涉，不论其采取何种方式，都不能视若无睹。如果我们比较西班牙和那些新政府的力量与资源以及相互间的距离，西班牙显然是不能降服它们的。美国的既定政策是对它们不加干涉，希望其它国家亦采取同样的政策...

**附：鲍克总统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二日**

**致国会的首次年度咨文摘录。**

**鲍克总统这份咨文的重要性仅次于最初提出的门罗主义。咨文为门罗主义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并且与鲍克对奥瑞冈和德克萨斯的政策有密切关系。**

.....由于我们向以前尚未占用地区的拓殖迅速扩展，由于我们联邦中新州的增加，由于自由原则的推广，以及由于我们国家的日趋强大，以致引起欧洲列强的注意，而且近来其中有些国家主张在本洲实行「势力均衡」主义，以抑制我们的进展。美国真诚希望与一切国家保持互相谅解的良好关系，但不能默许欧洲对北美洲进行任何干涉，如有这种干涉，决不顾艰危，挺身抗拒。

我国政府从不干涉别国政府间的关系，这是美国人民和一切国家所共见的。我们从来没有参加它们的战争或它们的同盟；我们没有用征服的方法去夺取它们的领土；我们没有置身于它们的内部斗争；而且我们既然相信我们自己的政体是最好的，但从不用阴谋、外交或武力，以图将这种体制传播到其它地方。我们应当要求本洲亦同样不受欧洲的干涉。

美洲的国家，同欧洲各国一样，是自主的、独立的国家。美洲国家同样有权宣战、媾和或管理内政，而不受外国的干涉。因此，美国人民对于欧洲列强干涉本洲各国的独立行动的企图，不能视若无睹。美洲的政府体制和欧洲的完全不同。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互相猜忌，唯恐其中任何一国强于其它各国，因此，它们亟欲建立

它们所谓的「势力均衡」。不能容许把这种主张应用到北美洲，尤其是应用到美国。

我国必须永远维护一项原则，即惟有本洲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独立国家，提议同我们的联邦合并，这个问题，只有它们和我们才能决定，而不容任何外国介入。欧洲列强若以为这种合并可能影响它们想在本洲建立的「势力均衡」，因而加以干涉和阻止，我们是决不会同意的。二十多年以前，这个原则已由我的一位前任在他致国会的年度咨文里明白地向全世界宣布，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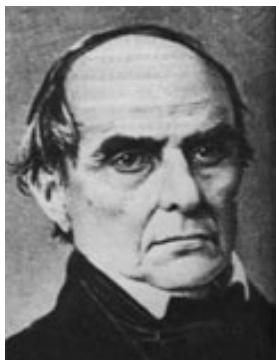
「中、南、北美洲，由于它们业已实现并保持自由和独立的地位，今后不得再被欧洲任何国家视作未来殖民的目标。」今后如有任何欧洲国家企图在北美洲建立任何新的殖民地，我们将更坚决有力地实施这项原则。在现存的世界情势下，当前正是重申及肯定门罗总统公开宣布的原则的适当时机，并表明我衷心赞成这项原则所体现的智慧和正确政策。重申这项原则，特别是对北美洲而言，在今天不过是宣布一项欧洲任何国家不应蓄意反对的政策。每一欧洲国家的现存权利都应受到尊重，但同样基于我们的安全和利益，我们法律的有效保证，照常扩展到我们全部领土范围；而且我们还应当向全世界明白宣布我们的既定政策，即我们绝不会同意今后在北美洲任何地区设置或建立欧洲的殖民地或领地.....

**Daniel Webster**

**SECOND REPLY TO ROBERT HAYNE**

但尼尔·威伯斯特

再答罗伯·海恩





一八三〇年，在美国国会的参议院中，麻萨诸塞州的但尼尔·威伯斯特和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海恩之间展开了一次大辩论。海恩坚称，宪法所建立的诸州联邦，只是各独立州之间的一个契约，各州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合法地退出联邦。一八三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威伯斯特反驳道，宪法是由美国人民颁布与制订的，宪法法规把各州结合成一个永久性的联邦，各州不能合法地退出。威伯斯特在这篇解释宪法的演词中，在滔滔不绝主张团结的呼吁中，表达了新民族主义，并意图肃清各州有权脱离联邦或废止联邦法律的整套理论。

.....这一点把我们引向探究这个政府的起源及其权力的来源。政府是谁的代理人。政府是由州议会创造的，还是由人民创造的。如果美国政府是州政府的代理者，则各州自然可以控制政府，只要各州能在控制政府的方式上意见一致；如果政府是人民的代理者，则只有人们能够控制、约束、改变或改革政府。很明显，这位高贵的绅士所主张的理论，使他不得不认为此一联邦政府不仅是诸州的产物，而且是每个州各自的产物，因此每一州可以自我授权，以断定联邦政府的行为是否在其职权范围以内。它是二十四四个具有不同意愿与不同目标的主人的仆役，但它又必须服从所有主人。这一谬论(因为它看来只能是这个水准)出自对此政府的由来及其真正性质的一种错误观念。阁下，它是人民的宪法，人民的政府，为人民而设，被人民所立，对人民负责。

美国人民曾宣布宪法是最高法律。我们要么承认这个立论，要么否定它的权威。只要各州主权不为此最高法律所影响，各州毫无问题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作为一个政体而言，州议会无论如何至高无上，总不能高过人民。只要是人民授权联邦政府，则这一授权毫无问题是有效的。政府为人民所有，非为州政府所有。我们都是这同一最高权力，亦即人民的代理人。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都自同一源泉获得其权力。在其彼此的关系中，没有一方可以说是居首位的；虽然一方是明确的与有限的，另一方是一般的是对方权限以外的。联邦政府只具有那些可以被证明系由人民授予的权力，除此之外别无其它权力。其它所有权力都属于各州政府或人民自己。人民既然在联邦宪法中表明意愿，对州主权加以限制，则我们必须承认，在该限度内，州主权是有效地受到控制的。我并不主张州主权被控制的程度应该或必须进一步扩大。

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那种看法，主张州主权只为其本身的「公正感」所控制——那就是说，州主权根本没受到控制，因为一个按自己感觉行事的人并没有受到法律管辖。但是，不管人们认为此事应该怎样，事实是美国人民已决定对州主权加以限制」。当然，有些人希望州主权不受约束；但宪法却作了不同的规定。举例而言，宣战是主权的运用，但宪法却明定任何州不得宣战。铸造货币是主权的另一种运用，但州却不能自由造币。再者，宪法说，自主州的主权不能高到可以缔约的程度。我们必须承认，这些禁止是对南卡罗来纳州以及其它各州主权的限制，而这些限制并非来自「其本身的公正感」。因此，前面所提到的那种意见是无视宪法中最明显的规定的。阁下，我现在必须请问，各个州的这种假定的权利是从何而来的.它们从哪里获得这种干预联邦法律的权力.阁下，在我看来，这位可敬的先生所持的意见，完全是一种建立在此政府的渊源及其赖以确立的基础的误解之上的观点。我认为这是一个由人民建立起来的民众政府；管理这个政府的那些人对人民负责；政府本身就像人民希望它的那样，有能力对自己进行修正和调整。它与各州的政府一样，得到人民真正由衷的拥护。它的建立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各州政府的建立却是为了另一个目的。它拥有它自己的权力；而各州政府也拥有它们自己的权力。各州政府并未得到授权阻挠国会法律的行使，就像国会也并未得到授权阻挠各州法律的行使一样.....

阁下，于是人民建立了这个政府。他们给了这个政府一部宪法，而在这部宪法中，他们又列出了授予这个政府的各项权力。他们使它成为一个受限制的政府。他们界定了它的权限。他们限定它只能行使授予它的权力，而且他们宣布其它一切权力仍然属于各个州或人民自己。然而。阁下，他们并不到此为止。如果他们在这儿就停了下来，那么他们就只完成了他们的一半任务。任何定义都不可能定得那么明确，以至能避免产生疑问的可能性；任何限制也都不可能定得那么精确，以至能排除一切不确定性。那么将由谁来对人民的授权作出解释呢.当人们认为人民没有把自己的意志阐述明确时，将由谁来解释他们的意志呢.他们把决定这个政府的权力的最后权利授予了谁呢.阁下，他们已经以最圆满的方式解决了这一切问题。他们把这个权利交给了这个政府本身，交给了这个政府的适当的部门。

阁下，制定和通过这一整部宪法的主要目的和主要意图，在于要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即它的行动无需通过各州，也不依赖于州的意见和州的决定。在联邦时期，人民已尝够了那种类型的政府的滋味。在那种制度下，立法行动，法律对个人的施用，完全由各州决定。国会只能提出建议；在各州通过和批准国会的行动之前，国会的行动没有任何约束力。现在我们仍然处于那种状况吗。难道我们依然听凭州的决定和州的解释来摆布我们吗。阁下，如果我们仍旧是那样，那么我们维护宪法的企图就将全属徒劳，而我们却正是根据这部宪法来坐在这儿开会的。

但是，阁下，就在宪法中，人民明智地规定了恰当的方式与裁决手段来解决有关宪法的各种问题。宪法包括赋予国会权力与限制这些权力的规定，也包括禁止州权的规定。因此，对确立与确定有关这些授权、限制与禁律的解释具有最后管辖权的某种权威必须存在。宪法本身已指明、制订与建立了那种权威。宪法是怎样完成这一伟大而重要的目标的呢。阁下，宪法用的方法是明定：「本宪法及依本宪法所制定之合众国法律皆为全国之最高法律。任何一州宪法或法律中的任何内容与之抵触时，均不得有违这一规定。」...

阁下，这是第一个伟大的步骤。通过这一步骤，宣布了合众国的宪法与法律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人民所表现的意志。任何州的法律如果与宪法或依据宪法所制定的合众国各项法律发生冲突都归无效。但是这一冲突问题由谁来裁决呢。最后向谁去上诉呢。阁下，宪法本身对此也有决定，它宣称：「司法权适用的范围，应包括在本宪法和合众国法律之下所发生的一切案件。」这两项规定解决了全部问题。它们实际上是拱门的拱顶石！有了这

两项规定，它就是一个政府；没有这两项规定，它就是一个联邦。依据这两项明确的规定，国会在其第一次会议上，于有关司法的法令中，确立了充分贯彻这两项规定以及把所有宪法权力问题都交由最高法院最后裁决的方式。阁下，于是它就成为一个政府。于是它也就有了自我保障的手段；如果没有这一点，那么它现在完全可能仍然处在过去的状态之中。

.....我们按这位可敬的先生的说法谈下去，这类理论简直走到了革命的极端。它们和任何政府的和平施政都格格不入。它们直接导致分裂与民变；因而在这类原理刚冒头的时候，在首次发现有体面的人们主张这类理论并且居然已经言之成

套的时候，我就奋起公开反对所有这类理论。阁下，我得声明，到目前为止，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毫不懈怠地注视着整个国家的繁荣与声誉，并致力于维护我们这个联邦。我们国内的安全和国外的利益和尊严，靠的就是这个联邦。我们对我们的国家感到最自豪的东西主要有赖于这个联邦——唯有经过艰苦的锻炼以养成我们严明的懿行美德，我们才得以建立这个联邦。混乱的金融、萧条的商业和濒于崩溃的信用使我们有必要建立联邦，这也就是我们这个联邦的由来。在它的良好影响下，这些关系重大的利益立即复苏，好像从死亡中苏醒过来一样，以全新的生命力跃然而起。建立联邦之后的每一年里，有关联邦的功效和好处的新证据都在涌现着。而且尽管我们的领土越来越扩大，我们的人口分布得也越来越广阔，但它们却并未超越联邦的保护或恩泽。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联邦是我们民族、社会 and 个人的幸福取之不尽的泉源。

阁下，我没有让我的眼光超越联邦去观察深幽的暗角里可能隐藏着什么。我没有冷静地衡量当那些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纽带断裂时，保持自由的机会有多大。我不惯于把自己挂在分裂的悬崖峭壁上，看看是否能用我短浅的目光来测知下面深渊的深度；我也不认为这样的人在有关这个政府的事务中会是一个可靠的谘询人，如果他的思想不是集中于考虑如何最有效地维护联邦，而只考虑当联邦瓦解与破裂时，人民所能容忍的境遇将会如何。

当联邦继续存在时，在我们的面前，为我们与我们子孙展现了一片高瞻远瞩、令人欢欣鼓舞的前景。我以此为满足，不打算透视这层帘幕。愿上帝佑我，至少在我活着的时候，那一帘幕不要升起。愿上帝佑我，永远不要使我看到幕后是什么景色。当我转移我的目光对天空中的太阳看最后一眼时，但愿不要让我看到它正照耀在曾一度光辉灿烂的联邦的不光彩的碎片上；照耀在分裂、失和与交战的各州上；照耀在因内争而四分五裂，或可能为兄弟相争所流的血浸透的土地上！让他们的微弱而低徊的最后一瞥，看到这个共和国辉煌灿烂的国旗，它现已闻名全球，受到敬重，并仍然高高在前，它的武器与战利品仍闪耀着原有的光辉，没有一条条纹被擦掉或被沾污，也没有一颗星黯然失色，它所带着的箴言不是「这一切何所值。」这类可怜的问题，也不是「自由第一，联邦其次」这类虚幻愚蠢的字眼；我看到的是，当它在海上与陆上，在晴空的每一阵风中飘扬时，它把那闪

耀着生命之光的字所写的，在其宽广的褶皱中发着光辉的，以及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所珍惜的另一种情感传播到全球各地——无论现在或永远的将来，自由均与联邦合为一体，永不分割！

**Andrew Jackson**

**PROCLAMATION TO THE PEOPLE OF SOUTH CAROLINA**

安德鲁·杰克逊

对南卡罗来纳人民的公告



美国对进口货物征收关税以「保护」美国的制造商已有数年。这一措施引起南卡罗来纳州的不满，它的经济主要依靠农业生产。一八三二年七月的征税制度使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大为忿怒，因而召开一次大会来决定如何应付。同年十一月，大会通过了一项拒绝执行的法令，宣布该项关税法在南卡罗来纳境内无效，并要求所有的州官员宣誓效忠本州与该法令。该法令并禁止任何法官受理任何非难该法令的案件。一八三二年十二月十日，安德鲁·杰克逊总统针对此一违宪的行为发表了一篇有纪念意义的公告。在这个公告中他检讨了有关州权的整个问题。一八三三年的折衷征税制度避免了联邦政府与一个州之间摊牌的危机，但是拒绝执行国会法令与脱离联邦理论却继续困扰美国。

.....该项(拒绝执行的)法令，不是根据一项不能废止的权利，以抗拒明显违宪和无法容忍的法案，而是根据一种奇怪的理论，认为任何一州不但可以宣布国会的一项法案无效，并可禁止其执行；认为他们可以这样做而不违背联邦宪法；认为该宪法的真正意义是准许一个州保持它在联邦内的地位，只须遵守该州认为合宪的法律，此外，不受任何其它法律的约束。他们又说，要证明取消某项法律的行

为正确无误，该法律必须是明显地违反联邦宪法的；但是授权抗拒这类法律，再加上有权不受约束地决定什么样的法律具备这类性质，显然是授权抗拒所有法律。因为，根据理论，既然无上诉可言，则各州所提出的理由，不管好坏，一定可以行得通的.....

我们的社会契约以明确的语句宣布，合众国的法律、宪法，以及依据该宪法缔结的条约是全国的最高法律；为更加慎重起见，它又指出：「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全国最高法律的约束，任何一州的宪法或法律中的任何内容与之抵触时，均不得有违这一规定。」同时我们可以无惧别人的反驳而断言：若不具备这样的条款，联邦政府根本不可能存在。让我们看一看有关事态的后果。如果南卡罗来纳州认为关税法违宪，因而它有权利阻止它们在查尔斯顿港实施，那么，在任何其它港口征收关税时，人们也都可以明确地以宪法为根据加以抵制；结果任何地方都无关税可收，因为对所有的进口税都必须是一视同仁的。只要法律的合法性问题要由各州自己来确定，那么，所谓违宪的法律不成其为法律，也就毫无意义。因为每一项法律在执行中损害到地方的利益时，都有可能被认为、甚至肯定地会被解释为违宪的法律，而这正如上边提到的，目前尚无上诉可言.....

如果说，州对联邦法律具有否决权的理论本身就可以证明它是不切实际的，荒谬的，那么，我们的宪法史也将提供大量的证据，证明如果这种否决权当初被提出来作为我们政府的一个特征，人们也会激于义愤而予以拒绝的。

我们现行的宪法已经制定了.....但是如果这种致命的理论得势的话，它就会成为一纸空文。这部宪法是为了实现在其导言中明确宣布的重大目标而制定的，而这些重大的目标则是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和根据美国人民的授权提出来的；人民的代表拟定了宪法，并由人民的代表大会批准了宪法。在这些目标中最重要一个，也即放在首位并为其它目标所依据者——是要「建立更完善的联邦。」那么，倘若没有一项明确的条款赋予合众国宪法和法律以超乎各州宪法和法律之上的最高权力的话，是否可以想象：集合我们国家的贤明之士制定宪法，旨在建立一个比邦联「更完善的联邦」，用一种政府的形式来代替邦联，但这种政府竟然只能依赖州或州的掌权派别的局部利益或党派精神才能生存.任何一个具有朴实无华的理解力的人，一旦听到这样的问题都会毫不犹豫地 作出回答：我们要保持联

邦。唯有故弄玄虚、居心叵测的人，在追求不切实际的空论时，才会编造出一种旨在毁灭联邦的答案。

因此我认为，一个州僭取权力以否定联邦的某项法律，乃是与联邦之存在相违背的，是与宪法的内容明显地互相抵触的，是宪法精神所不容许的，是与宪法所根据的每一原则不符合的，而且对宪法的伟大目标具有破坏作用。

在综述这一主导原则后，再让我们回顾一下南卡罗来纳州的法令是如何具体应用这个原则的。

该法令前言所提出的辩解理由是：它认为尽管这些令人厌恶的法律自称是旨在增加税收，但实际上的真实意图却是为了保护制造商的利益，而它认为此种目的是违宪的；它还认为这些法律执行时不能一视同仁；它又认为依据这些法律征收的税款超过了政府的实际需要；而且，所得之税款最后却要用于宪法所未经许可的目的.....

没有任何东西比容忍这种论调更为危险的了，那就是：若国会议员们怀着某种违宪意图来赞同根据宪法权力而制定的某项法律，则该项法律应被视为无效。问题是如何去探知该项意图.由谁去进行调查了解.有多少次，邪恶的意图只是一种虚假的诱过.有多少次，这种意图被花言巧语所掩盖.又有多少次，这种意图或动机根本隐而不宣.容忍这种论调，就会给各州一种毫无限制的决定权，每一条法律都可能在这种借口下被废止。一个州就可以废止一条被它认为违宪的法律，即使这种荒谬而危险的论调可以得到容忍，它也不适用于目前这件事。

该法令提出反对的第二个理由是：这些法律执行时未能一视同仁。其实，对于每一项已通过或可予通过的法律都可以这样反对的。凭着人类的智慧，迄今尚未能制订出一种实施起来完全平等的税收制度。如果一项法律在执行中由于未能一视同仁而使其本身变成违宪，如果所有此类法律都因该原理由而可由任何一州加以废除，则联邦宪法的确一点也不值得我们去维护。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依赖它作为我们联邦的永久纽带。我们一直把它当作是全国集体智慧的巨著而加以接受。在与国外或国内敌人发生冲突的危急时期，我们信赖它作为我们安全的最后依靠。我们以圣洁敬畏的心情仰赖它作为我们自由的保障，并以崇敬的全部庄严来

互相保证，用我们现在的生命与财富以及对未来幸福的希望 作为支持，对它加以保护。

各个州在它们分别批准合众国法律时，既没有想过它们可以保留对联邦法律的否定权，也没有想过它们可以通过含蓄的形式来行使这种权利。请查阅一下它们历次议会的讨论纪录，请查阅一下那些最起劲反对联邦权威的代表们的发言，再请查阅一下所提出来的各种修正案，就会发现他们都是无声无息的——没说过一句话，没进行过一次表决，也没提出过一个动议去修改联邦法律明确地驾凌各州法律之上的至高权力，或者表明(如现在某些人所主张的)要采取含蓄的形式去推翻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

该法令反对这些法律的最后两个理由是：依据这些法律征收的税款超过了政府需要，而且所得之税款将用于违宪的目的..... 该法令最后一个反对理由跟它前面的那项理由一样，其特点是未卜先知，它竟可告诉你们关税之所得将用于违宪的目的。如果这方面的确实性可以肯定下来，那么，更合乎情理的反对意见应该是针对有关税款使用办法的法律，而肯定不应该是针对征收关税的法律.....

现在，有一项联邦法律，甚至连假托违宪的借口都没有，就被单独一个州以投票人的微弱多数所废除。现在，联邦宪法的一项条文又被同一当局正式废止了。

根据这样的说明与推论，该法令不但确定其有权废除它所不满的法律，并以如有任何施行这些法律的企图，便马上退出联邦为威胁，来强制执行该法令。

这一退出权是从联邦宪法的性质中引伸出来的，他们说联邦宪法是主权州之间的契约，这些州保有全部主权，因此至高无上；他们说因为他们制订该契约，因此当他们认为其它州违反它时，他们可以将之撕毁。这个推论虽是错误的，但是它却赢得各州的自尊心，并得到一些心怀偏见而不自觉的拥护者，他们因未曾仔细研究我们政府的性质而没有发现这种做法的根本错误.....

合众国家法建立了一个政府而非一个联盟；无论它是通过各州间订立的契约或其它方式而建立，其性质仍然是一样的。这是一个政府，代表了全国人民，它直接向每一个人民行使权力，并非向各州行使权力——各州仍保留其所未曾交出的权



力。但每一州既明确地交出很多权力跟其它诸州共同组织一个统一的国家，则从该时起，便不能拥有任何退出的权利，因为这种退出并非破坏一个联盟而是摧毁一个国家的统一；对统一的任何损害不止是随违约而来的破坏，并且也是对整个联邦的触犯。若说任何州可以随意退出联邦，那就是说合众国不是一个国家；因为矢口认为一个国家的任何部分可解除其与其它部分的关系因而损害或毁灭该国，却并不构成任何罪行，那实是无稽之谈。退出联邦，像其它革命性行动一样可，因其所受的严重迫害而在道德上站得住脚；但是称它为宪法权利，则是混淆宪法条文的涵义；而且把它视作宪法权利，必犯严重错误，要不然，就是为了欺骗那些愿意取得某种权利但在发动革命前或在因失效而判刑前有所犹豫的人。

据称，因为联邦是通过一种契约组成的，参与该契约的各方在觉得自己遭受迫害时，可以退出联邦。但是正因为它是一个契约，它们便不能退出。契约是一种协议或具有约束力的义务。根据其条款，它可能有制裁或惩罚违约行为的规定，也可能没有。如契约没有制裁的规定，则破坏契约时，除了道德上有罪，不会有其他后果；如果它具有制裁的规定，则违约将遭受明定的或默许的惩罚。一般说来，独立国家之间的联盟除道德制裁之外，别无其它制裁；即使它有惩罚的规定，因为没有共同的上级，也难以实施。相反，一个政府常具有制裁权力，不管是明定的或默许的；而在我们这种情况下，明定及默许兼而有之，因为这是必要的。使用武力破坏一国政府是犯法，不管宪法性契约是以何种方式形成的，根据自卫法律，该政府有权通过法令来惩罚侵犯者，除非该项权力被合乎宪法精神的法案所限制、约束或收回。在我们的制度中，虽在叛国罪案件中该权力受到限制，但宪法明确授权政府制定一切必要的法律以使其权力生效，根据此一授权，我们曾制订条例惩罚阻挠执行法律的行为.....

具有最良好意图与最合理见解的人在解释宪法某些部分上可能发生歧见；但在宪法的其它部分上，经过不带偏见的思考，是不会含混不清的。擅自退出的权利即属此一性质。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退出权是根据那种所谓完整的州主权，以及各州据此主权所结成的一个称之为宪法的契约，因为那是它们制订的，所以它们也有权退出。这两种意见都错了，用来佐证这两种意见的若干论点事先已经料到.....把我们的宪法说成仅是一个联盟并不够，还要费力证明它是一个契约(就某

种意义而言是对的)，然后辩称，因为联盟是一个契约，因此国与国之间的任何契约必是一个联盟，而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从此种约束中退出的权力。但我们曾说明，在这种意义下，各州从不是独立自主的，即使它们是独立自主的，即使宪法是由契约所形成，任何一个州也无权解除其义务。

禁止退出的理由是这样明显，因此只要向它们略加解释就够了。联邦是为所有各州的利益而组成的。它是由通过相互舍弃些利益与意见而产生的。那些舍弃的东西可以回收吗。那些慷慨放弃其西部土地所有权的州能收回其让与吗。内陆诸州的居民愿意缴纳大西洋或墨西哥沿岸诸州为自身利益而擅行向他们征收的关税吗。难道会有在一个州的港口不征税而在另一州的港口征收重税的情形。没有一个人相信，单独一个州具有任何权力，可以将其它各州牵入这些事情以及其它无数违犯庄严契约的邪恶行为中。每一个人必须瞭解，其它各州为了自卫必将冒一切危险进行反抗的.....

那么，我们就要面临这种局面：联邦的单独一个州里占微弱多数的公民，选出代表参加州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则通过一项法令，宣布合众国所有税收法律必须废止，否则，它就不再作联邦的成员。该州州长并向州议会提议，要招募军队俾使脱离联邦的行动得以实施，而且他还可授权以州的名义发给商船结关出港证明。虽然迄今还没有发生暴力行动反对这些法律，但是这样一种事态却实在使人们时刻为之忧心忡忡。本公告的目的在于要声明：在法律已经授予我的权力、或国会的明智之士为使我执行法律而即将提出并付托于我的其它这类权力范围内，我不仅将履行宪法赋予我的「负责使法律切实执行」的职责；同时我也要提醒那些受蒙蔽而反对这些法律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公民们，他们由于服从他们州代表大会那项非法的、分裂性的法令而将遭致祸害；此外我还要劝那些拒绝支持该法令的人们，要下定决心捍卫他们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而且我还要向所有人指出，这个州的善良的人民已被引入危险的境地，他们在别人怂恿下所走的道路，是一条会使一个州遭受毁灭和耻辱的道路，而他们是一向愿意支持该州的权利的.....

合众国的同胞们，罪孽深重的分裂所造成的威胁，那些一度受人尊敬而现在却鼓吹分裂的人的名字，以及为支持分裂而进行的军事部署，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事业正面临着一场危机；而这实是我们史无前例的繁荣能否持续、我们在政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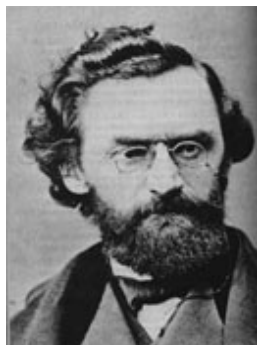
能否生存、甚至一切自由政体能否立足之所寄。这种局面不懂需要我自由地：全面地和明确地说明我的意图，而且还要说明我的行动原则：同时由于有一个州要求承认他们废止联邦法律和甚至任意退出联邦的权利，因而，坦率地阐明我对我们政府的起源和形式的看法，阐明我对创立我们政府的宪法所持的意见，似乎是合乎时宜的。前面我已经从宪法和法律角度对于我的职责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于这些看法的正确性，我充满信心；现在，我以同样的信心，依靠你们的全力支持，来坚决执行法律，并利用一切宪法手段维护我们的联邦，只要可能，我将来采取适度而坚决的措施来防止诉诸武力。但是，如果上苍的意志要将其远古时代由于兄弟残杀而降于人类的灾祸重新降临我们的国土，那么，但愿这种灾祸不是由于合众国的冒犯行径而招致的.....

**Carl Schurz**

## **LIBERTY AND EQUAL RIGHTS**

卡尔·舒茨

自由与平等权利



卡尔·舒茨(1829—1906)青年时代参加了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失败后于一八五二年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他在美国政界十分活跃，加入了新成立的共和党，支持该党的废奴立场，并且长期担任报纸编辑，是一位知名人士。(他曾经担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联邦军的将军、参议员和内政部长等职务。)一八五九年在麻萨诸塞州竞选参议员时，他发表了以下的演说。那次选举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全国性的，另一个是地方性的；即全国对奴隶制问题的辩论，地方上关于推迟给予新加入美国籍的公民以选举权的建议。舒茨有力地支持了下列观点：不仅奴隶受奴隶制之害，奴隶主和全国其它方面也受其害；政府一旦企图在有限的领域内压制自由，就会不可避免地扩大其压迫的范围；政治权利不能用一个集团或者一个阶级所独有。

几天前，我站在你们州议会大厦的顶楼小阁里，生平第一次俯瞰这座庄严的城市(波士顿)和周围的乡村。四周的街道和山山水水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这是一段全人类都感到亲切的历史，一种自豪感从我胸中油然升起，因此我对自己说，我也是个美国公民。那里是朋克山；那里不远处是查尔斯顿、莱克星顿和道切斯特高地；那只是港口，是倾倒英国茶叶入海的地方；那里长着一棵古老的自由树；那里是约翰·汉考克的寓所；那里是富兰克林的诞生地.....此时此刻，光辉的往事不断浮现在我的脑际，我也想谈谈我的往昔.....

.....我第一次听说美国还是在童年时代，在当时的想象中，那裏的土地一部分被挺拔的树木覆盖，一部分是开满鲜花的原野，一望无际。源远流长的江河纵横交错，宽阔的湖泊星罗棋布。在那块土地上，人人可以按照自己最好的意愿去干，那里谁都不会贫困，因为人人都是自由的。

后来，我长大到能看书时，便得到介绍这个国家及其历史的书籍，而我那想象的图像也增添了现实的色彩，我便运用脑筋思考：人一旦享有充分的自由，会是一怎么样或变成怎么样。若干年以后，我长大成人，我不再埋头阅读学校的课本，而开始观察这个动荡和嚣喧的世界。人类战斗的号声震荡了我的耳膜，激动了我的心胸。我看到我的祖国挣扎着企图砸碎身上的锁链，我听到争取自由的普遍呼声震耳欲聋响彻云霄。经过一场英勇的搏斗，祖国的大地浸透了千万个志士的鲜血，我目睹我的国家最后又遭镇压，镇压它的不单是一支强大的军队，还有多少世纪以来凌驾我们头上的习俗、制度、观念和偏见的重负。一时的热情，无论多么崇高，都无法摧毁这一切。于是我盼望有一种年轻的人民，一种能为人的理想天性无限发展去开辟道路的新颖制度，以此来安抚那几乎消沉的心。我接着本能地把目光转向大西洋彼岸。在我的想象中，美国和美国方式似乎是所有真正维护人性的人最后希望之所在。

.....当我们想到人类有能力获得自由和管理自己时，这难道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吗。我们奋斗不已，我们时刻准备牺牲，难道只是为一个幽灵还只是为了了一种胡思乱想的产物吗。受压制的人类大声地向世界提出这个问题，并指望从这个国家得到答案。

我是作为它的鼓吹者在对你们讲话。我认为美国方式是改革时代的杰出代表，是人性尊严的伟大捍卫者，是受苦人类最后希望的主要寄托。我要讲讲这个国家和人民的理想使命.....

先生们，「人人生而自由和平等，并被赋予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我希望《独立宣言》中的这句名言铭刻在共和国领土内每一根门柱上。革命元勋们从这个原则出发，提出争取独立的要求；他们遵循这个原则，建立了国家体制；而整个结构应该是这种思想的生动体现。这项原则包含了我们政治生存的纲领。这是最进

步的同时也是最保守的原则。说它最进步，因为它把人类大家庭最卑贱的成员从恶化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并以平等的人类尊严那种令人振奋的意识激励他们；说它最保守，则因它把个人的权利当成共同的事业.....一个人的权利受到侵犯必然引起所有其他人起而捍卫，他们在捍卫自己权利的同时也捍卫了他的权利；这时，也只有这时，所有人的权利才不会被政府当局所剥夺。

要我指出偏离这一原则的后果吗.请看蓄奴各州。那里有一个阶级的人被剥夺了天赋权利。但是在那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中，这还算不上唯一可悲的特征；同样可悲的是另一个阶级的人奴役着前者。有奴隶是糟糕的，但是几乎更糟糕的是那里还有奴隶主。奴隶主不是自由人吗？不是的，先生们！他们的新闻自由在哪里.他们的言论自由在哪裏.他们当中有谁胆敢公开鼓吹一些与统治制度不严格一致的原则.他们多谈共和制政府，他们阔论民主，但是奴隶制度和奴隶主统治的暴虐风气像毒汁般浸透了他们的整个政治生命。他们害怕自由，唯恐自由的精神感染他人。蓄奴制奴役了奴隶也奴役了奴隶主。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呢.原因在于你们不可能在否定社会上一个阶级享受充分天赋权利之时，又不致使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如果你们想自由，道路只有一条：保证你们所有的邻居享有充分的同等自由。此外别无他法.....

缺乏自己管理自己的经验的人不适宜实行自治，他们必须首先在上级当局的统治下接受教育，这都是世界上鼓吹专制主义者的惯常托词。与此同时，鼓吹专制主义者从未给予他们任何机会来获得自治的经验，唯恐他们突然具备行使自治的能力。针对这种狡诈的诡辩，共和国的元勋们提出了崇高的理论：自由便是学习自由的最好学校；自治无从学习，仅靠实践。先生们，这是真正的美国思想，这是货真价实的美国方式，对此我要衷心赞扬.....

至于宗教狂热，压制使它兴旺，迫害使它扎根，排斥使它强盛，可是一遇真正民主，它就不堪一击。它可能陶醉于短暂的颓废感情或奸诈的阴谋中；但它会自行灭亡，因为它的肺不适应呼吸自由的空气。正像海里的鲨鱼，把它拖上岸来，这个怪物可能会张牙舞爪，摇晃那有力的尾巴，露出可怕的尖齿，吓唬胆小的人，但是让它安安静静地死去，它就会死的。但即使在那时跟它搏斗，它最后的挣扎也会给你那鲁莽的企图以致命痛击。对付狂热主义，真正的民主手中有着一件不可抗拒的武器，那就是容忍。容忍并不将狂热打翻在地，只是详静而温和地解除它的武装。若是以狂热的方式对付狂热，你就会使它故态复萌，依然如旧.....

我已经提请各位注意蓄奴制的专制倾向。我无须再加详述，我不必描述南部奴隶制度是怎样影响甚至败坏各自由州的政治生活，不必描述他们是怎样利用那可恶的法令，企图迫使我们，包括你们和我本人，加入捕捉奴隶的行列，而那条法令与处理外侨和叛乱法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今仍使我们的法令全数蒙受耻辱；也不必描述那个执政党如何为专制势力的利益费尽心机，对于践踏真诚信念，歪曲宪法条例，侵犯天赋权利，背弃基本原则，从来都不缩手。我毫不迟疑地预言，如果听任蓄奴制的理论任意传播，从而压倒与其势均力敌的真正民主的倾向，那么，过不了多久，维护统治利益的法律和措施就会把美国这个共和国压垮，美国这个名字将列入那份可悲地记载人类厄运残梦的编目册中。

但是祸害不仅来自那方面，还来自那些开始时不显眼但一经发展却十分可怕的事情。每当人们纠正短暂的弊病时，却会对基本原则熟视无睹，这种倾向就是其中之一。

那些经历了最严酷的斗争而赢得自由的国家，对于一般自治实践中必然产生的小小麻烦和暂时的困难却如此动辄难忍，这不是很奇怪的吗。权力会被滥用，但仍然是不可剥夺的，对于这一点，它们又是多么轻易地置诸脑后。欧洲曾多次尝试

建立民主制度，有些起初已获成功，人们争得了自由，但是与自由相联的弊病和麻烦随之而来。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消除弊病便限制自由，他们确确实实消除了弊病，但同时也取消了自由。你们听到那儿的自由政府侈谈保证和调节新闻自由；为了防止有人滥用新闻自由，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起先显然没有害处，最终却变成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假如我们承认人类行使自治的权利，同时又限制选举权，以保证票箱的纯洁，那样难道会更好吗？ ...

一些政党和知名人士普遍习惯于采用权宜之计，为了局部和暂时的成功而牺牲原则。这是对我们制度安全的另一威胁，可能也是最难抵御的威胁。先生们，我在这里发出严正的呼吁，唤醒那些反对人类奴役的人士的良心；与他们并肩战斗，我是引以为荣的。

你们痛恨君主统治的权术。你们为了防止它在这块共和国的土地上滋生，会不惜舍弃财富和生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为了权宜之计而抛弃原则的政党统治，其危险性、灾难性、侵略性和专制性与君主统治相比，是毫不逊色的。不要存有幻想，以为只要是经选举产生的政府便是公正和自由的。一个执政党，无论它的纲领多么主张自由，一旦不是采用投票的方式而是运用打击的手段来压倒反对派，那么正义和平等权利就寿终正寝了.....

大家还记得，堪萨斯边境的暴徒们把自由州的选民从投票站驱赶出来并且禁止他们参加选举，激起了北部各州的声讨。这种愤慨是正义的，这不仅因为这些被胁迫的人是自由州的公民，是自由的朋友，也因为他们被剥夺了投票权利，更因为那地方的政府不是凭平等权利而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先生们，任何时候自由的政党如果运用它们在地方上的优势采取压服而不是说服的手段对付反对派，他们与堪萨斯的暴徒就是一丘之貉，虽然比起左轮手枪和猎刀，立法机构颁布法令可能是较为温和的武器。他们也许会取得地方上的某些小成就，或许会得到某些微



薄的暂时利益，但是他们带入我们政治生活的一整套行动会逐渐破坏我们共和国这座大厦赖以建立的地基。

以那些困扰我们的各种危险和困难而论，最可怕的莫过于那个叫做作「观点不同互相排斥」的丑恶的怪物。我是个废奴者，在麻萨诸塞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都有权阐述我的观点。我的邻居赞成蓄奴，对此我表示遗憾，但是我郑重地承认，他在南卡罗来纳州跟在麻萨诸塞州一样，都有权表达他的看法。你说我在南卡罗来纳州发表我的观点时会遭到围攻。先生们，这就是南卡罗来纳州和麻萨诸塞州的不同之处。这就是废奴者和蓄奴者的区别，因为前者是自由人，后者本身也是奴隶。

眼前的问题将会过去。奴隶制问题会获得解决，自由终究会取胜。其它问题上的分歧还会造成这个国家政党的分裂。在反对奴隶的斗争中，如果我们抛弃了赖以和平解决新分歧的坚实基础——平等权利，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你们一旦用暴力取代权利，特权取代平等，权术取代原则，并以此作为政策的主要动力，那么就没有力量制止这股潮流。新的弊病需要矫正，新的麻烦需要解决，新的可能出现的威胁需要铲除，新的同样艰巨的目标需要助其实现；你们侵犯了反对派的天赋之权，这将为今后政党相互倾轧树立求之不得的先例。执政党一旦明知故犯，漠视平等权利的原则，那么每当基本原则处于存亡关头时，他们就会习惯于只顾自己的利益。那些把我们引入这条路的人就像掌握变蟒法术的巫师。他变出一条大蟒后，却忘了再将它毁掉的咒语，结果大蟒紧紧缠住巫师，这个可怜的人竟被自己变出来的怪物憋死了……

在这面〔美国〕国旗下，任何文明人类的语言都可以使用，各种信仰都受到保护，每一种权利都神圣不可侵犯。在那里，西方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昂首挺立，对伟大的事业充满热情，相互信任，自尊自敬，从阿勒格尼山脉西麓延伸到落矶山脉的光荣的谷地上，飘扬着这面旗帜.....旗帜上写的并不是「反对民主党把一伙新的政客塞入政府」，因为投机家这样呐喊，还没有打动我们的弦。旗帜上写的也绝不是「限制奴隶和限制选举权」，我恳求你们相信我的话，这样写就标志着失效，自作自受、无法避免和丢脸的失败。旗帜上写着的是：自由和平等权利，像空气一样为人类所共有——自由和平等权利，统一而不可分割！」

我们高举这面旗帜挺立在世界前列。旗帜上只写那些字，没有别的，这样我们就必然胜利。先生们，我们旨在实现美国赖以生存的伟大的世界主义理想；我们旨在履行真正美国方式这一伟大使命；我们旨在回答被蹂躏人类的迫切问题：「人类有能力获得自由并且自己管理自己吗。答复是令人鼓舞的：「当然有！人就是享有自由和权利的人。」它震撼着旧世界专制君主们的耳膜；它向被压迫的人们宣告，他们是被狡诈的手段所统治的；它以抚慰和新的信念振奋着那些沮丧的朋友。

这是真正的美国方式，它伟大的心胸拥抱着全人类。我们在这面旗帜下前进，让全世界步我们的后尘吧。

**Abraham Lincoln**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亚伯拉罕·林肯

首任总统就职演讲词



**(American Memory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一八六一年三月四日当亚伯拉罕·林肯就任总统时，已有七个南方州退出联邦，其他四个南方州则宣布它们将反对联邦政府压迫各州的任何企图。其时距离内战只有一个月。在他第一任就职演讲词中，林肯总统重申他对宪法的看法，他认为联邦比诸州的历史更久，诸州之间的契约具有约束力并且不能取消。

.....分裂联邦，以前这还只是一种威胁，现在却已变成令人深为惶恐不安的行为。

考虑到一般法律和我们的宪法，我认为这些州所组成的联邦乃是永久的。在所有国家政府的基本大法中，对于永久性一事即使没有明文规定，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个正式的政府曾经在其组织法中，设立有关该法终止效力的条款。只要我们继续执行国家宪法中所有明文规定，这个联邦就会永久存在——除非采取这部大法本身所没有规定的某种行动，我们是不可能摧毁联邦的。

再说，即使合众国不是一个正式政府，而仅是各州之间一种契约性的组合，那么，作为一份契约，难道它就可以由少于全体订约人的一些人，平平静静地予以取缔吗？契约的某个参加者可以违犯它——或者说是破坏它；但若要废除它，难道不需要强过全体订约人才能合法地做到这一点吗？

从这些普通原理再往下推，我们发现，就法律观点而言，联邦是永久性的，这一论断已由联邦本身的历史予以证实了。联邦比宪法要早得多。事实上它是根据一七七四年的联合条款组成的。一七七六年的独立宣言使它臻于成熟，并得以继续存在下去。一七七八年的邦联条款使它进一步成熟，那时所有十三个州均宣誓

明志，保证联邦的永存。最后，在一七八七年，宣布制定宪法之目的，其一便是「组成一个更完善的联邦」。

如果只要一州或一部分的州就可合法地把联邦毁掉，那么，这一联邦反而不如制宪以前完善了，因为它丧失了永久性这一要素。

从这些观点出发，任何州均不得仅由自己动议，即可合法脱离联邦；具有这种效果的决议和法令，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对于任何一州或数州境内反抗美国政府的暴动，这依具体情况来确定其为叛乱还是革命。

因为，从宪法与法律观点来看，我认为联邦是不可分裂的；我将尽我所能，务使联邦法律在所有各州得到忠实贯彻，这是宪法本身所明确责成于我的。我认为这样做仅是我本身的一种责任；而且我将在可行的范围内履行这项责任，除非我的合法主人，即美国人民，制止使用这些必要的手段，或者通过某种权威性方式，作出相反的指示。我相信这不会被视作一种要挟，它只是联邦所明确宣布的目标，即它要依照宪法保卫和维系自身……

据说在这个或那个地区里，有一些人千方百计地企图摧毁联邦，甚至不惜利用一切借口非达此目的不可。对此，我不加肯定也并不否认。但若事情果真如此，对这帮人我是不屑置词的。可是，对于那些真正热爱联邦的人们，我难道能够缄默不言吗。

这会毁灭我国的国家组织，连同它的一切利益、全部历史和所有希望；在触及如此严重的问题以前，让我们把我们这样做的真实意图弄清楚，这难道不是明智的吗。如果你们要规避的灾难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你们难道还要铤而走险吗。如果你们即将涉足的灾难，比之你们亲身经受而想尽力逃避的一切灾难更为深重，难道你们还甘冒风险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直到不堪设想的地步吗。

如果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利能够得到维护，则人人都会以身在联邦而感到满足的。那么，宪法里明文规定的权利究竟有哪一项真的被否定了。我认为没有。令人欣慰的是，人们的想法皆同，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如此做。要是你能够的话，

请举一例以证明宪法明文规定的条款确曾遭到褻渎。倘若多数人只凭其多数来褫夺少数人的宪法上明文规定的任何权利，那么，从道德观点上说，这也许足以证明革命是必要的一一如果这种权利是极端重要的话，那就更可以肯定地说明这一点。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少数派和个人的重要权利在宪法中都一一列出，其形式包括正面肯定或反面否定，或是给予保障，或则悬为厉禁；总之，全部清清楚楚地明确规定，对此也从未有担任何争议。但是，迄今还不曾有过一部根本大法，对于一切实际行政管理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有专门条款来规范；没有先知可以预见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任何繁简合度的文件所包含和阐述的条款足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联邦和州政府要交出逃亡的奴隶吗.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国会可以在领地里禁止奴隶制度吗，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国会必须在领地里维护奴隶制度吗.宪法也没有明文规定。

就是从这类问题中触发出我们一切有关宪法的争论，我们不妨把争论者区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如果少数派不願意支持政府，那么多数派必须支持，否则政府就无法生存下去。其它的替代办法是没有的；要使政府继续存在下去，必须得有一方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个少数派放弃支持政府而执意脱离联邦，那么他们便开创了先例，这必然也将导致他们内部的分裂并且葬送他们；，因为每当他们内部的多數派拒受少数派的控制时，少数派就又会脱离他们。举例来说，正如目前联邦中的一些州宣布脱离联邦那样，一两年后南部新联邦中的一部分难道就不会蛮横地再行脱离吗？一切醉心于分裂的人们目前所接受的正是这种思想。

这些州组织新的联邦，在它们之间难道真的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足以使彼此和睦共处并避免重新分裂吗.

虽然，脱离联邦一事的核心观念正是无政府状态的实质所在。一个多数派，被宪法的强制力和规范所约束，并能随着公共舆论和輿情的审慎变化而顺变，才是自由人民唯一真正的治理者。谁否认它，谁就必然走向无政府或专制。一致同意是不可能的；少数人的统治，作为一项永久性的措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此，如果否认多数原则，剩下来的仅有某种形式的无政府状态或专制而已.....

我国有一部分人相信奴隶制度是对的，应当予以延续，而另外一部分则相信它是错的，不应予以延续。这是唯一的实质性争执。宪法中关于逃亡奴隶的条款，和取缔国外奴隶贸易的法律，在一个人民的道德意识并不完全支持其法律的社会里，恐怕已经像任何法律一样贯彻实施了。大多数人民对于这两项法律所施加的枯燥无味的法律义务是遵守的，少数人则对它们加以破坏，这个，我承认是无法完全纠正的；而在南北分裂以后，这两种情况将比以前更趋极端。现在没有彻底取缔的国外奴隶贸易，最终会在一方区域内不受限制地复活起来；而在另一方，对于逃亡奴隶，现在不过交出一部分，而将来会完全不交出的。

从地理环境上说，我们是无法分离的。我们不能把南北两区从彼此的位置上挪开，也不能在它们中间建起无法逾越的城墙。夫妻可以离婚，以后彼此不相见，亦无法找到；但是我国的不同区域不能这样做。它们不得不面面对峙，而彼此的来往，不管是友好或敌对的，一定会继续下去.....

我们这个国家，连同它的所有机构，都属于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的人民。任何时候，他们对现政体感到厌倦，即可行使他们的宪法权利予以修改，或者运用革命的权利加以割裂或推翻。对于许多杰出和爱国的公民渴望修改国家宪法这一事实，我决不能漠然无视。尽管我没有提出修改宪法的具体建议，但我毫不含糊地承认人民对这一问题的正常权利，他们可以按照宪法本身规定的任何一种模式行使这种权利，而在目前的形势下，我应该支持人民拥有修改宪法的合理机会而不应加以反对.....

为什么不能坚定相信人民最终的裁决.在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更好的或能与此相匹的希望吗.在我们目前的分歧中，难道双方都没有信心认为自己是站在正确的一边. 如果代表永恒真理和正义的全能上帝站在你们北方一边或者站在你们南方一边，那么，经过美国人民这个大法庭的裁决后，真理和正义定将普照天下.....

各位心怀不满的同胞，内战这一重大问题，不系于我的手里，而系于你们的手里。政府不会攻击你们。只要你们不当侵略者，你们便不会面临战斗。你们没有对天发誓要毁灭政府，但是我却将作出最严肃的誓言，要「保存、保护和保卫」它。

我真不愿结束我的讲词。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一定不要成讎敌。我们友情的纽带，或会因情绪激动而绷紧，但决不可折断。那种不可思议的回忆之弦，从每个战场和爱国志士的坟墓，伸展到这片辽阔土地上每一颗充满活力的心房和家庭，它一经我们本性中的善念再度(而且一定会)加以拨动，终将重新奏出响亮的联邦之曲的。

**Abraham Lincoln**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亚伯拉罕·林肯  
解放奴隶公告



一八六一年四月内战爆发，而早在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林肯总统就已向其内阁宣读历史上著名的解放奴隶公告的初稿。其实，国务卿西沃德建议在取得一次军事胜利之前不应发布该项公告。九月，联邦军队在安提坦的胜利给予林肯所期望的机会，九月二十二日他又向内阁宣读公告的另一草稿。在略加修改之后，该稿就被发布，这只是一个初告；正式的解放奴隶公告是在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向全世界宣布的。

我，亚伯拉罕·林肯，合众国总统，今依宪法授予的权力，在现今武装反叛政府时期，担任合众国政府陆海军总司令：作为剿灭该叛乱而采取的适当和必要的军事措施，特于今天，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即上述初告颁布一百天后，在符合本人意旨的情况下，指明那些今日正在背叛合众国的州和州内之区域及人民如后：

阿堪萨斯、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除圣贝纳德、拍拉开明斯、杰佛逊、圣约翰、圣查尔斯、圣詹姆斯、阿森松、阿森姆松、特雷本、拉福煦、圣玛丽、圣马丁、

及奥尔良诸城镇教区以及新奥尔良市外)、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佛罗里达、乔治亚、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及维吉尼亚(除定名为西维吉尼亚之四十八个县及伯克利、阿康马克、北安普顿、伊丽沙白市、约克、安妮公主市、诺福克、其中包括诺福克及朴次茅斯两市),对于上述各地以外的区域,本公告不发生效用,犹如还未颁布一样。

有鉴于上述权力及宗旨,我命令并宣布,在上述各州及区域,所有被视作奴隶的人立获自由并于以后永保自由;合众国政府包括陆海军当局将承认和维护他们的自由。

我同时在此嘱咐上述获得自由的人们,除非为了必要的自卫应当避免使用任何暴力;并劝告他们在任何可能情况下,为了合理的工资而忠诚地从事工作。

我特此宣告并希周知,凡条件适合者被吸收为合众国的武装部队,参与守卫堡垒、据点、兵站和其它地点,并于上述部队各类船舰上服役。

我们大家确信这是一个正义的行动,它出于军事必要并为宪法所认可,我请求人类对之详加审鉴,上帝为之赐福。

**Abraham Lincoln**  
**The Gettysburg Address**

亚伯拉罕·林肯  
盖茨堡演讲词





伟大的盖茨堡战役于一八六三年七月在这个宾夕法尼亚小镇的街上及其周围地区持续了三天之久，此次战役是内战的转折点。国会决定把这一片曾有许多英勇战士牺牲生命的战场建为国家公墓。林肯总统亲自从华盛顿前来为此墓地举行揭幕礼。他在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所发表的献词虽然很短，但却是所有阐释民主信念的最雄辩动人的演词之一。

八十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在这大陆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它孕育于自由，并且献身给一种理念，即所有人都是生来平等的。

当前，我们正在从事一次伟大的内战，我们在考验，究竟这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有这种主张和这种信仰的国家，是否能长久存在。我们在那次战争的一个伟大的战场上集合。我们来到这里，奉献那个战场上的一部分土地，作为在此地为那个国家的生存而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人永久眠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十分合情合理的。

可是，就更深一层意义而言，我们是从无从奉献这片土地的一一 无从使它成为圣地一一也不可能把它变为人们景仰之所。那些在这里战斗的勇士，活着的和死去的，已使这块土地神圣化了，远非我们的菲薄能力所能左右。世人会不大注意，更不会长久记得我们在此地所说的话，然而他们将永远忘不了这些人在这所做的工作。相反，我们活着的人应该献身于那些曾在此作战的人们所英勇推动而尚未完成的工作。我们应该在此献身于我们面前所留存的伟大工作一一由于他们的光荣牺牲，我们要更坚定地致力于他们曾作最后全部贡献的那个事业一一我们在此立志誓愿，不能让他们白白死去一一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庇佑之下，得到新生的自由一一要使那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致从地球上消失。

**Abraham Lincoln**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亚伯拉罕·林肯

连任总统就职演讲词



**(American Memory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一八六四年当林肯再度当选连任总统职位时，美国仍为内战所分裂。当时战争的结果仍不能确定，而林肯的再度当选，成为北方人民决心作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一个令人振奋的表现。一八六五年三月四日当林肯宣誓就职时，局势清楚显示北方即将战胜，战争行将结束。在这篇就职演讲词中，林肯致力于讨论战后美国人民将面临的重大课题。林肯希望避免一切过错与惩罚的问题。当他准备实施这项政策时，一个刺客的枪弹葬送了他的崇高理想。

各位同胞：在这第二次的宣誓就职典礼中，不像第一次就职的时候那样需要发表长篇演说。在那个时候，对于当时所要进行的事业多少作一详细的说明，似乎是适当的。现在四年任期已满，在这段战争期间的每个重要时刻和阶段中——这个战争至今仍为举国所关怀，还且占用了国家大部分力量——都经常发布文告，所以现在很少有什么新的发展可以奉告。我们的军事进展，是一切其它问题的关键所在，各界人士对此情形是跟我一样熟悉的，而我相信进展的情况，可以使全体人民有理由感到满意和鼓舞。既然可以对将来寄予极大的希望，那么我们就用不着在这一方面作什么预言了。

四年前在与此同一场合里，所有的人都焦虑地注意一场即将来临的内战。大家害怕它，想尽了方法去避免它。当时我正在这里作就职演说，竭尽全力想不用战争方法而能保存联邦，然而本城的反叛分子的代理人却没法不用战争而破坏联邦——他们力图瓦解联邦，并以谈判的方法来分割联邦。双方都声称反对战争，可是有一方宁愿打仗而不愿让国家生存，另一方则宁可接受这场战争，而不愿国家灭亡，于是战争就来临了。

我们全国人口的八分之一是黑奴，他们并非遍布整个联邦，而是局部地分布于南方。这些奴隶构成了一种特殊而重大的权益。大家知道这种权益可说是这场战争的原因。为了加强、保持及扩大这种权益，反叛分子会不惜以战争来分裂联邦，而政府只不过要限制这种权益所在地区的扩张。当初，任何一方都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会发展到目前那么大的范围，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也没有料到冲突的原因会随冲突本身的终止而终止，甚至会在冲突本身终止以前而终止。双方都在寻求一个较轻易的胜利，都没有期望获致带根本性的和惊人的结果。双方念诵同样的圣经，祈祷于同一个上帝，甚至于每一方都求助同一上帝的援助以反对另一方，人们竟敢求助于上帝，来夺取他人以血汗得来的面包，这看来是很奇怪的。可是我们不要判断人家，免得别人判断我们。我们双方的祈祷都不能够如愿，而且断没全部如愿以偿。上苍自有他自己的目标。由于罪恶而世界受苦难，因为罪恶总是要来的；然而那个作恶的人，要受苦难」假使我们以为美国的奴隶制度是这种罪恶之一，而这些罪恶按上帝的意志在所不免，但既经持续了他所指定的一段时间，他现在便要消除这些罪恶；假使我们认为上帝把这场惨烈的战争加在南北双方的头上，作为对那些招致罪恶的人的责罚，难道我们可以认为这件事有悖于虔奉上帝的信徒们所归诸上帝的那些圣德吗。我们天真地希望着，我们热忱地祈祷着，希望这战争的重罚可以很快地过去。可是，假使上帝要让战争再继续下去，直到二百五十年来奴隶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化为乌有，并像三千年前所说的那样，等到鞭笞所流的每一滴血，被刀剑之下所流的每一滴血所抵消，那么我们仍然只能说，「主的裁判是完全正确而且公道的。」

我们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我们对任何人都抱好感，上帝让我们看到正确的事，我们就坚定地信那正确的事，让我们继续奋斗，以完成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去治疗国家的创伤，去照顾艰苦作战的志士和他的孤儿遗孀，尽力实现并维护在我们自己之间和我国与各国之间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Theodore Roosevelt**

##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锡奥多·罗斯福**

**自然资源的保护**



锡奥杜.罗斯福总统(1858-1919)是一个热衷户户外生活的人，而在他的全部政策中，保护美国自然资源的政策具有最持久的意义。在他致国会的第一篇咨文中，宣称美国人民所面临的最重要内政问题是森林与水源问题。在他的任期内，他成功地保留美国本土几达六千万公顷的林地与在阿拉斯加的三千四百万公顷的矿区。除此之外，他还通过演说、行动与召开资源保护会议促使全国注意保护自然资源，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下面是他于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三日第七次致国会咨文的摘录。

.....保护及适当利用我们的自然资源是一伺根本问题，我们的国民生活中，几乎其它每一个问题都以它为基础.....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但享受着目前的高度繁荣，而且如果能正确对待这一繁荣的话，它足以保证未来的成功，没有任何国家能与之相比。这个国家抱远见会得到丰厚的报偿，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必须了解一个事宜，浪费与破坏我们的资源，损耗与榨尽地力而不善加利用以增其效益，其结果终将损害我们子孙应享的繁荣，而这种繁荣是我们原应将之扩大与发展以留传给他们的。

最近数年来，政府通过若干机构促使我们的人民远瞻未来，还以有计划有秩序地开发我们的资源来代替对眼前利益的胡争乱夺。我们巨大的河流系统应发展为全国性的水上大道.....从五大湖到密西西比河河口应该开掘一条深水道，并从那里另辟深水道通向东西两面。这样一条深水道实际上将把我们的海岸伸展到我们国家的心胸地带。它将为我国人民带来无可估量的利益.....

靠近东部与南部海岸的内陆水道也应该同样加以发展。除此之外，发展我们的水道还牵涉到许多水利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均应视作同一个总方案的组成部分。作

为改进运河的一个附带措施，政府所修的水坝应加以利用以生产大量动力；因为未被利用的美国水力的每年总值或许超过我们每年全部矿产的总值。作为沿密西西比河开辟深水道的一个附带措施，政府应该顺着整个密西西比河下游建筑防洪堤，这些防洪堤，再加上对上游水流的控制，将一劳永逸地完全解决洪水对极其肥沃的三角洲地区的威胁.....

灌溉应比现在更广泛地加以发展.....联邦政府认清对水道与水力的利用，林业，灌溉及对受洪水威胁地区的开垦都是同一问题的相互依存部分，应认真致力于此一任务。农垦局为我国西半部地区的灌溉提供更大机会的工作，比几乎所有其它行动都更重要。与农垦局有关的一项政府日常目标，就是利用公地的水源为大多数人谋取最大的福利；换言之，即在公地上安置永久性的居民，为他们自己及其子孙利用与发展这片土地.....

为了保护那些按当前方法尚不能耕作而只能用以提供牧草的大批公有牧地，立法.....是必要的。.....随着在西部定居的人日多，牧地越来越放牧过度。其中大部分已不能再有效使用，除非用篱笆圈起来，因为圈地是约束游牧牛羊的牧主的唯一办法，这些牛羊到处游食，使牧地严重遭殃，陷于荒芜.....

为私人放牧而圈占公地的不法行为必须加以阻止，但是造成此一现象是事出有因的，这方面的需求必须予以解决。

联邦政府应视当地需要。通过许可或租借，取得对牧地的控制。这种控制可以保证合法圈地的巨大利益，同时也可以鼓励与保障在那些地方定居与开拓.....政府应该只把土地所有权授给真正的定居者，而不授给那些只想营利而无意建立家园的人。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那些自行种植兴收割草料的小牧场主取得权利并保护其利益。如容许窃占公地，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在长时期内受害最重的将是这些小牧场主，而他们却是定居者与建立家园的人。

乐观是一种好品质，但加过分乐观就成为愚蠢。我们喜欢说我国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情况并非如此。国家的矿藏如煤、铁、石油、天然气等等是不能自

行再生的，因此最后必将枯竭。目前我们浪费矿物资源，将使我们的后裔比在正常情形下提前一两代就感到资源枯竭。然而，其它某些形式的浪费是可以完全防止的——譬如，由冲蚀所造成的土壤流失是目前正在美国发生的所有浪费中最危险的一种，但土壤的流失极易防止，因此目前土地肥沃的巨大损失是完全不必要的。

森林的保护或再植是防止这种损失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目前每年木材的消耗量是每年生长量的三倍：如消耗量与生长量继续不变的话，我们的全部林木实际上将在下一代用罄.....我们应该掌握所有可以掌握的阿帕拉契亚与怀特山区的林地以供国家之用。这些土地因其为国家财富，显然应属国家所有，正如由那些地区流经许多州而到达海洋的河流一样.....

**Woodrow Wilson**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伍德鲁·威尔逊  
首任总统就职演讲词



在美国总统的竞选运动中，伍德鲁·威尔逊——其实他是新泽西州的州长——坚称特殊利益集团在政府行政上的影响力过分强大，并认为政府「并没有由普通人民所治理」。他就职之后决心推行一项彻底的国内改革计划。一九一三年三月四日他的第一任就职演讲词重新肯定他在竞选运动期间所宣布的「新自由」哲学，并主张政府在管理经济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威尔逊当政期间，美国政府才开始制订福利政策，这些政策后来成了美国国民政策中最为人熟知的特征。威尔逊的就职演讲词是有关美国民主信条最值得注意的声明之一；就其雄

辩动人而言，足可与杰佛逊总统的第一任就职演讲词与林肯总统的第二任就职演讲词相提并论。

.....对于我们所熟知的并开始悄悄渗入我们思想与生活习惯中的某些古老事物，当我们后来用清醒的新眼光批判地进行观察时，其形态改变了；伪装剥掉之后，显得陌生而邪恶。对于一些新的东西，当我们坦率地进行观察并意图了解其真正性质时，它们便呈现出我们久已相信与熟知的事物的形态，表现为我们自己所信仰的东西。对我们自己生活的新看法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

我们发现，人生在许多方面是非常伟大的。就物质而言——在财富的数量，在能量的多样性与范围，在由个人的天才与集体的无穷创业精神所策划建立起来的工业等方面——它的伟大是无可比拟的。在道德力量方面，它也是伟大的，非常伟大。

全世界没有其它任何地方能够像我们国家那样：气质崇高的男女在改正错误、减轻痛苦并使弱者重获力量与希望的努力中，以如此鲜明的方式表现出同情、提携以及忠告这类美德的力量。此外，我们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政府体制，它长期以来在许多方面成了那些力图将自由建立在经得住偶变、风暴与意外的基础上的人们的楷模。我们的生活包含每一种伟大的东西，而且所包含的每一种东西都非常丰富。

但是恶与善俱来，钝金常被侵蚀。随财富接踵而来的是不可原谅的浪费。我们曾浪费了一大部分我们本来可加以利用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停下来着手维护大自然的非凡恩赐，我们那些不屑于谨慎、挥霍无度但却具有令人称羡的办事效率的企业天才，会变得毫无价值与一筹莫展。我们对我们的工业成就感到骄傲，但至今我们还没有停下来深思熟虑地计算一下人类所付出的代价，这代价是生命之火熄灭，是负担过重和精疲力竭。男女老少

付出体力上和精神上的惊人代价，而这种沉重的负担多少年来一直无情地压在他们头上。至今我们虽没有听到呻吟和悲叹，但是我们生活中庄严感人的深沉的声音，却正从通常进行斗争的熟悉场所，从我们的矿场、工厂和每一个家庭传来。伴随着这个伟大的政治体制，同时存在着许多隐藏很深、不可外扬的事物，我们

对此延宕太久，而没有及时用正直无畏的眼光来对之进行探究和仔细检查。我们所热爱的这个伟大的政治体制，在过多地被用来为私人的和自私的目的服务，而利用这个政治体制的那些人则早已把人民抛诸脑后。

最后我们终于得到一个有关我们整个生活的观念。我们既看到好的又看到坏的，既看到堕落腐败的一面又看到健全蓬勃的一面。根据这样的看法我们处理新事物。我们的责任是清洗、重审、修改与纠正邪恶的而不伤害良好的，把我们共同生活中的每段过程都加以净化和人道化，而不是削弱它或感情用事。当我们急于求成、急于攀登高峰之际，就会出现一些粗鲁、无情和冷酷的事物。我们的想法一直是「让每个人照顾自己，也让每一代人照顾自己。」但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庞大机器，却使除了掌握操纵杆的人以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有机会来照顾自己。我们并未忘却我们的道德观。我们也记得很清楚，我们曾基于正义和公正的准则制定过一项政策，这项政策就是要像对最有权势的人一样为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服务，而且我们是怀着自豪的心情铭记这项政策的。但是我们却掉以轻心，同时也过分急于攀登高峰。

现在我们可以清醒地再想一想。粗率疏忽已在我们眼前消失。我们已决心根据我们当初傲然树立起来并一直留存于我们心目中的准则，来重新调整我们国家生活的每个过程。我们的工作是一种复原工作。

我们已分条详述应该加以改革的事物，下面是其中重要的几项：一种使我们在世界贸易中不能起应有作用的关税，它破坏正当税收原则，并使联邦政府成为私人利益的温驯工具；一种以五十年前政府出售公债的需要为基础，并完全为集中现金与限制信用而制订的银行与货币制度；一种工业制度，就其全部作用——包括金融与行政方面的作用在内——而论，只把资本放在首位，束缚劳工自由与限制劳工机会，并且一味滥用国家资源而不加以保护或设法使之再生；一系列农业活动，它们还未达到大企业经营所具有的效率，未取得通过科学技术之直接应用于农田所应该得到的服务，或未取得最适合其实际需要的信贷便利条件；未经发展的水路，未经开垦的荒地，无人照顾并因缺乏种植计划与前景而迅速消失的森林，每个矿区里无人料理的废堆。其它国家也许没有像我们一样研究最有效的生



产手段，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研究成本与节约，而不论作为工业的组织者、政治家或个人，我们都是应该这样做的。

我们也从来没有研究与改进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措施，以保障国家的健全、人民与其后裔的健康以及他们在生存竞争中的权利。这不是一种感情上的责任。政府的稳固基础是正义而非怜悯。这些都是跟正义有关的事。面对他们所不能改变、控制或独力应付的工业与社会进程的后果，如果人民及其后裔的生命与活力得不到保护，就不可能有平等或机会，而这正是国家正义的第一要素。社会必须注意不能让它自己破坏或削弱或损害其本身的组成部分。法律的首要责任是使其所服务的社会健全。卫生法、纯洁食品法，以及决定个人所知力决定的劳动条件的法律，都是正义与法律效能的根本部分。

这是一些我们应该做的事，此乃对财富与个人权利的老一套但却永不能忽略的基本保障，但也不可对其它事情置之不理。这是新时代的崇高事业：把与我们国家生活有关的每一样东西，都置于每个人良心与正义观的火焰的光辉中。从党派立场来进行此事是难以想象的；在对事实蒙昧无知的情形下盲目轻率地进行此事，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将从事恢复工作而非破坏。我们将依其实际状况与其可变革性来处理我们的经济制度，而不是如果我们有一张干净的白纸可写就把它写成什么样；我们将以那些怀疑其本身智慧而寻求他人意见与知识的人们们的精神，而不以肤浅的自满或连自己都不知道去向的那种旅游时的兴奋心情，一步一步地改善我们的经济制度。公正，只有公正，才永远是我们的座右铭。

但它不是那种冷漠热情的科学程序。我们的国家已被深深地激发起来了，它被严肃的热情所激发，它由于看到错误、意识到理想的丧失，以及看到那不断堕落并转变为邪恶工具的政府而被激发起来。面对这个权利与机会的新时代，我们的感情，就如来自上帝面前的一阵风一样掠过我们的心弦，在上帝的面前，公正与怜悯得到调和，法官与兄弟合而为一。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政治工作，而且也是一项任务，它将彻底考察我们能否了解我们的时代以及我们人民的需要，我们是否真是他们的代言人或阐释者，我们是否有纯洁的心胸去了解并有正直的意志去选择我们崇高的行动方针。

今天不是一个胜利的日子；这是一个献身的日子。集合在这里的不是党派力量，而是人类的力量。人民的心等待我们；人们的生命安危未定；人们的希望要求我们说明我们将作些什么。谁将实践这一伟大的信托，谁敢不尝试，我号召所有正直的人，所有爱国的人，所有高瞻远瞩的人站到我这一边来。上帝助我，我不会使他们失望，只要他们对我提供建议与支持！

**Woodrow Wilson**  
**The Fourteen Points**

伍德鲁·威尔逊  
十四点计划



在这篇于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对国会所发表的著名演说中，威尔逊总统提出十四点，认为这是促进世界和平的「唯一可行」的计划。随后，这十四点被采用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这个有关战争目的之声明所以成为必要，是由于协约国在确定其战争目的时意见不能一致，也由于俄国向德国求和。十四点计划的根据是调查小组为总统准备的一份报告——调查小组是由豪斯上校所组织的专门研究协约国与美国政策的一个委员会。

.....我们的愿望和宗旨是这样的：和平的缔造过程一经开始便要绝对公开进行，嗣后不得容许任何类型的秘密默契。征服和扩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缔结那些仅有利于个别政府，但在某些预想不到的时刻却会颠覆世界和平的秘密条约的日子，也已过去了。现在每个思想不再留恋过去时代的关心公共事务的人，都清楚看到了这一令人快慰的事实，这就使每一个宗旨符合正义和世界和平的国家，有可能于现在或其它时刻公开申明其心目中的目标。

我们参加这次战争，是因为正义受到侵犯，这使我们感到痛心，除非它们获得纠正而且保证不再在世界上出现，否则我国人民的生活便不可能维持下去。因此，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所要求的，绝不仅是和我们本身有关的东西。我们所要求的，就是要使世界适合人类生存和安居乐业；尤其要使它成为一个这样的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那些像我们一样希望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的制度的国家，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致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事实上，全世界各民族都是这一事业的共事者，同时，以我们本身而论，我们看得十分清楚，除非正义施及他人，否则正义也不能独施予我。

因此，世界和平的方案，就是我们的方案；而依我们所见，这方案，这唯一可行的方案，应是这样的：

1. 公开和平条的，以公开的方式缔结，嗣后国际间不得有任何类型的秘密默契，外交必须始终在众目睽睽之下坦诚进行。
2. 各国领海以外的海洋上应有绝对的航行自由，在和平时及战时均然，只有为执行国际公约而采取国际行动时才可以封海洋的一部分或全部。
3. 应尽最大可能，消除所有同意接受和平及协同维持和平国家之间的经济障碍，并建立平等的贸易条件。
4. 应采取充分保证措施，使各国军备减至符合国内保安所的最低限度。
5. 关于各国对殖民地的权益的要求，应进行自由、开明和对公正的协调，并基于对下述原则的严格遵守：在决定关于主的一切问题时，当地居民的利益，应与管治权待决的政府的正当要求，获得同等的重视。
6. 撤退在俄罗斯领土内的所有军队，解决所有关于俄国的题，该解决方案应取得世界其它国家最良好和最自由的合作，俾使俄国获得不受牵制和干扰的机会，独立地决定她本身的政治发展和国策，并保证她在自己选择的制度下，获得自由国家社会的诚挚欢迎；除欢迎之外，并给予她可能需要和希望获得的各种协助。俄国的姊妹国家在未来数月期间的态度，将考验出她们是有善意；是否对于俄国的需要有所了解，并把这种需要与她们本身的利害区别开来；是否有明智而无私的同情心。

7. 全世界应同意，在比利时的占领军必须撤退，其领土必须恢复，不得企图限制她应与其它自由国家同样享有的主权。其它任何一种行动均不能起这样的作用，因此唯有这样做才能使世界各国对于它们为了协调彼此关系而建立和确定的法律，恢复信心。如果没有此项治疗创伤的行动，国际法的整个体系与效力，将永远受损。
8. 法国全部领土应获自由，被侵占的法国地区应归还，同时，一八七一年普鲁士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对法国的错误行径，已使世界和平受到几乎五十年的干扰，自应予以纠正，俾能为了全体利益而再度确保和平。
9. 意大利的疆界，必须依照明晰可辨的民族界线予以重新调整。
10. 对于奥匈帝国统治下各民族，我们愿见他们的国际地位获得保证和确定，并对其发展自治给予最大程度的自由机会。
11. 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以及门的内哥罗的占领军应撤退；被占领的土地应归还；应给予塞尔维亚自由安全的出海通道；而巴尔干若干国家的相互关系，应按照历史上已经确立了的有关政治归属和民族界限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加以决定；同时，对于若干巴尔干国家的政治及经济独立和领土完整，亦应给予国际保障。
12. 对于当前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本土，应保证其有稳固的主权，但对现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其他民族，则应保证他们有确实安全的生活，和绝对不受干扰的发展自治的机会；同时，达达尼尔海峡应在国际保证之下永远开放，成为世界列国船只和商务的自由通路。
13. 应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它的领域包括所有无可置疑的波兰人所居住的领土，并应保证她获得自由安全的出海通道，而她的政治及经济独立和领土完整，则应由国际公约予以保证。
14. 必需根据专门公约成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联合组织，目的在于使大小各国同样获得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相互保证。就这些从根本上纠正错误和伸张公理的措施而言，我们觉得自己是所有联合一致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各国政府及人民亲密的合作者。我们在利害关系和目标上是分不开也拆不散的。我们应并肩合作到底。

为了这些安排与协定我们愿意战斗到底，直至实现这些目标：但是这只是因为我们希望正义战胜，以及期望一个公正稳固的和平，这一和平只有消弭挑起战争的主要因素才可获得(但这个计划没有消弭这些因素)。我们并不嫉妒德国的伟大，本计划也没有任何内容有损于德国的伟大。我们不嫉妒曾使德国的历史非常光辉可羡的那些在学术或和平事业上的成就或荣誉。我们不愿伤害德国，或以任何方式遏制德国的合法影响或权力。我们不愿意用武力或敌对性的贸易措施来对付德国，如果她愿意在合乎正义和法律以及公平交易的公约中与我们及世界上其它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一致的话。我们希望德国在全世界——我们现在所生存的新世界——的国家中占一平等席位，而不是统治地位。

我们也不会肆意建议德国改变或修改她的制度。但我们必须坦白指出，对我们而言，在与德国进行任何理智的交涉时，必要的先决条件是我们须知道她的代言人在跟我们讲话时是为谁发言，是代表德意志帝国议会的多数发言，还是代表军人集团与拥护帝国专制统治的人们发言。我们现在所陈述的条款是如此具体，自然不容再有任何怀疑或争论之余地。在我所概述的整个方案里，贯穿着一个鲜明的原则。这就是公正对待所有人民和一切

民族，确认他们不论强弱均有权在彼此平等的条件之上，享受自由和安全的生活的公平原则。除非这一原则成为国际正义的基础，否则国际正义的任何部分均不可能站得住脚。合众国人民绝不可能依据其它原则而行动；他们为了维护这个原则，愿意奉献出他们的生命、荣誉和所拥有的一切。这个最高的道德考验，争取人类自由的最后最有决定性的战争已经来临了，他们准备把自己的力量、自己最崇高的目标、自己的坚贞和虔诚，付诸考验。

**Franklin D. Roosevelt**

**The Four Freedoms**

**富兰克林·罗斯福**

**四大自由**



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致国会的咨文中，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要求国会根据租借法案，把必要的武器装备提供给那些总统认为其防御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由于战争逼近，他宣布了四项「人类的基本自由」这项宣布，被认为是关于美国人民准备为之奋斗的原则的最简要声明。

.....世界大战在一九一四年骤然爆发的时候，这场战争对我们美国本身的前途似乎仅有轻微的威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民开始体会到各民主国家的沦陷对我们美国的民主制度会意味着什么。

我们无须过分强调凡尔赛和约的缺陷。我们也无须反复谈论各民主国家处理世界性破坏问题的失效。我们应该记住，一九一九年的和约与早在慕尼黑会议以前就开始的「和解」（**facification**）相比，其不公正的程度要小得多；而在那力图向世界各大洲扩展的暴政新秩序下，这种「和解」仍在延续着。美国人民坚定不移地反对那种暴政。

每一个现实主义者都知道，民主的生活方式目前正在世界各地遭到直接的进攻——或者是武力的进攻，或者是秘密散布的恶毒宣传的进攻。散布这种宣传的是那些企图在仍然维持着和平的国家中破坏团结挑起不和的人。十六个月来，这种进攻已在数目惊人的一批大小独立国家中毁掉了整个民主生活的方式。进攻者仍在步步进逼，威胁着大大小小的其它国家。

.....作为你们的总统，执行宪法加诸于我的「向国会报导联邦情况」的责任，我认为必须向你们报告，我们国家和我们民主政治的前途与安全，已经和远离我们国境的许多事件不可抗拒地牵连在一起了。

以武力保卫民主生存的战争，现正在四大洲英勇地进行。倘若这场保卫战失败，所有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的人口和一切资源，均将为征服者所控制。这些人口和资源合计起来，远超过整个西半球的全部人口和资源的总数——超过很多倍.....

任何现实的美国人都不能期望从一个独裁者的和平中获得国际上的宽容，或真正独立的恢复，或世界性裁军，或言论自由，或宗教信仰自由，或者甚至公平的贸易。这样的和平决不会给我们或者我们的邻国带来任何安全。「那些宁愿放弃基本自由以求一时安全的人；既不该享有自由，也不该得到安全。」.....

我最近曾指出，现代战争可以多么迅速地将武器攻击带到我们的身旁，如果独裁国家打赢这场战争，我们就必须预计到这种攻击的到来.....

当务之急是，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政策都应首先针对(几乎是专门针对)如何对付这种来自国外的危险，因为我们所有的国内问题现在都已成为这一逼近眉睫的问题的一个部分。正如在国内事务上，我们的国策是以尊重国门以内所有同胞的权利和尊严的基础，在外交事务上，我们的国策也以尊重所有大小国家的权利与尊严为依归。道德的公正原则最后将会并且也必然会获得胜利。

我们的国策是：

第一，在明确表达公众意愿以及排除党派偏见的情况下，我们致力于全面的国防。

第二，在明确表达公众意愿以及排除党派偏见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对于任何地方反抗侵略致使战火没有燃到我们西半球来的所有英勇民族，予以全力支持。我们用这种支持，来表示我们对民主事业必胜的决心；我们要加强我国本身的防御和安全。

第三，在明确表达公众意愿以及排除党派偏见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声明，道德的基本原则和我们对本身安全的考虑，将永不容许我们默认由侵略者所支配和「和解」主义者所赞许的和平。我们知道，持久和平是不能以他人的自由为代价买来的.....

新情况不断为我们的安全带来新的需要。我将要求国会大量增加新的拨款并授权继续进行我们已开始的工作。

我也要求本届国会授予足够的权力与经费，以便制造多种多样的额外军需品与战争装备，供给那些现已与侵略国实际作战的国家。

我们最有效和最直接的任务，是充当他们和我们自己的兵工厂。他们不需人力，他们所需的是价值以十亿美元计的防卫武器。用不了多久，他们将无力用现款偿付这些防御武器。我们不能也不会只因为他们无力偿付我们知道他们必须拥有的武器，便告诉他们必须投降。

我不会建议由我们贷款给他们，再由他们用该款支付购买武器的费用——一种需用现金偿还的贷款。

我建议由我们设法使那些国家继续从美国取得作战物资，并使他们的定单与我们自己的计划配合起来。一旦时刻到来，他们的几乎全部军用物资都会有利于我们自己的防卫。

根据富有经验的陆海军权威的建议，并且考虑到什么是最有利于我们自身安全，我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应该在国内保留多少，应该运给我们的外国朋友多少。他们坚定英勇抗敌，使我们赢得时间为我们自己的防卫作准备。

让我们对民主国家申明：「我们美国人极为关怀你们保卫自由的战争。我们正使用我们的实力、我们的资源和我们的组织力量，使你们有能力恢复和维系一个自由的世界。我们会给你们送来数量日增的舰艇、飞机、坦克和大炮。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誓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不会因独裁者的威胁而退缩不前，这些人认为我们对那些胆敢抵抗他们侵略的民主国家进行支援，是违犯国际公法，是战争行为……

未来几代美国人的幸福，可能要看我们如何有效而迅速地使我们的支援产生影响而定。没有人知道，我们要面对的紧急处境是属于怎样一种性质。在国家命脉临危的时候，国家的双手绝对不能受缚。我们全体都必须准备为那种和战争本身一



样严重的非常时期的要求，作出牺牲。任何阻碍迅速而有效地进行防卫准备的事，都必须为国家的需要让路……

如同人们并非单靠面包生活一样，他们也并非单靠武器来作战。那些坚守我们防御工事的人以及在他们后面建立防御工事的人必须具有耐力和勇气，而所有这些均来自对他们正在保卫的生活方式所抱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我们所号召的伟大行动，是不可能以忽视所有值得奋斗的东西为基础的。

美国民主生活的保持是与个人利害攸关的，举国上下，对于促使人民明白这一点而做的种种事情，都非常满意，并且从中汲取了巨大力量。那些事情使我们人民的气质坚强起来，重建了他们的信心，也加强了他们对大家准备保卫的各种制度的忠诚。当然，现在并非停止考虑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是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而这种革命则是今天世界的一个主要因素。

一个健全巩固的民主政治的基础并不神秘。我们人民对政治和经济制度所抱的基本期望十分简单。它们是：给青年和其他人以均等机会；给能工作的人以工作；给需要保障的人以保障；终止少数人享有的特权；保护所有人的公民自由权；在生活水平更普遍和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享受科学进步的成果。

在我们这个混乱和极端复杂的现代世界中，这些是决不应忽视的简单而基本的事项。我们的各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内在和持久的力量，取决于它们满足这些期望的程度。

有不少与我们社会经济有关的事项，需要立即改善。例如：我们应当使更多的公民得到老年退休金和失业保险的保障。我们应当扩大那种使人们得到充分医疗照顾的机会。我们应当制订一套更好的制度，使那些应当并需要获得有薪职业的人们能够就业。

我曾经号召大家作个人的牺牲。我已得到保证，几乎每个美国人都心甘情愿响应我这个号召……

在我们力求安定的未来的岁月里，我们期待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第一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

第二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人人有以自己的方式来崇拜上帝的自由。

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这种自由，就世界范围来讲，就是一种经济上的融洽关系，它将保证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居民都过健全的、和平时期的生活。

第四是免除恐惧的自由——这种自由，就世界范围来讲，就是世界性的裁减军备，要以一种彻底的方法把它裁减到这样的程度：务使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向全世界任何地区的任何邻国进行武力侵略。

这并不是对一个渺茫的黄金时代的憧憬，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实现的一种世界的坚实基础，这种世界，和独裁者想用炸弹爆炸来制造的所谓「新秩序」的暴政，是截然相反的。

对于他们那个新秩序，我们是以一种伟大的观念——道德秩序来与之相对抗的。一个优越的社会，是可以同样毫无畏惧地面对各种征服世界和在国外制造革命的阴谋的。

自美国有史以来，我们一直在从事改革——一种永久性的和平革命——一种连续不断而静悄悄地适应环境变化的革命——并不需要任何集中营或万人冢。我们所追求的世界秩序，是自由国家间的合作，以及在友好、文明的社会里共同努力。

这个国家，已把它的命运交到它千百万自由男女的手里，脑里和心里；把它对于自由的信仰交由上帝指引。自由意味着在任何地方人权都是至高无上的。凡是为了取得或保持这种权利而斗争的人，我们都予以支持。我们的力量来自我们的目标一致。

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的观念，我们是不获全胜绝不休止的。

**The Atlantic Charter**

## 大西洋宪章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几个月，在纽芬兰阿根西亚湾美国巡洋舰奥克斯塔号与英国战舰威尔斯王子号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举行了几次受人瞩目的会谈后，宣扬了这个有关共同目标与原则的声明。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代表联合王国的首相丘吉尔，经过会商，觉得把他们两个国家政策上若干共同原则，(对更好的未来世界的希望即以此为基础)在此时向世界宣布，是适合的。

第一、他们两个国家不寻求任何领土的或其它方面的扩张；

第二、他们不希望看见发生任何与有关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不相符合的领土变更；

第三、他们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他们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

第四、他们要在尊重他们现有的义务之下，努力促使所有国家，不管大小，战胜者或战败者，都有机会在同等条件下，为了实现它们经济的繁荣，参加世界贸易和获得世界的原料；

第五、他们希望促成所有国家在经济领域内最充分的合作，以促进所有国家的劳动水平、经济进步和社会保障；

第六、在纳粹暴政最后消灭之后，他们希望建立和平，使所有国家能够在它们境内安然自存，并保障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度他们的一生；

第七、这样的和平将使所有人能够在公海上不受阻碍地自由航行；

第八、他们相信，世界上所有国家，为了现实的和精神上的理由，必须放弃使用武力。如果那些在国境外从事或可能以侵略相威胁的国家继续使用陆海空武器装备，则未来的和平将无法维持；所以他们相信，在一个更普遍和更持久的全面安全体系建立之前，解除这些国家的武装是必要的。同样，他们会协助和鼓励一切其它可行的措施，来减轻爱好和平的人民在军备上的沉重负担。

富兰克林.罗斯福

温斯顿.丘吉尔

**Harry Truman**

**The Truman Doctrine**

哈瑞.杜鲁门

杜鲁门主义



这是哈瑞.杜鲁门总统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致国会的咨文，关于发表该咨文的直接背景，已在文中得到阐明。美国支持自由国家抵御「极权政体」的观念，被普遍地认为是美国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新的急剧转变，其对全世界的影响相当

于一八二三年宣布西半球不再受欧洲殖民主义支配的罗门主义。苏联认为杜鲁门主义是美国方面对苏联控制地区与苏俄扩张的一个公开威胁。

今天全世界面临的局势之严重，促使我不得不出席国会的两院联席会议。这里将谈到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问题。

我这想请你们考虑和决定现今情势中的一个局面，它是跟土耳其和希腊有关的。

美国业已接到希腊政府有关财政和经济援助的紧急要求.....

今天希腊这个国家的生存，受到共产党领导的数千武装人员恐怖活动的威胁，他们在很多地点，特别是沿着希腊北部边境，对抗政府的管辖.....

希腊如果要成为一个自立自尊的民主国家，必须要有援助。而美国必须给予这种援助。我们已经给予希腊某种救济和经援，可是还不够。民主希腊没有别的国家可以求助了。也没有别的国家愿意并能够为民主希腊政府提供所需要的支持.....

希腊的邻邦——土耳其，也值得我们关注。土耳其将来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和经济上健全的国家，这一前途，对于全世界爱好自由的各民族来说，其重要性显然不亚于希腊的前途.....

土耳其在战后，曾向英国和美国要求更多的财政援助，目的在推行维持它的国家完整所必需的现代化规划。土耳其的国家完整，对于中东秩序的维持，是必不可少的.....

正如希腊的情形一样，如果土耳其要得到它所需的援助，就得由美国供给它。我们是能够提供那种援助的唯一国家.....

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造成一种局势，俾使我们和其它国家都能塑造出一种免于威胁的生活方式。在对德国和日本作战中，这是一个基本问题。我们的胜利乃是战胜那些想把其意志和生活方式强加在别国头上的国家。

为了保障各国和平发展，不受威胁，美国力主建立联合国。联合国的建立，在于使它的所有会员国都能享有永久的自由和独立。除非我们愿意帮助各自由民族维

护他们的自由制度和国家完整，对抗把极权政制强加于他们的那些侵略行动，否则我们将无从实现我们的各项目标。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侵略强加在自由民族头上的极权政制，破坏了国际和平的基础，因而也破坏了美国的安全，这是显而易见的。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近来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况下，被迫接受极权政制。美国政府曾经屡次提出抗议，抗议在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使用压力和威胁，因为这违犯了雅尔达协定。我还须指出，许多别的国家，也有相似的发展。

在世界历史的现阶段，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之中选择其一。这种选择大都不是自由的选择。

一种生活方式是基于多数人的意志，其特点为自由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个人自由之保障，言论与信仰之自由，免于政治压迫。

第二种生活方式基于强加予多数人头上的少数人意志。它所依靠的是恐怖和压迫，操纵下的报纸和广播，内定的选举和对个人自由之压制。

我相信，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自由民族，他们抵抗着企图征服他们的掌握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的压力。

我相信，我们必须帮助自由民族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命运。

我相信，我们的帮助主要是通过经济和财政的支援，这对于经济安定和有秩序的政治进程来说，是必要的。

世界不是静止的，而现状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我们不能听任用诸如胁迫一类方法，或政治渗透一类诡计，违反联合国宪章来改变现状。美国帮助自由和独立的民族去维护他们的自由，将有助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发挥作用。

我们只须看着地图，就明白希腊这个国家的生存和完整，从范围远为广大的局面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希腊陷于掌握武装的少数人控制下，对它的邻国土耳其，就会有直接和严重的影响。混乱和骚动就可能遍布整个中东。

况且，欧洲有些国家的人民，一方面在治疗战时的疮痍，一方面排除万难，努力奋斗，维护他们的自由和独立，如果独立的希腊一旦消灭，对这些国家也会有严重的影响。

如果这些在非常不利的情势下奋斗已久的国家，居然失去他们为之付出重大感性的胜利成果，那真是难以言喻的悲剧。自由制度的崩溃和独立的丧失，不仅对于他们，而且对于全世界，都是一场灾难。那些正在竭力维护自由和独立的毗邻民族，很快就会为之气馁，还可能陷于失败。

如果我们在这个关系重大的时期不去帮助希腊和土耳其，其影响不仅殃及西方，而且远及东方。我们必须采取立即的和果断的行动.....

极权政制的种子，是靠悲惨和匮乏滋养发育的。它们在贫穷和动乱的灾难土地上蔓延滋长。当一个民族对于较好生活的希望绝灭之后，这类种子便会长大成株。我们一定要使那种希望存在下去。全世界的自由人民期待我们支持他们维护自由。

如果我们在起领导作用方面迟疑不决，我们可能危及世界和平——而且一定会危及本国的繁荣昌盛。.....

**Harry Truman**

**The Point Four Program**

哈瑞·杜鲁门

第四点计划



一九四九年一月，杜鲁门总统在就职典礼上，宣布了指导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四项重要原则。支持联合国，战后欧洲经济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援助自由世界抵御侵略(体现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前三点计划。第四项对外政策的倡议——第四点计划——旨在「执行一项利用美国先进的科学和发达的工业来改进和发展不发达地区的新的果敢的计划。」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杜鲁门在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对这计划的概念作了详尽的阐述(见下文)。第四点计划所开创的一系列对外援助计划，一直延续到今天。特别咨文之所以值得注意，在于它集中阐述了下列有持久价值的观点：世界各国都被新的抱负所推动；政治上的自由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发展必须通过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美国政府以及私人企业和公司之间的合作来进行。

为了使美国协同其它国家帮助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民提高生活水平，我提议通过立法授权执行一项内容广泛的技术援助计划，以及另一项鼓励私人投资帮助上述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验性计划。在呼吁美国私人企业、志愿组织以及政府不断加紧努力，以改善世界欠发达地区经济状况的事业中，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初步行动。

非洲、近东、远东经济不发达地区以及中南美某些地区，千百万人赤贫如洗，缺少就业机会，成为当今世界最严重的挑战之一。尽管这些地区的人民长期处于不利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但近几十年来他们已经奋发和觉醒。工业文明的传播，现代行政管理思想逐步深入人心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观点。他们迫切希望在世界大家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所有这些地区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它们必须为人民的民主抱负打下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没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它们就无从满足当今世界对这些地区人民所激起的种种希望。倘若他们遭到挫折，希望破灭，就会转而追求那些鼓吹通过专制取得发展的异端邪说。

落后地区人民的大觉醒是美国的福音。这不仅反映在为人类自由的事业中将有较强的新兴国家与我们同舟共济，也使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了希望。

长期以来，我国同许多经济不发达地区保持着贸易和商业关系。今天，在许多方面，我们迫切需要它们的劳动成果和自然资源。如果这些国家的生产力以及购买



力得到提高，那么我国的工农业会获得好处。我们的经历表明，我国与高度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远超过了与生活水准低、工业落后国家间的贸易。提高欠发达地区的产量和国民收入也就是促进国经济的稳定.....

此外，这些地区的发展还将加强联合国和世界和平的结构。联合国宪章的序言指出，全人类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和平的基本保障。遵照宪章第五十六条，我们已经作出保证，或以个别行动，或与其它国家一道，共同为「提高生活水准、充分就业，以及经济与社会进步发展的条件」而努力。

鉴于上述原因，援助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发展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曾在就职演说中，概述了帮助这些地区的人民增加生产以达到繁荣和安定的计划。这项计划主要靠这些地区的努力，主要靠不发达地区的人民自己去实现。然而要使他们的努力获得成功，外界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有些时候若无其它国家的初步援助，这些地区的人民便无法着手这项伟大的事业。

所需要的援助可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经济发展所需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其中不仅包括医学和教育知识以及卫生、通讯、筑路、政府服务等方面的援助和指导，也许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勘探资源和制定长远经济发展规划。

第二大类别是提供建立生产性企业所需的生产设备(机器和装备)以及财政援助。不发达地区需要资金修建码头、港口、道路、通信设备和排灌工程，建立各种公用事业设施以及几乎整个提炼、加工和制造工业。尽管不发达地区生活水准低，它们还能够自筹很大一部分资金。但是，相常数量的资金必须从外国筹措。

上述两种类型的援助是密切地互相关联的。生产性投资需要技术援助为其打下基础。反过来，生产性投资又带来技术援助。然而，按照一般程序，技术性的资源勘探和经济发展可能性的技术调查必须在大规模资本投资之前进行。而且，在很多有关领域，需要为改造卫生、通讯和教育提供技术援助，以便创造条件使资本投资收到效益。

最近几年，我国与其它一些国家实施了几项相对说来是中等规模的技术合作计划。在教育领域中，我国与别的国家人民之间交流和联系的渠道已经打通。一些

联邦机构(如公共卫生署和农业部)已向其它国家派遣了一定数量的专家。我们还参与联合国和其专门机构以及其它国际组织的活动，向这些国家传授有用的技术。

通过这些种类繁多的活动，我们获得了一些向外国提供技术援助的经验。目前，我们需要扩大及综合这些活动，特别把援助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作为中心的内容。

我们可以通过联合国最有效地提供大部分必要的援助.....

除参加联合国的这种工作外，美国也可以直接向需要的国家提供大量技术援助。对不发达国家现有资料仔细研究的结果表明，这些国家急需美国培养的动植物病虫害专家、疟疾和伤寒防治专家、供水和排水系统专家、冶金和采矿专家以及几乎各种工业的技术人员。

事实证明，上述各领域的专家已经带来极大的改进。例如，美国卫生工程人员帮助建造了现代化供水系统，使很多外国地区人民的健康状况大为增进；美国农业专家对控制牲畜疾病和改良作物提供意见，结果使许多地区的粮食供应量增加。审慎运用现代技术解决当地问题所取得的好处甚多，在此仅略举一二而已。一项全面的专家援助计划能收到什么效益，只能通过这项计划本身所包含的调查研究措施来揭示。

任何一项援助活动，无论是通过联合国或其它国际机构，还是由美国直接进行，受益国均须负担相当一部分费用。

实施技术援助计划的活动方式从性质上来看是多种多样的，并须由一些不同的政府部门和私人机构协力进行。我们不仅需要利用国际组织和美国政府的各种资源，也要使用那些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私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设备和经验.....

提供资本帮助建立生产性企业是不发达地区所需的第二种外援项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曾向不发达国家提供过一部分资金。随着这些地区经济的增

长，我们希望这些机构会提供更多资金。除此之外，也必须鼓励私人投资机构提供大部分所需要的资金。

鉴于当今世界的困扰局面——国际贸易反常、美元短缺以及战争的其它后遗症——大量增加美国资本输出会遇到很多严重的困难。如要我国对外投资的数额达到足以实现这项计划的各项目标，很可能须要采取一些新的做法.....

由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在我国对外政策中占十分重要的位置，我们应该利用政府资源以促进私人机构为这项目标作出努力。因此，我提议授权美国进出口银行对美国私人为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而投于生产性企业中的资本提供担保，以对付其投资可能遭遇的风险.....

通过这两项立法提案——第一项是关于技术援助的，第二项则是鼓励海外投资——意味着我们这项努力争取世界和平和经济稳定的重要计划，已得到全国的赞同。当然，这些措施仅仅是第一步。我们正从事一项涉及遥远的未来的大胆尝试。我们正开始进行一个由私人机构、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所推勤的逐步扩大的活动。在今后许多年里，这种活动仍将持续下去。因此我们立刻采取行动就更为重要了。

在当前经济不发达地区，存在着新的创造力。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这些国家会比现在强盛，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而且友谊、通商和共同理想的纽带将会把它们和我们以及其它国家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另一方面，除非我们进行帮助，为这些人民新近的觉醒精神找到卓有成效的发展道路，否则他们就会坠入另一伙抱着敌视人类自由的哲学的人的控制之中，因而延长世界动荡的局面，推迟世界持久和平的实现。

面对这些地区的人民，我们作了诺言，保证他们通过民主的生活方式达到更加美好的未来。重要的是，我们要尽速行动起来，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这项诺言的含义。

**Dwight D. Eisenhower**

**ATOMS FOR PEACE**

杜威特·艾森豪  
原子能为和平服务



滥用原子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明智的使用，则将为全人类带来更美好生活的希望。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八日，杜威特·艾森豪总统在联合国发表演说，促请全世界注意把原子能的发展用于建设性目标的巨大潜能。他建议世界各国共同提供原子资源，集中用于对社会有益的目标。于是艾森豪总统鼓舞了全世界的希望：从长期看来，原子能终将增进全体人类的幸福。

我觉得，今天我使用某种意义上全新的语言来讲话，是万不得已的。我戎马半生，如能选择，我是绝不愿意使用这种语言的。

这种新的语言就是原子战争的语言。

原子时代一日千里，世界上每个人对这种与自己休戚相关的事态发展，或多或少都应有所了解。很清楚，如果世界各国人民打算理智地探求和平，他们就必须掌握今天客观世界的重要事实。

我陈述原子能的危险性和威力，必然只能依据美国的情况，因为这是唯一我所能掌握的确凿事实。当然，我无须向联合国大会指出，这是全球性的问题，不仅仅是一国的问题。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美国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自一九四五年那一天至今，美利坚合众国已经进行了四十二次爆炸试验。

今天原子弹的威力，超过了原子时代初期这种武器威力的二十五倍以上，而氢弹的威力则大体相当于几百万吨的 **TNT** 。

当然，美国贮存的原子武器每天都在增加，今天它的爆炸力已经超过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战区每架飞机和每门大炮投掷或发射的全部炸弹和全部炮弹总爆炸力许多倍。

现在一个空军作战单位不论是以水上或是陆地为基地，都能把爆炸力超过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落在英国领土上的全部炸弹的破坏性武器投送到任何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去。

原子武器在体积和品种上的变化也同样显著。原子武器发展如此迅速，在我们各军种中实际上已经成为常规军备。在美国，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都有能力把这种武器投入军事用途。

但是可怕的原子秘密和恐怖的原子威力，并非我们一国所专有。

首先，我们的朋友和盟邦英国和加拿大拥有这种秘密，它们的天才科学家对我们最初的发现和对原子弹的设计，都曾作出巨大的贡献。

苏联也知道这种秘密。

苏联已经告诉我们，这些年来，它已动用大量资源来制造原子武器。在此期间，苏联已试爆了一系列的原子装置，其中至少有一个是热核反应装置。

如果说美国一度拥有所谓对原子力量的垄断，那么这种垄断在几年前已不复存在了。因此，虽然我们起步较早，在数量上累积了巨大优势，但是今天的现实却包含着两个甚至更为重要的事实。

第一，现在几个国家拥有的知识，最终将为其它国家(可能所有其它国家)所拥有。

第二，即使在武器数量上占巨大优势并因而拥有摧毁性的报复能力，这种情况本身并不足以防止突然袭击所造成的可怕的物质破坏和人员伤亡。

自由世界至少隐约地意识到这些事实，因而理所当然地制订了一项规模宏大的预警和防卫系统计划。这项计划将会加速进行和扩充。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在武器和防卫系统上支出巨额经费就够保证任何国家的城市和公民绝对安全。令人生畏的原子弹算术，是不允许用如此简易的方式处理的。甚至面对最强大的防卫体系，侵略者拥有为发动突然袭击所必需的最低有效数量的原子弹，仍然可能向选定的目标投掷相当数量的原子弹以造成骇人听闻的破坏。

如果美国遭到这样一次原子进攻，我们的反应将是迅速和坚决的。但是，由我来说美国的防卫力量能使侵略者遭受巨创，由我来说美国的报复能力强大得足以使侵略者的国土成为废墟，尽管这些都是事实，然而还没有真正表达出美国的目标希望。

如果我只说到这里为止，就等于肯定一种绝望的宿命论观点：两个原子巨人注定要隔着一个发抖的世界永无休止地相互怒目而视。如果我只说到这里为止，就等于无可奈何地承认文明很可能遭到毁灭，等于承认经过一代代传到我们手中的人类宝贵遗产很可能被摧毁，等于承认人类多少年来为摆脱野蛮状态迈向礼仪、公理和正义而进行的长期奋斗还得从头开始。

的确，没有一个清醒的人会从这样的废墟中看到胜利。难道会有人希望历史把他的名字同人类的倒退和毁灭联系在一起吗。

历史的片断偶而刻画过「大破坏者」的面目，但是整部历史却显示了人类永不停息探求和平以及人类天赋的建段能力。

美国永远希望与整部历史而不是与历史的片断步骤一致。我的国家想要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国家，而不是破坏性的国家。它要的是国家之间协商一致而不是战争。它希望自己生活在自由之中，并深信其它国家的人民会同样享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因此，我国的宗旨乃是帮助大家从恐怖的黑暗走向光明，并找到一条道路，使各地人们能够达到他们所思考、所企求、所衷心盼望的和平、幸福和富裕的目标。

我知道，在追求这个目标时，我们切不可缺乏耐心。

我知道，在我们今天这样分裂的世界中，没有可能靠一次戏剧性的行动来拯救世界。

我知道，在有朝一日这个世界能够自顾一番并确实感到全球洋溢着一种互相信任的和平新气氛之前，我们还必须在漫长的岁月里采取很多步骤。

但是我知道，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开始采取这些步骤，现在就开始。

美国和它的盟邦英国和法国，在过去几个月里力图采取这样一些步骤。任何人都不能说我们回避谈判桌。

美国、英国和法国早就要求同苏联谈判分裂的德国的问题，这是有案可查的。

同样，这三个国家早就要求谈判一项奥地利和平条约，这是有案可查的。

联合国至今仍要求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这也是有案可查的。

最近我们收到苏联的照会，它实际上表示同意举行一次四强会议。并且，这项照会没有包括早先提出的那些不可接受的先决条件，我们同我们的盟邦英国和法国都为此感到欣慰。

你们已经从我们的百慕达联合公报中知道，美国、英国和法国立即答应同苏联会谈。

美国政府对参加这一会谈抱有真诚的希望。我们将竭尽全力，使会议取得走向和平的实质性成果，这是我们唯一的目标，也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我们从来没有，我们将来也不会提议或建议苏联放弃那些理应属于他们的东西。

我们绝不会说俄国各族人民是敌人，因而拒绝同他们打交道或者同他们建立友好和卓有成效的关系。

相反，我们希望这一即将召开的会议，将开拓同苏联的新关系，以便最终导致东西方人民自由往来。自由往来是增进相互了解的一个可靠和合乎人情的办法，而这种相互了解是建立信任与和平关系所不可或缺的。

我们寻求建立一个自由欧洲国家的和谐大家庭，以消除正在东德、被占领的奥地利和东欧各国出现的不满情绪，使任何一国均不构成对其它国家的威胁更不构成对俄国各族人民的威胁。

为使亚洲摆脱动乱、争斗和苦难，我们在寻找向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开发自然资源和提高生活水准的和平的机会。

这些决不是空话或者肤浅的见解。因为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一些国家最近取得了独立；这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其它国家不附加条件的允诺或者和平谈判取得的。这里有有案可查的记录，表明西方国家乐于向需要援助的人民和暂时遭受饥饿、干旱和其它自然灾害的人民提供援助。

这些是和平的行动。它们比表示和平意图的诺言或声明要更加雄辩有力。

但是，我不希望停留在重申过去的建议或复述过去的行动上。我们的时代十分严峻，因此每一条新的和平途径，不论多么模糊不清，都应加以探索。

至少有一条新的和平途径迄今尚有待于充分探索，这就是现在联合国大会开辟的途径。

本届联合国大会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的决议中建议（我在此援引这一决议原文）：「裁军审议委员会研究成立一个由主要有关国家代表组成的小组委员会的可取性，该小组委员会应通过个别接触寻求一项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并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以前就此解决办法向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报告。」



美国注意到联合国大会的建议，立即准备与那些「主要有关的其它国家进行非公开会商，以寻求对原子武器竞赛的「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此一竞赛不但威胁世界和平也威胁世界存亡。

我们将为这类非公开会晤或外交商谈带来一个新观念。

美国所追求的不仅是减少或废除原子物质在军事上的应用。

仅从士兵手上取走原子武器是不够的。必须将它交给那些知道如何拆除其军事装置并加以改装以适合和平用途的人。

美国知道，如果原子军事装备继续增加的可怕趋势能够扭转，这个巨大的破坏力量便可以发展为有益于全人类福祉的巨大恩物。

美国知道原子能所产生的和平力量并非未来的梦想。事实证明，那种能力就存在于此地——此时——今日。如果全世界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有足够数量的可裂变原料去试验与发展他们的观念，这种能力将被迅速地转到普遍的、有效的与经济的用途上，谁又能怀疑这一点呢。

为了开始从人民脑海与东西方各国政府中消弭对原子能的恐惧，为了加速这一日的到来，现在就有若干步骤可以采取。

因此，我提出下列建议：

各主要有关政府，在初步节约所容许的限度内，现在就共同开始并不断从其普通铀与可裂变原料的储存中提取一部分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捐献。我们预期，这样一个机构将在联合国的赞助下建立起来。

捐献的比例、程序与其它细节，将适当地在我前面所提到的「非公开商谈」的范围内加以讨论。

美国是诚心准备进行这些试探的，任何与美国合作的国家，只要同样诚心诚意，便会发现美国并非一个不讲理的或吝啬的伙伴。

无疑，这个计划开始时和初期的捐献数量会很小。但是这项建议有一大优点，就是它可以付诸实施，而不致产生不安与互相猜疑，而这种不安与猜疑原是建立可以完全接受的世界性监督与 控制体系的任何尝试所会引起的。

原子能机构可负责保管、储存与保护捐献出来的可裂变物质及其它原料。我们的科学家将凭其智慧提供特殊安全设施，使这些可裂变原料的储存不致被突然攫夺。

原子能机构的更重要职责，是制订可以把这种可裂变原料用于人类和平事业的措施。要动员专家们把原子能应用到农业、医疗以及其它和平活动的需要上。一个特别的目标是为世界上缺乏动力的地区提供大量电能。这样，捐献的国家将可贡献其一部分力量为人类的需要服务，而非为人类的恐惧服务。

美国将不仅愿意，而且将感到光荣，能与其它「主要有关」的国家共同研创可以加速原子能和平使用的计划。

在那些「主要有关」的国家中，苏联当然必须是其中的一个。

我准备向美国国会提出任何这一类计划，而且希望获得批准，这些计划将：

第一：鼓励对可裂变原料的和平时期最有效用途进行全球性调查，并保证他们得到进行所有正当试验时所需要的原料；

第二：开始减低世界上原子储存的破坏潜力；

第三：让所有国家的全体人民看到，在这进步开明的时代，地球上不论是东方强国或西方强国，它们最感兴趣的是满足人类的愿望，而不是增加军备；

第四：开辟一条和平会谈的途径，非至少提出一种新的方法来处理这许多困难问题；如果世界要想摆脱由恐惧所造成的无生气状态，要想积极向和平迈进，这些问题必须在非公开或公开会谈中加以解决。

面对原子弹的黑暗背景，美国无意仅仅表现力量，也要表现其对和平的渴求与希望。

未来数月将充满重大的决定。在这个大会内；在全世界各国首都与军事总部里；在各地人们的心中，不管他们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但愿所作的决定能引导这个世界摆脱恐惧，走向和平。

为了达成这些重大的决定，美国向你们——因而也向全世界——保证，决心协助摆脱这个可怕的原子困境——全心全意找寻一条道路，使人类奇妙的创造力不致用来消灭人类，而是用来为人类生活作出贡献。

**Earl Warren**

**OPINION IN THE CASE OF 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厄尔·沃伦

对布朗控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的判决理由



南北战争之后的几年里通过的第十三、十四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保证美国黑人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现在将第一次大批入学的黑人孩子集中在隔离学校的做法，实际上使大部分黑人失去了充分参与促进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机会。一八九六年，最高法院判定，只要为黑人开办的隔离学校和为白人开办的学校条件相等，则实行学校种族隔离的做法是允许的。但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人们对这种「隔离但平等」的原则提出了异议，几个黑人家长——其中包括堪萨斯州托皮卡的奥利弗·布朗夫妇——提出诉讼，要求当地学校当局允许他们的孩子在专为白人开办的学校上学。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在一九五四年就该

案所作的裁决突破了「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为后来几十年在种族平等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奠定了基础。

.....黑人种族的少年们，通过他们的法律代表寻求法院的帮助，争取在非隔离的基础上与白人儿童一样进入他们社区的公立学校上学。但是由于法律规定或容许种族隔离的做法，他们要求进白人儿童就读的学校，每次都遭到拒绝。这种种族隔离政策被认为是剥夺了原告根据第十四条修正案享有的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權利。在审理这些案件时，除了特拉华案外，都是由三位法官组成的联邦地方法院在审理普莱论辛诉弗格森案时宣布的「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一八九六年)拒绝对原告解除那种规定。按照这个原则，只要各种族得到基本上平等的教育设施，即使这些设施是分开的，也应视作得到平等的待遇。在处理特拉华州一案时，特拉华最高法院坚持这个原则，但它却命令白人学校接纳原告入学，原因是这些学校较黑人学校优越。

原告们争论说，实行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是不「平等」的，也不可能使其「平等」，因此他们被剥夺了享有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權利。这个问题显然是很重要的，因此本法院决定审理这个案件。

.....下述调查结果表明，各案涉及的黑人和白人学校，就其校舍建筑、课程、教师的资历和薪金，以及其它「有形」因素而言，已经平等了，或者正逐步趋于平等。因此我们不能仅靠比较案件所涉的黑人和白人学校的这些有形因素来作出决定。我们必须注意到种族隔离本身对公共教育所产生的影响。

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开倒车，退到修正案通过的一八六八年去，也不能退到裁决普莱辛诉弗格森案时的一八九六年去。对于公共教育，我们必须根据其全面发展的情况，及其在当前美国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来加以考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公立学校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否剥夺了原告享有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權利。

今天，教育也许是州和地方的一项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义务教育法和数额庞大的教育经费都表明，我们认识到教育在我们这个民主社会中的重要性。在履行我们最基本的社会职责时，甚至在军队服役，教育都是必要的。教育良好的公民品

德的真正基础。今天，它是使孩子们认识到文化的价值准则，为以后的事业训练做好准备，以及帮助他们正常适应环境的一种主要的手段。现在，能否合理地指望一个得不到教育机会的孩子在他的一生中有所成就，是值得怀疑的。国家已承诺提供这样的机会，因此它是必须让所有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享受的权利。

我们再回到那个问题上来：将公立学校的孩子纯粹按种族隔离开来，虽然为他们提供的物质设施和其它「有形」因素可能是平等的，但这是否剥夺了少数民族孩子接受同等教育的机会呢。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剥夺他们接受同等教育的机会的。

在审理斯书特诉佩因特案时.....本院判决，一个实行种族隔离的黑人法律学校，不可能为他们提供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那些虽然不能具体估量但却能提高法律学校水平的种种因素」作出的结论。在审理麦克劳林诉俄克拉何马州当局一案时，法院提出，送入白人研究生院的黑人应与其他学生一视同仁，当时考虑的也是一些无形的因素，即「...他从事学习以及跟其他学生展开讨论和交换意见的能力，概言之，他学好专业的能力。」这样的因素更加适用于小学和中学的学生。仅因为种族不同就把黑人学生同其他年龄、条件相仿的学生隔离开来。会使他们产生一种以为自己社会地位低下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在他们心灵和思想上留下难以医治的创伤。审理堪萨斯案的法院所作的判决，充分说明了种族隔离对黑人受教育机会的影响，但该法院仍不得不作出不利于黑人原告的判决：

「在公立学校裏，将白人孩子和有色人种的孩子隔离开来的做法，对有色人种的孩子造成了一种有害的影响。由于种族隔离得到法律的认可，这种影响变得更加严重；因为种族隔离政策往往被理解为表明黑人低劣。自感影响一个孩子的学习积极性。因此，得到法律认可的种族隔离政策会阻碍黑人孩子在教育和心理上的发展，使他们得不到在不同种族合校的制度下所能得到的一些好处。

不论判决普莱辛诉弗格森案时掌握了多少心理知识，现代法律权威是充分支持这一判决的。普莱辛诉弗格森案的判决措辞中，凡是与此判决相违的，均被否定。

我们得出结论，在公共教育领域里「隔离但平等」的原则是行不通的。互相隔离的教育设施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因此我们裁定，本案原告和提出诉讼而处境与此相似的其他人，由于受所述种族隔离之害，已丧失了第十四条修正案所确认的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

**John F. Kennedy**  
**INAUGURAL ADDRESS**

约翰·甘乃迪  
就职演讲词

[演讲影音档](#) 🎧



**(American Memory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朝气蓬勃的约翰·菲茨杰拉德·甘乃迪是美国口才最好的总统之一，他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三十三日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城被暗杀，事业悲惨以终。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在就职演讲词中，他呼吁以果断与牺牲的精神来应付当前的许多挑战。这一演讲词重新肯定了杰佛逊与威尔逊的第一任就职演讲词所立下的原则。

我们今天庆祝的并不是一次政党的胜利，而是一次自由的庆典；它象征着结束，也象征着开始；意味着更新，也意味着变革。因为我已在你们和全能的上帝面前，作了跟我们祖先将近一又四分之三世纪以前所拟定的相同的庄严誓言。

现今世界已经很不同了，因为人在自己血肉之躯的手中握有足以消灭一切形式的人类贫困和一切形式的人类生命的力量。可是我们祖先奋斗不息所维护的革命信念，在世界各地仍处于争论之中。那信念就是注定人权并非来自政府的慷慨施与，而是上帝所赐。

我们今天不敢忘记我们是那第一次革命的继承人，让我从此时此地告诉我们的朋友，并且也告诉我们的敌人，这支火炬已传交新一代的美国人，他们出生在本世纪，经历过战争的锻炼，受过严酷而艰苦的和平的熏陶，以我们的古代传统自豪，而且不愿目睹或容许人权逐步被褫夺。对于这些人权我国一向坚贞不移，当前在国内和全世界我们也是对此力加维护的。

让每一个国家知道，不管它盼我们好或盼我们坏，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忍受任何重负，应付任何艰辛，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与实现。

这是我们矢志不移的事——而且还不止此。

对于那些和我们拥有共同文化和精神传统的老盟邦，我们保证以挚友之诚相待。只要团结，则在许多合作事业中几乎没有什么办不到的。倘若分裂，我们则无可作为，因为我们在意见分歧、各行其是的情况下，是不敢应付强大挑战的。

对于那些我们欢迎其参与自由国家行列的新国家，我们要提出保证，绝不让一种形成的殖民统治消失后，却代之以另一种更为残酷的暴政。我们不能老是期望他们会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我们却一直希望他们能坚决维护他们自身的自由，并应记取，在过去，那些愚蠢得要骑在虎背上以壮声势的人，结果却被虎所吞噬。

对于那些住在布满半个地球的茅舍和乡村中、力求打破普遍贫困的桎梏的人们，我们保证尽最大努力助其自救，不管需要多长时间。这并非因为共产党会那样做，也不是由于我们要求他们的选票，而是由于那样做是正确的。自由社会若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也就不能保全那少数的富人。

对于我国边界以内的各姐妹共和国，我们提出一项特殊的保证：要把我们的美好诺言化作善行，在争取进步的新联盟中援助自由人和自由政府来摆脱贫困的枷锁。但这种为实现本身愿望而进行的和平革命不应成为不怀好意的国家的俎上肉。让我们所有的邻邦都知道，我们将与他们联合抵御对美洲任何地区的侵略或颠覆。让其它国家都知道，西半球的事西半球自己会管。

至于联合国这个各主权国家的世界性议会，在今天这个战争工具的发展速度超过和平工具的时代中，它是我们最后的、最美好的希望。我们愿重申我们的支持诺言；不让它变成仅供谩骂的讲坛，加强其对于新国弱国的保护，并扩大其权力所能运用的领域。

最后，对于那些与我们为敌的国家，我们所要提供的不是保证，而是要求：双方重新着手寻求和平，不要等到科学所释出的危险破坏力量在有意或无意中使全人类沦于自我毁灭。

我们不敢以示弱去诱惑他们。因为只有当我们的武力无可置疑地壮大时，我们才能毫无疑问地确信永远不会使用武力。

可是这两个强有力的国家集团，谁也不能对当前的趋势放心——双方都因现代武器的代价而感到不胜负担，双方都对于致命的原子力量不断发展而产生应有的惊骇，可是双方都在竞谋改变那不稳定的恐怖均衡，而此种均衡却可以暂时阻止人类最后从事战争。

因此让我们重新开始，双方都应记住，谦恭并非懦弱的征象，而诚意则永远须要验证。让我们永不因畏惧而谈判。但让我们永不要畏惧谈判。

让双方探究能使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是什么问题，而不要虚耗心力于使我们分裂的问题。

让双方首次制订有关视察和管制武器的真诚而确切的建议，并且把那足以毁灭其它国家的漫无限制的力量置于所有国家的绝对管制之下。



让双方都谋求激发科学的神奇力量而不是科学的恐怖因素。让我们联合起来去探索星球，治理沙漠，消除疾病，开发海洋深处，并鼓励艺术和商务。

让双方携手在世界各个角落遵循以赛亚的命令，去「卸下沉重的负担.....(并)让被压迫者得自由。」

如果建立合作的滩头堡能够遏制重重猜疑，那么，让双方联合作一次新的努力吧，这不是追求新的权力均衡，而是建立一个新的法治世界，在那世界上强者公正，弱者安全，和平在握。

凡此种种不会在最初的一百天中完成，不会在最初的一千天中完成，不会在本政府任期中完成，甚或也不能在我们活在地球上的毕生期间完成。但让我们开始。

同胞们，我们事业的最后成效，主要不是掌握在我手里，而是操在你们手中。自从我国建立以来，每一代的美国人都曾应召以验证其对国家的忠诚。响应此项召唤而服军役的美国青年人的坟墓遍布全球各处。

现在那号角又再度召唤我们——不是号召我们肩起武器，虽然武器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号召我们去作战，虽然我们准备应战；那是号召我们年复一年肩负起持久和胜败未分的斗争，「在希望中欢乐，在患难中忍耐」；这是一场对抗人类公敌——暴政、贫困、疾病以及战争本身——的斗争。

我们能否结成一个遍及东西南北的全球性伟大联盟来对付这些敌人，来确保全人类享有更为富裕的生活.你们是否愿意参与这历史性的努力.

在世界的悠久历史中，只有很少几个世代的人赋有这种在自由遭遇最大危机时保卫自由的任务。我决不在这责任之前退缩；我欢迎它。我不相信我们中间会有人愿意跟别人及别的世代交换地位。我们在这场努力中所献出的精力、信念与虔诚、将照亮我们的国家以及所有为国家服务的人，而从这一火焰所聚出的光辉必能照明全世界。

所以，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全世界的公民：不要问美国愿为你们做些什么，而应问我们在一起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最后，不管你是美国的公民或世界它国的公民，请将我们所要求于你们的有关力量与牺牲的高标准拿来要求我们。我们唯一可靠的报酬是问心无愧，我们行为的最后裁判者是历史，让我们向前引导我们所挚爱的国土，企求上帝的保佑与扶携，但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的任务肯定就是我们自己所应肩负的任务。

**John F. Kennedy**  
**American University Speech**

约翰·甘乃迪  
在美国大学的演讲词



甘乃迪对和平的愿望像一条缕缕不绝的线贯穿着他的许多演讲词。但他于一九六三年六月十日在华盛顿市美国大学所发表的这篇演讲中对和平愿望所作的阐述，是最激动人心不过的了。

伍德鲁·威尔逊教授曾经说过，每个大学毕业生都应爱国者，应有时代精神。我坚信，从本校荣幸毕业的男女学生，会继续把年华和才智奉献出来，悉心为公众服务，充当社会的栋梁。

约翰·梅斯菲尔德在给英国各大学题辞时写道：「世间事物几乎没有什么比大学更美好的。」他的这番话在这里也同样适用。他指的不是高耸的塔尖和巍峨的高楼，也不是绿树成荫的校园和长满常春藤的围墙。他说。他赞美大学的美，因为那是「痛恨愚昧的人孜孜求知之所，领悟真理的人诲人不倦之处」。

因此，我选择此时此地来讨论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目前无知者太多，悟理者太少。然而它却是天下头等重要的课题，那就是世界和平。

我所指的是什么样的和平呢.我们所寻求的又是什么样的和平呢.不是那种靠美国的战争武器强加于世界的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不是坟墓般的平静，也不是奴隶式的安全。我所讲的是真正的和平，是使人活在世上有意义的那种和平，是使人和国家能够兴旺发达，满怀希望，并为子孙后代创造更美好生活的和平；不仅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且是所有男女的和平，不仅仅是我们这一时代的和平，而且是永久的和平。

我所以要谈论和平，是因为战争的面貌不同了。在大国能够维持庞大而较难击破的核武力，并且不会在使用这些武力之前投降的时代里，在一枚核武器的爆炸力几乎十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盟国空军所投炸弹的爆炸力总和的时代里，在核战争产生的致命毒素将被风、水、土和种子传播到地球每个角落并将影响尚未出世后裔的时代里，总体战已失去了意义。

现在每年要花数十亿美元来生产武器，目的是为了确保我们永远不需要使用这些武器，这对维持和平是必要的。但是贮存这些闲置不用的武器，而且这些武器只能破坏而不能创造财富，这肯定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有效的维护和平的手段。

因此我认为，和平是有理性的人应该追求的合理目标。我知道，致力于和平事业不像从事战争那样引人注目，而且人们对于呼吁和平往往置若罔闻。但我们现在没有比这个更紧迫的任务了。

有人说，谈论世界和平、世界法律和世界裁军毫无用处，将来也毫无用处，除非苏联领导人采取较为开明的态度。我希望苏联领导人那样做。我相信我们能够帮助他们那样做。但是我也认为，我们个人和国家也必须重新检讨一下自己的态度，因为我们和他们的态度一样关系重大。本校的每一个毕业生，每一个反对战争希望和平的有识之士都应该内省，检查自己对和平的可能性、对苏联、对冷战进程和对本国的自由与和平的看法。

首先，让我们检查一下对和平的看法。我们当中认为和平不可能保持的人太多了，认为不可能有真正和平的人也太多了。然而这是一种危险的和失败主义的想法。它会使人得这种道理结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注定要灭亡，我们被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支配着。

我们没有必要接受这种看法。我们的问题都是人为的，因而能够由人来解决。事在人为。有关人类命运的问题，没有一个是人所不能解决的。人靠自己的理智和精神解决了一些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相信，他们还能这么做。

我所讲的和平与善意，不是一些幻想家和狂热分子所梦想的那种绝对而无限的普遍和平与善意的概念。我不否认希望与梦想的价值，但如果把它作为我们眼前唯一的目标，那就只会带来沮丧和怀疑。

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比较实际的、比较能实现的和平上。这种和平不是建立在人性突变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类制度逐步演变的基础上，建立在符合众人利益的一系列具体行动和有效协议的基础上。要实现这种和平，没有任何捷径可走，也不是一两个大国采用任何宏伟、奇妙的方案所能实现的。真正的和平是许多国家采取许多行动才能实现的。它必然是充满活力而不是静止的，并能不断变化以应付每一代新人所提出的挑战，因为和平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和途径。

有了这种和平，仍然会有争论和利害冲突，就像在家庭和国家内部那样。世界和平有如社会安宁，并不要求每个人爱他的邻居，只要求他们互相宽容共处，并用公正和平的方法解决纠纷。历史教导我们，国与国之间的仇恨如同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一样，不是永世不能消除的。不管我们的爱与憎看起来多么根深蒂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态的发展，国家之间和邻居之间的关系常常会发生意料不到的变化。

所以让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和平不一定是不能实现的，战争也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更加确切地表明我们的目标，使之显得较易处理，不那么渺茫，我们就能帮助各国人民看清目标，从中获得希望还勇往直前。

第二、让我们重新检查一下我们对苏联的看法。想到苏联领导人有可能真的相信他们宣传家的宣传，确实使人感到丧气。看到最近刊登在苏联权威刊物[军事战略]上的一篇文章，就很使人失望。文章通篇都是毫无根据、难以置信的论断，诸如「美帝国主义集团正在准备发动不同类型的战争.....现在存在着美帝国主义先发制人向苏联发动战争的真正威胁.....美帝国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在经济和政治上奴役欧洲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并借助侵略战争达到其统治世界的目的。」

古语说：「作贼心虚。」确实如此。然而读到苏联的这些言论，意识到我们之间鸿沟为阻，却是很令人沮丧的。但这也提醒美国人民不要像苏联人那样上当，不要只看到对方那种歪曲和极端的观点，不要把冲突看成不可避免，不要把和解看成绝不可能，不要把对话看作只不过是相互威胁而已。

没有一个政府或社会制度会邪恶到这种程度，致使人们可以把那里的人民也看成乏善可陈。我们美国人，认为共产主义否定个人自由和尊严是极易令人反感的。但是我们同时也为俄罗斯人民在科学和太空、经济和工业发展以及文化方面取得的许多成就和英勇的行为而欢呼。

在我们两国人民所具有的许多共性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憎恨战争。我们两国之间从未交战过，这在世界列强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在战争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比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苦难更深。至少有两千万人丧失了生命。不计其数的家庭和农场或化为灰烬，或被劫掠一空。全国三分之一地区，包括将近三分之二工业基地成了废墟，受害面积相等于我国芝加哥以东的整个地区。

今天一旦再爆发总体战，不管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两国都会首当其冲。这两个最强大的国家遭受破坏的危险也最大，这似乎有点反常，但事实的确如此。我们的建设成果，我们努力获致的一切，将会在最初二十四小时的战斗内被摧毁殆尽，甚至在那给许多国家(包括我国最亲密盟国在内)带来风险和负担的冷战中，也是我们两国的负担最重，因为我们两国都把大量金钱花在武器上，而这笔钱本来是可以用来克服愚昧、贫穷和疾病的。我们双方都被卷进一个危险的恶性循环里，

一方的疑心马上会引起另一方的猜测；一方有了新武武器，另一方也立即会有对抗的武器。

简言之，美国和它的盟国、苏联和它的盟国都深切希望有公正而真正的和平，希望停止军备竞赛。在这方面如能达成协议，则对苏联和我们都很有利。即使对于那些敌意最深的国家，也应相信他们会接受并遵守那些条约义务；他们只能接受和遵守那些条约义务，因为那符合他们本身的利益。

因此，我们不应对我们的分歧视若无睹，但是，也应该注意我们的共同利益和解决分歧的方法。如果我们现在不能消除分歧，至少我们应该努力使世界不致因分歧而不安全。因为归根结底我们最基本的共同点是都居住在这个星球上。我们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我们都为子女的前途着想，而且我们的寿命都是有限的。

第三、让我们重新检查一下对冷战的看法。要记住我们现在不是在进行辩论，不是要列举各方的论点。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责备别人或是判断他人的是非。我们必须从当前实况出发来处理世界问题，而不要将我们的看法建筑在如果过去十八年的历史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世界可能是另一番景象的假设上。

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去探求和平，希望共产主义集团内部建设性的变化会带来一些我们目前似乎是办不到的解决办法。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必须使共产主义集团看到，达到真正的和平是对他们有利的。尤其重要的是，当核大国在维护本身的重大利益时，必须避免使其对手不得不在忍辱退却和原子战争二者之间进行抉择的那种针锋相对的做法。在核时代，采取这种做法只不过证明我们政策的破产，或表示大家都希望世界毁灭。

为达此目的，美国的武器不用于挑衅，而且慎加控制，旨在起威慑作用，并能有选择地使用。我们的军队是致力于保卫和平的，在自我克制方面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外交官奉命避免发表不必要的刺激性言论和造成纯属论战的敌对状态。

我们可以在不放松警惕的情况下来寻求紧张局势的缓和。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无须用威胁来证明我们的决心。我们也无须唯恐我们的信仰遭受腐蚀而去干扰别

国的广播。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制度强加给任何不愿意接受的人民，但是我们愿意并且能够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民进行和平竞赛。

与此同时，我们努力加强联合国，帮助联合国解决经费问题，使它成为更有效的和平工具，将它发展成真正的世界安全体系，即成为一个能够根据法律解决争端、确保大小国家安全和为最终消灭军备而创造条件的体系。

我们同时努力维护非共产主义国家内部的和平。在非共产主义世界里，许多国家由于各种争端而发生分裂。这些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它们的争端削弱了西方的团结，容易招来共产党的干涉，或有导致战争的危险。尽管受到来自双方面的批评，我们在西新几内亚、刚果、中东和印度次大陆的努力是始终不懈的和极有耐心的。我们也曾努力调整与最亲密的邻邦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微小但却重要的分歧，试图为别人树立榜样。

谈到其它国家，我想表明一点。我们与许多国家有联盟关系，这种联盟关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和他们有相当多共同关心的问题。例如，由于我们切身利益的一致性，我们承担的保卫西欧和西柏林的义务一直没有减少。美国不会以牺牲其它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来与苏联进行交易。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国家和人民是我们的伙伴，而且也因为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我们利益的一致性，不仅表现在保卫自由的疆界上，而且也表现在追求和平的道路上。我们的希望和盟国政策的目标，是促使苏联认识到，它也应该让每个国家选择自己的前途，只要这种选择不妨碍其它国家的选择。共产党国家力图把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强加于别国，是今天世界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如果所有国家都不干涉别国的自决，和平毫无疑问会更有保障。

这需要作出新的努力来制定世界法律，为讨论世界上的问题提供新的条件。这就需要增强苏联和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要加强了解就必须加强接触和交换意见。这方面的一个步骤，就是拟议中的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安装一条直线电话，以避免彼此在危机时期可能出现的危险的延搁，以及对另一方行动的误会和误解。

我们一直在日内瓦就有关武器控制的其它初步措施举行谈判，目的是限制军备竞赛的加剧和减少意外战争的危险性。然而我们在日内瓦会谈的首要 and 长远的目标是全面彻底裁军。裁军可分阶段进行，同时也在政治方面求得进展，建立新的和平体制以取代军备。自二十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一直为实现裁军而努力。前三届政府也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奋斗。不管今天裁军的前景是多么的黯淡，我们仍准备继续努力。我们继续这方面的工作是为了使所有的国家，包括我们自己，能更好地了解裁军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各种可能性。

这些谈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签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条约的缔结已指日可待，然而却迫切需要取得新的进展。签订这样一个条约似乎近在眼前却又远不可及，条约的缔结可以制止军备竞赛中最危险的一个领域的恶性循环，而且将使得核大国能更有效地处理人类在一九六三年所面临的最大的危害之一，即核武器进一步扩散的问题。条约的缔结将增加我们的安全，也将减少战争的可能性。这个目标确是极其重要的，需要我们不断努力追求，但是也不能因此受惑而放弃我们所坚持的至关重要的和可靠的保障措施。

因此，我借此机会宣布两项有关的重要决定。

第一：赫鲁晓夫主席、麦克米伦首相和我已经同意，最近将在莫斯科举行高级会议，期望能尽早达成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协议。我们怀着希望，同时也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但是我们所抱的希望是与全人类的希望一致的。

第二：为了表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诚意和庄严的信念，我现在宣布：只要其它国家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美国也不打算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我们将不首先恢复大气层核试验。这个声明代替不了有约束力的正式条约，但是我希望它有助于我们缔结条约。这样一个条约也不能代替裁军，但是我希望它有助于我们实现裁军。

我的美国同胞们，最后，让我们在这里检查一下我们对国内的和平自由的看法。我们社会的性质和精神，须能证明我们在国外所进行的努力是正确的，并且还能对那种努力起推动作用。我们必须以我们的献身精神来表明这一点。在今天毕业



的同学中，许多人将有表现这种献身精神的极好机会，他们可在国外的和平队或国内筹建中的国民服务队里担任义务工作。

但是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必须遵循一条古训：和平与自由不可分割。今天在我们相当多的城市里，和平之仍无保障，因为自由还未臻完善。

地方、州和联邦各级政府的行政机构均有责任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办法向所有公民提供自由和保障自由。举凡立法机构的权力有不完善之处，各级立法机构有责任使之臻于完善。我们各阶层的公民有责任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国家的法律。

所有这些都与世界和平有关。圣经说：「当一个人的行动使上帝满意时，他甚至也能使他的敌人与他和睦相处。」归根结底，和平基本上不就是一个人类的权利问题吗，不就是不虞受害而安度一生的权利，自由呼吸大自然所提供的空气的权利，以及让后代健康生活的权利吗。

当我们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时，让我们也来捍卫人类的利益。消灭战争和武器显然是符合上述两项利益的。任何条约不管给所有人带来多大的好处，也不管措辞多么严谨，都不能杜绝欺骗和漏洞。但是如果条约的实施相当有效，而且相当符合签约者的利益，那么它能够比毫无削减的、漫无控制的和难以预料的军备竞赛提供远为可靠的安全，人们所冒的风险也要少得多。

众所周知，美国决不会发动战争。我们不要战争。我们现在不盼望战争。这一代美国人已受够了战争、仇恨和压迫，并且受得太多了。如果别人想要战争，我们将严阵以待。我们将提高警惕，设法制止它。我们也会为建设一个弱者安全，强者公正的和平世界而尽我们的一点责任。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不是无能为力的，对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也不是毫无信心的。我们信心百倍，无所畏惧，努力奋斗——不是旨在消灭他人，而是谋求和平。

**Martin Luther King**

**I HAVE A DREAM**

马丁·路德·金恩

我有一个梦想

([演讲影音档](#)，[摘录](#) 🎥)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人逐渐认识到，南北战争所致力解放黑奴运动，并没有产生使美国黑人成为完全平等公民的预效果。十九世纪后期，美国黑人的公民权利受到州和地方歧视黑人的法规和惯例层层约束和限制。在日常生活中，美国黑人常常被隔离开来，不能与白人同在一个学校上学，乘坐同一公共交通工具，同在一个地方居住。黑人不能充分参与美国社会生活，甚至在一百年后仍然和奴隶一样被剥夺各种权利，他们生活水准的提高与国家的发展并非完全相称。因此美国黑人的平等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黑人志愿团体和教会以及其它各阶层关心此事的美国人团体，同心合力掀起了一场争取民权的运动。他们敦促国会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清除美国社会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最后残余。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举行的「为工作的自由进军」是民权运动的重要里程碑。那天最激励人心的，是马丁·路德·金恩牧师代表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所作的讲演。一位新闻记者指出，金氏的演讲「充满林肯和甘地精神的象征和圣经的韵律」。他既义正严辞又有节制；公开宣扬——这是其基本哲学的一部分——非暴力的改革途径；并且侃侃陈词，雄辩有力。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美国国会、总统和法院将金氏在讲演中提到的各种法律障碍解除了。

一百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今天我们就是在他的雕像前集会。这一庄严宣言犹如灯塔的光芒，给千百万在那摧残生命的不义之火中受煎熬的黑奴带来了希望。它之到来犹如欢乐的黎明，结束了束缚黑人的漫漫长夜。

然而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黑人还没有得到自由这一悲惨的事实。一百年后的今天，在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黑人的生活备受压榨。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生活在物质充裕的海洋中一个穷困的孤岛上。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然萎缩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故土家园中的流亡者。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就是要把这种骇人听闻的情况公诸于众。

就某种意义而言，今天我们是为了要求兑现诺言而汇集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来的。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草拟宪法和独立宣言的气壮山河的词句时，曾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他们承诺给予所有的人以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就有色公民而论，美国显然没有实践她的诺言。美国没有履行这项神圣的义务，只是给黑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支票上盖着「资金不足」的戳子后便退了回来。但是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我们不相信，在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之库里已没有足够的储备。因此今天我们要求将支票兑现——这张支票将给予我们宝贵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

我们来到这个圣地也是为了提醒美国，现在是非常急迫的时刻。现在决非侈谈冷静下来或服用渐进主义的镇静剂的时候。现在是实现民主的诺言的时候。现在是从种族隔离的荒凉阴暗的深谷攀登种族平等的光明大道的时候。现在是向上帝所有的儿女开放机会之门的时候。现在是把我们的国家从种族不平等的流沙中拯救出来，置于兄弟情谊的盘石上的时候。

如果美国忽视时间的迫切性和低估黑人的决心，那么，这对美国来说，将是致命伤。自由和平等的爽朗秋天如不到来，黑人义愤填膺的酷暑就不会过去。一九六三年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而是开始。有人希望，黑人只要消消气就会满足；如果国家安之若素，毫无反应，这些人必会大失所望的。黑人得不到公民的权利，

美国就不可能有安宁或平静。正义的光明的一天不到来，叛乱的旋风就将继续动摇这个国家的基础。

但是对于等候在正义之宫门口的心急如焚的人们，有些话我是必须说的。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我们不要采取错误的做法。我们不要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而抱着敌对和仇恨之杯痛饮。我们斗争时必需求远举止得体，纪律严明。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具有崭新内容的抗议蜕变为暴力行动。我们要不断地升华到以精神力量对付物质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

现在黑人社会充满着了不起的新的战斗精神，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不信任所有的白人。因为我们的许多白人兄弟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命运与我们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他们今天参加游行集会就是明证。他们的自由与我们的自由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能单独行动。

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必须保证向前进。我们不能倒退。现在有人问热心民权运动的人，「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满足。」

只要黑人仍然遭受警察难以形容的野蛮迫害，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只要我们在外奔波而疲乏的身躯不能在公路旁的汽车旅馆和城里的旅馆找到住宿之所，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只要黑人的基本活动范围只是从少数民族聚居的小贫民区转移到大贫民区，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只要密西西比仍然有一个黑人不能参加选举，只要纽约有一个黑人认为他投票无济于事，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不！我们现在并不满足，我们将来也不满足，除非正义和公正犹如江海之波涛，汹涌澎湃，滚滚而来。

我并非没有注意到，参加今天集会的人中，有些受尽苦难和折磨；有些刚刚走出窄小的牢房；有些由于寻求自由，曾在居住地惨遭疯狂迫害的打击，并在警察暴

行的旋风中摇摇欲坠。你们是为痛苦而长期受难者。坚持下去吧，要坚决相信，忍受不应得的痛苦是一种赎罪。

让我们回到密西西比去，回到阿拉巴马去，回到南卡罗来纳去，回到乔治亚去，回到路易斯安那去，回到我们北方城市中的贫民区和少数民族居住区去，要心中有数，这种状况是能够也必将改变的。我们不要陷入绝望而不克自拔。

朋友们，今天我对你们说，在此时此刻，我们虽然遭受种种困难和挫折，我仍然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梦想中的。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想有一天，在乔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

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我今天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阿拉巴马州能够有所转变，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然满口异议，反对联邦法令，但有朝一日，那里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将能与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携手并进。

我今天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圣光披露，满照人间。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我怀着这种信念回到南方。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从绝望之嶙劈出一块希望之石。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把这个国家刺耳争吵的声，改变成为一支洋溢手足之情的优美交响曲。

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一起工作，一起祈祷，一起斗争，一起坐牢，一起维护自由；因为我们知道，终有一天，我们是会自由的。

在自由到来的那一天，上帝的所有儿女们将以新的含义高唱这支歌：「我的祖国，美丽的自由之乡，我为您歌唱。您是父辈逝去的地方，您是最初移民的骄傲，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个山岗。」

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个梦想必须实现。让自由之声从新罕布什尔州的巍峨峰巅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纽约州的崇山峻岭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山的顶峰响起来！

让自由之声从科罗拉多州冰雪覆盖的洛基山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加利福尼亚州蜿蜒的群峰响起来？不仅如此，还要让自由之声从乔治亚州的石嶙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田纳西州的瞭望山响起来！

让自由之声从密西西比的每一座丘陵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每一片山坡响起来。

当我们让自由之声响起来，让自由之声从每一个大小村庄、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响起来时，我们将能够加速这一天的到来，那时，上帝的所有儿女，黑人和白人，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将手携手，合唱一首古老的黑人灵歌：「终于自由啦！终于自由啦！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啦！」

**Lyndon B. Johnson**

## **CIVIL RIGHTS STATEMENT**

**林顿·詹森**

**民权公告**



在副总统林顿.詹森继约翰.甘乃迪担任美国总统之后不久，他就直截了当采取行种协助消除美国生活中的痼疾：种族歧视。詹森总统促请国会将甘乃迪总统于一九六三年所提的建议制订为法律，确保所有美国人民的投票权：规定仅因种族与宗教上的原因拒绝任何人进入旅店、饭馆与其它公共场所，乃应加惩处之罪行；加速实行种族合校；并提供一种手段、保证所有美国人均有平等就业的机会。

经过冗长辩论，国会两院于一九六四年以压倒多数通过这一提案。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彻底的民权法案，是美国立法史上的里程碑。签署法案前，詹森总统于一九六四年七月二日向美国人民广播了这个公告。

.....我的美国同胞：我即将签署一九六四年民权法案，使之成为法律。我愿利用这个机会，向你们说明那项法律对每一个美国人的意义。

一百八十八年前的这个星期，一小批英勇的人士开始为自由作长期斗争。他们不但立誓献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的荣誉，去建立一个国家，并且还要塑造一个自由的理想——不仅争取政治独立，并且争取个人自由——不仅消灭外国统治，并且为人类事务建立正义准则。

那次斗争是我们历史的转折点。今天在远方各大洲的遥远角落里，那些美国爱国志士们的理想，仍然影响着渴求自由人士的奋斗方针。

这是一次值得骄傲的胜利。然而我们国家的那些奠基者知道，只有每一代都继续奋斗，不断更新和扩大自由的涵义，自由才有保障。从康科德的民兵到在越南作战的士兵，每一代都没有辜负这一重托。

各种族与不同肤色的美国人都曾在保卫我们自由的战役中阵亡。各种族与不同肤色的美国人都曾致力于建立一个能提供大量机会的国家。目前，我这一代美国人类已接受号召，继续在我们国内不停顿地探求正义。

我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然而许多人得不到平等的待遇。我们相信人类赋有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然而许多美国人不能享受那些权利。我们相信人人有权享受自由。然而有好几百万人丧失了那种幸福——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误，而是由于他们的肤色。

歧视的根源深埋在历史、传统与人性之中。我们可以了解——既无怨也无恨——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

但是，这不能再继续存在。共和政体的基础——我们的宪法禁止这样做。我们的自由原则禁止这样做。道义禁止这样做。今夜我即将签署的法律禁止这样做。

那项法律是数月以来经过详细辩论与讨论的产物。它是在一年多前由我们敬爱的前总统约翰·甘乃迪提出的。在参议院与众议院中它得到三分之二以上两党议员的支持。共和党员与民主党员的绝大多数都投票赞成。

这项法律获得全国各地成千成万公民领袖与宗教领袖的郑重支持。这项法律也为绝大多数美国人民所支持。

这项法律的目的很单纯。它没有限制任何美国人的自由，只要他尊重他人的权利。它没有给予任何美国公民特殊的待遇。

这项法律规定凡是在上帝面前平等的，现在在投票所里，在教室里，在工厂里，在旅馆、饭店、电影院里，以及在其它为公众服务的场所里也将一律平等。

鉴于宪法所赋予的职责，要求我督管法律得到忠实执行，我正采取各种步骤实施这一法律。



第一、我将向参议院提名里罗埃·柯林斯为社区关系服务局的负责人。柯林斯州长将以长期卓越地从事公务的经验，协助各社区凭理性与常识来解决人际关系中的问题。

第二、我将任命杰出的美国人组成一个谘询委员会，协助柯林斯州长执行职务。

第三、我正要求国会追加预算，支付执行这一法律所需之费用，并要求国会立即采取行动。

第四、今天下午在我的内阁会议中，我已指示政府各部门全力执行这项法律所加于他们的新职责，持续执行，不得延误，并随时向我本人报告他们的进展情况。

第五、我正要求有关官员与具代表性的团体会晤，进一步提高对这项法律的了解，还建立遵守法律的精神。

我们万不可藉报复精神来奉行与贯彻这一法律。它的目的不是惩罚。它的目的不是分化，而是结束分裂——那些存在太久的分裂。它的目标是全国性的，而非地区性的。它的目的是要促使人们更坚决地维护自由，更坚定地追求正义，并进一步重视人类的尊严。

我们一定会实现这些目标，因为美国人大都是主张公道，奉公守法的公民。这就是为什么民权法案首先有赖于自愿遵守，其次才有赖于各地方社区与各州保护公民权利的努力之故。这项法律规定只有当其它机构不能或不愿进行此一工作时，全国性机构才可以插手。

这个民权法案鼓励我们全体在我们的社区与我们的州里，在我们的家庭里与我们的内心里进行工作，消灭在我们热爱的美国中不正不义的最后残迹。

因此，今夜我坚决促请每一位公职人员，每一位宗教领袖，每一位商人与专业人员，每一位工人，每一位主妇——我坚决促请每一位美国人——共同参与这项工作，以便为我们全体人民带来公正与希望，并为我们国家带来和平。

我的同胞们，我们现正面临一个考验的时代。我们不能失败。

让我们堵塞种族歧视的毒泉。让我们祈祷，求助于明智与谅解的心胸。让我们抛弃无关紧要的差异，俾使我国凝成一体。让我们加速这一天的到来：届时我们的无穷力量与自由精神，可以不受约束地用来完成我们的天父、公正睿智的上帝委交给我国的伟大任务。

**Neil Armstrong, Edwin Aldrin, Michael Collins**

**ADDRESSES BEFORE THE CONGRESS FOLLOWING THE MOON  
LANDING**

尼尔·阿姆斯壮、埃德温·奥尔德林、迈克尔·柯林斯  
登月返回后在国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a href="#">尼尔·阿姆斯壮 登上 月球时的讲话</a>
阿波罗 11 号的飞行员：由左起迈克尔·柯林斯、 尼尔·阿姆斯壮、埃德温·奥尔德林。	

美国在太空方面经过十年的努力后，三名太空人于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登上了月球。当迈克·柯林斯在指挥舱「哥伦比亚号」中环绕月球飞行时，尼尔·阿姆斯壮和埃德温·奥尔德林驾驶的登月舱「鹰」降落在月球表面。阿姆斯壮成为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对一个人来说那是一小步，对人类来说却是一大步。」三名太空人回到地球后几个星期，于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埃德温·奥尔德林上校的讲话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怀着身为美国人的高度自豪感和身为人类的谦恭心情，向你们说一句从前任何人都无权说的话：「我们在月球上散步了。」但是，在宁静海基地留下的脚印，不仅是属于「阿波罗十一号」的全体太空人的，而是由全国数以万计的人所共同留下的，他们是政府、工业界和大学的人员，是这些年来在我们之前为「水星号」、「双子座号」和「阿波罗号」辛勤劳动的工作小组和全体太空人。

那些脚印是美国人民和你们的，你们是美国人民的代表，你们接受并支持了那不可避免的登月计划的挑战。同时，既然我们是为全人类的和平而踏上月球，那些脚印也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对于所有在悠悠转动的地球上仰望夜空的人，月亮都匀洒银光，绝不厚此薄彼；因此，我们希望，太空探索的成果也将由大家平等分享，从而给整个人类带来和谐的影响。

科学考察意味着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人们根本无法预知全部结果。查尔斯·林白说过：「科研成果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一条通向奥秘而又消失在奥秘中的道路。」

当我们向全世界敞开门窗，让外界了解我们的成就和失败时，当我们同世界各国分享我们的发现时，我们在太空方面取得的成就，已成为我国生活方式的象征。

「土星号」运载火箭、宇宙飞船的「哥伦比亚号」与「鹰」等机舱外活动装置都已向尼尔、迈克和我证实：我国能够生产质量最高和最可靠的设备。这给予我们所有人以希望和鼓舞，以便解决地球上某些更为困难的问题。「阿波罗号」所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只要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去干，国家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踏上月球的第一步，也是踏上太阳系各行星和最终走向太空其它星球的一步。「对一个人来说是一小步」，这句话阐述的是事实；而「对人类来说是一大步」，则是对未来的希望。

我们国家在「阿波罗」计划上的做法，可以运用来解决国内问题，我们在未来太空探测计划中所做的工作，将决定我们的跃进究竟有多大。谢谢大家。

**迈克·柯林斯中校的讲说**

总统先生、各位议员、各位贵宾：

我在太空研究机构工作以及在空军服役期间，有许多令人愉快的事情，其一是他们总让我有充分的自由；即使是到这种最为庄严的集会上来讲话，也没有指点或教我应讲什么。因此我这个简短的讲话，完全是一个生活在自由国家真的自由公民的一些纯属个人的想法。

许多年前，还没有什么太空计划时，我的父亲就常爱引述这句话：「那些要从印度群岛取回财富的人，必须随身携带印度群岛的财富。」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凭着我国的财富、政治领袖的远见、科学家的智慧、工程师的献身精神、工人的精巧技艺以及人民的热情支持登上了月球。我们带回了月球上的岩石。我认为这是一次公平交易。正如同罗塞达碑的发现揭示了古埃及文字的秘密一样，这些岩石可能揭示月球、地球甚至太阳系起源的奥秘。

「阿波罗 II 号」航行时，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受到阳光经久不断的照射，我们必须缓慢转动宇宙飞船来控制船体的温度，如同转动野餐时铁叉上烧烤的鸡似的。当我们转动时，地球和月球轮番出现在窗外。我们可以任意选择，我们可以看月球，看火星，看宇宙的未来，也就是看新的印度群岛；我们又可以回头看地球，看我们的家，看到在人类占据地球的这一千多年里的种种问题。

我们两边都看。我们两边都看到了，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国家必须做的。

我们不能忽视印度群岛的财富，也不能忽视我们的城市、公民或文明所面临的迫切需要。我们不可能从一个存在着贫穷、歧视或动乱的基地发射星际探测器。但是我们也不能坐等地球上的问题一一解决之后再干。这种逻辑在二百年前会妨碍我们跨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开拓，因为当时的东部沿海地区像今天一样为极其紧迫的问题所困扰。

人总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将不断地开拓新的疆域，不管那里离家乡多么远。

我希望在不很遥远的将来，当地球上的人踏上火星和其它行星表面的时候，我会听到他像尼尔踏上月球表面时那么说：「我来自美利坚合众国！」

### 尼尔·阿姆斯壮的讲话

我们在月球的宁静海着陆，当时正是月球凉爽的清晨，颇长的影子有助于我们观察。

太阳只升到地平线上十度，在我们停留期间，地球自转了将近一圈，宁静海基地上的太阳仅仅上升了十一度，这只是月球上长达一月的太阴日的一小段。这令人有一种双重时间的奇特感，一种是人间争分夺秒的紧迫感，另一种是宇宙变迁的冗长步伐。

两种时间感都很明显。第一种可用日常飞行来说明，其计划和措施细微到以瞬息来计算，后一种可用我们周围的岩石来说明，自从人类有史以来它们一直没变。它们三十亿年的奥秘，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宝藏。

登月舱「鹰」的饰板上有这一句话，凝练地表达了我们的愿望：

公元一九六九年七月来自地球的人首次在这里登上了月球。

我们是为了全人类的和平而来的。人类的一千九百六十九个年头构成了春分点留在双鱼座两千年的大部分，而这只是黄道带的十二分之一。它是根据地球轴的岁差计算出来的，春分点在黄道带中移动一周需要一千代人的时间。

未来的两千年是春分点逗留在宝瓶座的时期，我们的青年们会在这时期满怀希望，人类也许能开始了解最令人迷惑不解的奥秘：我们向何处去。事实上地球正以每小时几千英里的速度朝武仙座方向宇宙中的未知目的地运行。人类必须了解宇宙，以便了解自己的命运。

但是奥秘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奥秘引起惊奇，而惊奇则是人们求知欲的基础。谁能知道，在我们这一生能解答什么样的奥秘，新的一代又将面临什么新的奥秘的挑战。科学还不能准确预言。

我们对下一年的预测过多，而对今后十年的预测却太少。对挑战作出反应正体现了民主的伟大力量。我们在太空方面取得的成就使我们有希望把这种力量用来解决今后十年地球上的许多问题。

几个星期之前，我思考「阿波罗」精神的真正含义，不由得心潮澎湃。

我站在这个国家靠近大陆分水岭的高地上，向我的几个儿子介绍大自然的奇观和寻找鹿、麋的欢乐。

他们热切地想观看，但是却常常绊倒在岩石小道上。然而当他们只顾注意自己的脚步时，却看不到麋了。对你们当中那些主张高瞻远瞩的人』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因为你们使我们有机会看到造物主所创造的一些最壮丽的景色。

对你们当中那些诚恳的批评者，我们也表示感谢，因为有了你们的提醒，我们不敢无视眼前的小道。我们的「阿波罗 11 号」带了飘扬在国会大厦上空的两面美国国旗，一面原挂在众议院顶上，另一面则在参议院顶上。

现在我们荣幸地在大厦里奉还国旗。国会大厅象征着人类最崇高的目标：为自己的同胞服务。

我们代表「阿波罗号」全体人员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予我们机会荣幸地同你们一起为全人类服务。

*此电子书内容来源：美国国务院 电子书由禁书网热心网友制作。*

[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禁书网](#) 提供禁书下载阅读，禁书目录，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中国禁书，大陆禁书应有尽有。

禁书禁闻禁片大陆直连：<http://bannedbook.s3-website-us-east-1.amazonaws.com/>

